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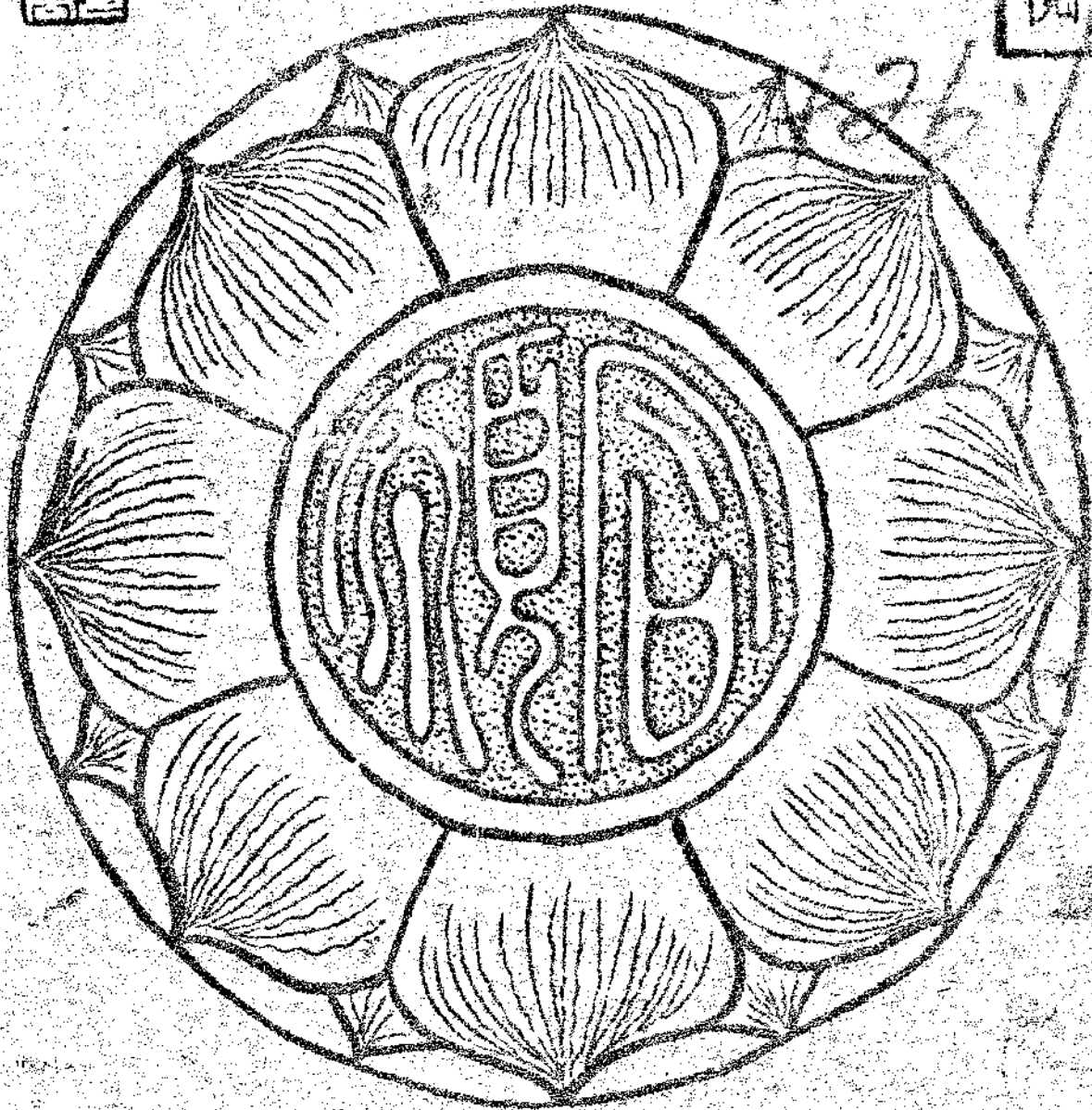
NOV 21 1941

王揖唐



# 同願學報

第一輯



佛敎同願會出版



R  
220.5  
426.1

# 同願學報第一輯目錄

題辭

發刊辭

圖版

佛教美術展覽會珍品留影

論文

四諦義

阿賴耶識學說在阿含時代(上)

禪宗研究

六朝佛寺考

關於肇論及其注疏(上)

中國佛教概況

(一)

(一)

(一)

周叔迦(一)

韓諦瑩(一二)

蕭鍊塵(四三)

劉澤民(五五)

黃澄譯(八七)

于丹絨節譯(一〇三)

同願學報 第一輯 目錄



### 會務

佛教同願會二十八年度會務報告	(一一)
佛教同願會第一次年會紀要	(三五)
佛教美術展覽會紀略	(五九)

王副會長題辭

夏理事長題辭

法  
乳  
常  
新

王揖唐

常  
觀  
衆  
生  
苦  
深

夏理

同願學報 第一輯 題辭



江評議長題辭

湯副評議長題辭

佛

願

身

量

江朝宗

護

持

正

法

住心

## 發刊詞

圓覺妙心，本自湛寂，但以無始無明，妄立能所，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是爲識心，識海無涯，豎窮橫遍，迷失本明，晦昧爲空，空色相對，緣起四大，分立情器，建設依正，是爲世界，世界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渺渺乎不可窮詰也，是諸世界，皆爲諸有情類之所依住，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彼諸衆生，各於其所住世界內，適應環境，而求生存，林林總總，攘攘熙熙，萬象森羅，不可畢悉，宇宙之大，品物之繁，信難測矣，雖然，支配此宇宙間之一切現象者，果何物乎，非上帝也，非自然也，非天道也，曰業力而已矣。

由於因果律之存在，而證明感應報施之不爽，由於業力之有善惡巨細，而演爲生物界各社會之苦樂等差，有業力而後有世界，有業力而後有社會，業也者，實宇宙間一切現象之原動力也，雖然，依佛陀之教而言，業力並非決對不可抗之動力，俗人修福，上善猶可迴天，菩薩發心，一念頓超生死，則業之爲用，實可必而不可必也，可必者，業力本身之因果關係，不可必者，願力之加持變化，蓋宇宙間一切現象之起伏生滅，唯視二種力以爲消長，業力盛則隨業牽墜，願力強則隨願興起，隨業者順流而下，隨願者逆流而上，隨業故出現一切輪迴世間，隨願故成就一切清淨佛土，隨業故有三塗六道善惡果報，隨願故有塵刹海會依正莊嚴，故知業力不可思議，而願力亦不可思議，非願力其何以濟衆生於業海之

中乎。

人類自有史以來，領導社會推進一切文化政治者，非所謂學術思想者乎？此學術思想與現實社會環境的變遷，實互為因果。科學的唯物論者，以為學術思想為時代環境之產物，而以時代環境之造成歸諸自然。或譯曰天演，謂自然為萬有之緣起。此實無因有果之論也。佛法中就第一義言之，則境智雙泯，言思路絕，無可為喻。隨順方便，立五法三性六大八識，而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現前順逆苦樂諸受，環境為過去業力之異熟果，而由現前果縛中，重行緣起之種種業習，又釀為未來之因。總之世間一切，隨業發現，循環無端，無有終始。唯心唯物，皆不過名字之差。依佛法言之，無心外之物，無物外之心。心物二法，非相對故，然不曰三界唯物，而必曰唯心者，以是心即是一法界大總相。介爾一念，圓具三千，舉心而一切萬法皆攝入故。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又曰：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故知內而聖凡賢愚，外而治亂興亡，下迄衆生三毒五濁，上至諸佛正徧知海，皆從心想生。夫既了達於唯心之旨，則萬能之上帝論，神無因之自然論，科學渺茫之天道論，學皆不攻而自破矣。

夫虛空無際，世界無邊，衆生無盡，業果無窮，而胎卵濕化諸有情類，寄生於此無盡虛空海中，應緣受生，感物賦形，隨業飄流，靡所底止。自覺者觀之，蓋亦渺乎其小矣。然而天下滔滔如癡如狂，競作蝸角之爭，群忘沉淪之痛，豈不悲哉！况當茲叔季，業力倍強，五陰熾盛，人欲橫流，濁苦日增，殺機彌漫，陰風怒吼，修羅之戰方酣，劫火洞燃，焦土之禍莫避，地無間，歐亞美非，人無間，櫻黃黑白，同業共感，莫之能外。當

此時也、政治失其運用、外交已際窮途、經濟爲肇禍之端、而奪者拒者咸趨崩潰、軍事定勝負之機、而強者弱者兩敗俱傷、一切希望皆成泡影、一切事業俱爲灰燼、惟餘恐怖苦悶悲傷懷忱、捨佛法外、更無其他辦法、何則、以世間一切有漏諸法、不離無明、緣煩惱因、招苦痛果、勢有必至、獨佛法爲無漏故、爲無我故、無垢性故、能爲衆生作依怙故、於諸苦聚作解脫故、良以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衆生業力固不可思議、而願力亦不可思議、佛力法力尤不可思議、故於水盡山窮、萬般無奈之際、若肯一念迴光、生機立現、惟執迷不悟窮途而不知返者、則難與圖救護矣。

本會同仁鑒於世亂日亟、群苦日深、以爲非藉佛法中之大願大力、無由挽回劫運、而濟蒼生於水深火熱之中、又感於中國佛教之在今日、非先充實本身、力求健全、無以圖振興之大業、佛法本超空間超時間、無新舊之可言、然世尊一代說法、皆因機設教、應病與藥、故約理而言、其蘊含之教義、固須契理契機、約事而論、其弘揚之方便、尤貴因時制宜、二次世界大戰、爲人類文化轉捩之大關鍵、迷信科學之功利主義者、今後對於宗教、尤其站在宗教哲學最高峯之佛教、當作新的估價與認識、文化將步入新的階段、而佛教亦將走入新的途徑、故凡屬佛教徒皆當及時奮起、努力前進、第一當認清環境、第二須堅持本願、以謀佛教之發展、羣生之救度、本會之使命在此、本會所期於海內外之同願者亦在此、茲就以上兩端、略申其意、

夫所謂認清環境者何也、舉要言之、約有三端、一曰佛教宜使之社會化大衆化也、過去中國佛教

多爲有閒階級或隱逸階級，獨善自修之工具，故學佛者輒被目爲遁入空門，殊與諸佛慈悲無量積極救世之精神相背。六祖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覓兔角，是知世間一切學問事業，但於人己有益，無損明德，皆與佛法不相違背。故菩薩多於普門中現，異類中行，所謂大衆化社會化云者，即發揚大乘佛教度世利人之精神焉耳。處今之世，衆生福德日薄，生活日艱，生民之儻，非有資生正業，難以自存，有閒階級，類皆被詆爲社會分利分子，僧侶數目，將不似前此之衆多，故佛教亦非向廣汎之社會中，另闢領域，無由維持發展，此今後佛教所必由之路也。

蓋人生之問題有二：曰生活問題，曰生趣問題。前者爲依報，即物質生活，後者爲正報，即精神生活。有物質無精神，則同乎行屍走肉，而人類之文化以泯，有精神無物質，則流於空疎浮泛，而全體之大用不彰，故學問事功，原本一貫，世出世間，未應兩截，文殊之大智，觀音之大悲，普賢之大行，地藏之大願，皆吾人之師也，而豈遁世逃塵之隱君子，端拱無爲之閑道人所爲者耶？唯物之科學者，知有物質的生活問題，而不知有精神的生趣問題，其弊甚大，夫人而知之，然過去中國之佛教徒，由於誤認佛教精神，而建立消極厭世之人生觀，遂致演成萎靡泄沓保守自私之民族性，其致過之由雖殊，而其爲過則正等，吾人提倡社會化之佛教，正所以謀打破此種觀念，而建立積極有爲之正確的佛教人生觀也。

二曰佛教佈道方法之宜改善也。昔我世尊應世，每敷法筵，輒九界七衆，常相隨伴，六趣四生，普沐法益，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或入王宮，或現天上，或示丈六，或居有頂，一音圓演，異類

等解、赴機應緣、感無不現、一會未罷、而證道解脫者、無量無邊、不可稱道、且聖迹所歷、幾遍五天、以如來神力之大、威德之隆、尙未嘗專守一隅、坐待朝宗、乃後世佛徒昧於此義、高居深藏、以俟來者、自謂尊師重道、禮應來學、不知雌黃闖耳、邪說充斥、社會人士、不聞佛法之宣說、而皆已爲先入之謬論所征服矣、人心日危、佛道日偃、伊誰之咎歟、西方學者論宗教之重要工作有三、依其重要性而排次之、則一曰宣傳教義、二曰研究學術、三曰禮拜祈禱、凡宗教之將興、必能善用此三項工作、而勿忽失其本末先後、將衰則亂其次序、故以宣傳教義之得法與否、即可以定宗教之盛衰、而研究禮拜猶其餘事也、其說恰可以醫一般佛教徒之通病、而深資反省者也、彼天主基督各教、其傳入中國也未久、景教雖在唐代即已傳入、然其盛行仍在海禁大開、立約通商之後、教義之高下通塞、識者早有定評、然竟能不脛而走、至今遂把握都市多數人士之信仰、在吾人觀之、并非其教義學說之勝利、蓋純爲傳教技術之勝利耳、都市中之寺廟固多矣、然寺廟中非進香資致供養者不能入、亦不受歡迎、而天主基督各教之宣講所、則到處皆是、未講之前、則有鈺鼓號琴、以集街頭之過客、既講之後、復贈以書報手冊、以助聽衆之理解、又有巡迴講演隊分赴各工場監獄遊園集會處、以廣其聲勢、雜誌報章各種出版物、以利其宣傳、創辦工廠醫院學校育嬰養老慈善救濟諸類工作、以堅市民之信賴、利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文化各種關係以擴充其勢力、故其教務得以風行萬里蒸蒸日上、反觀中國之佛教徒、其傳教方法爲何如哉、中國雖號爲佛教國、然多數佛教徒缺乏正確之認識與固定不移之信仰、故不與異教接觸則已、一與異教接觸、必隨之同化、近百年來、天主基督諸教之進

展、即反映固有佛教之衰退、及今不圖、後此將益難振作、故改善佈道方法、實爲今後佛教興廢一大關鍵也、近十餘年來、新興之佛教組織、對此稍知注意、然其成績尙遠不足與西方之宗教團體相較、而守舊派尤復多所非議、謂君子之道、黯然日彰、刊落聲華、惟恐不及、佛教以不宣傳爲是、嗟夫、從此言也、必欲將諸佛教法衆生慧命盡情汨沒而後已、實非吾人所忍言者也、

三日專門人才之培養也、社會環境益複雜、則學說之研究益趨於專門化、而文化學術之發展、亦惟專門人才之是賴矣、昔孔子之講學也、德行語言文章政事、門弟子各有專長、故仲尼既沒、而七十子之徒、各本所學、祖述前烈、薪傳不墜、靈山會上、則菩薩聲聞二衆、種種根性、種種現身、種種神通、種種妙用、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皆具智慧如舍利弗、辯才如富樓那、論議如迦旃延、窮劫宣說讚歎都莫能盡、故如來滅後、諸大弟子或述經義、或弘律儀、或傳教外之宗旨、或承密部之寶藏、乘願度生、遊戲塵寰、常住世間、興作佛事、其後播及東土、龍象蔚起、達德輩出、故分宗立派、沛若江河、晉唐之世、可謂極盛矣、揆厥所由、何莫非得人之效歟、今後思重光佛日、再建法幢、非從事於專門人才之培養不爲功、其培養方法可分爲二大類、一縱的方面、即就佛教本身、深造修習之人才也、此中又可分爲三種、(1)須以定慧交資、行解相應、深造自得、可爲師範者爲標準、(2)須於教下諸家、就其所習、一門深入、精通教理、確乎不拔爲標準、(3)須對於佛教之內幕外廓各層環境、有透澈之認識、具世界之眼光、於改進中之混亂思想界、能卓然自立、開創風氣、以建立佛教中心的新人生觀爲宗旨、二橫的方面、即就各級社會各

種職業中、造成足以領袖本業之佛教信徒也、此類人才、雖非專門之佛教學者、然皆爲學者中之佛教信徒、對於佛教皆須確守三皈、嚴持五戒、具護持之熱忱、弘揚之志願、爲推廣佛教之原動力、以其分佈區域最廣、而在社會中向即居於領導地位故也、

以上兩類人才、前者兼含縑素、於佛教爲內守、後者唯限居士、於佛教爲外護、如是則佛教之陣營大致編成、壁壘森嚴、旗鼓一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矣、

復次、所謂堅持本願云者、蓋佛法中信爲能入、願爲能度、塵刹海會、依正莊嚴、皆從淨願而生、法藏比丘以有四十八願、遂出生西方極樂世界、藥師如來以有十二大願、遂出生東方淨琉璃佛土、釋迦本師以五百大願、示現娑婆、八千往返、是知生死海中、願爲舟筏、十方佛土、願爲嚮導、無量法門、願爲寶鑰、恒沙煩惱、願爲利劍、願如電流、感應道交、願若日月、常施光明、願同金剛、永劫不磨、願等虛空、量週法界、本會同人之願曰、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具此願者、與同人等皆爲同願、與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皆爲同願、以同願故、自可以攜手偕行、泯人我、溶得失、息諍鬥、同利害、東方民族之口號曰、共存共榮、此亦全世界之所需要者也、惟擴大同願之結合、可達此目的、西方民族之口號曰、和平生存、亦有生之類所共賴者也、惟加強同願之信念、可保此幸福、是故個人而具此願力、則善根日增、業力日消、福智常資、光明常照、其影響猶小也、各民族而皆同此願力、則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矣、故同願之民族、必能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



盜賊、民無冤枉、強不臨弱、各得其所、豈非人間淨土之實現耶、本報發刊之初、除以四宏誓願對會內外同仁交相期勉外、更列舉所期待於中國佛教徒者數端、以爲今後佛教徒強化其自身願行之綱領、此亦從四宏誓願中等流而出者也、內外同願幸垂聽諸、

一曰佛教本有特質當力加保持也 凡文化宗教民族性皆各有其特質、特質存則其本體存、特質喪失、則其本體亦必爲外物所同化而無形消滅、此至可警省者也、中國佛教爲直接自印度傳來者、然歷朝大德、因人因地而制定之軌則風範、世代相承、遂成爲中國佛教獨具之特徵、若蔬食習慣之普及、若四衆戒條之謹嚴、在他國佛教徒或認此爲無足輕重、然中國佛徒本身、切不可作如是想也、試觀日本所襲受之中國佛教章制法度、乃至唐宋民間之古風、至今皆保持勿墜、未敢稍更、彼邦學者固常以此自詡、然平心而論、亦深值得吾人之贊歎也、中國民族本富於保守性、近百年來、因禍變相循、一般文化低落、民族性習於怠惰苟安、對於前代高風懿德、苦難繼繩祖武、更加西方自由解放思想、與現實主義之侵入、於是一切繩墨禮法、根本動搖、佛學界亦不免受其餘波、今後中國佛教是否尙有發展之可能、其先決問題、即視其舊有特質能否保存而定、處今之世、交通便利、文化傳播極易、捨短取長、觀摩倣效、原屬進化原則之一、然必須善爲抉擇、始免壽陵學步之譏、善者吾從、不善吾改、則德業常新、豈必盡棄其固有而從人、始得謂之維新乎、此所願於本國佛教諸同願者一也、

二曰平等大悲之建立 涅槃經云、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日經曰、菩提心爲因、大悲爲根本、華嚴經

曰、悲先慧爲主、方便共相應、所謂悲心者、淺言之即世諦仁厚惻隱之心、然實未足以喻之也、蓋諸佛無緣大慈、平等大悲、等視衆生、如一獨子、豈世間煦煦爲仁、孑孑爲義者、所能並論、且自有史以來、凡人類之遭遇戰禍、慘被屠殺、皆由於各私其己、而不顧人之損益、利害相觸、爰啓干戈、使當事者、能充一念不忍之心、少分與慈悲相應、則必不致釁端輕啓、屠荼生靈、故佛教徒之自利也、莫先於培養其悲心、佛教徒之利人也、莫先於勸發慈悲心、與慈悲心相應、然後與菩提心相應、若捨離慈悲平等之心、而僅以世間貪嗔癡愛之心學佛、冀能有成、絕無是處、經云、亡失菩提心、所作佛事、皆成魔業、正此謂也、今世之亂、可謂甚矣、衆生之苦、可謂極矣、凡屬佛子、皆當本大悲大願、難行苦行、自覺化他、處此境遇、而猶不能發心者、豈佛徒哉、此吾人所期於同願者二也、

三曰須精進不懈百折不撓也、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爲學固然、爲道亦爾、况當此末法時代、邪僞日滋、正信日弱、佛教所遭遇之困難極多、在文化之舞台上、科學與宗教對立、在宗教之領域中、佛教與異教對立、在佛教之範圍內、眞實護法之教徒、與冒濫者流、又不得不對立、可謂憂患重重、八面受敵、思想之戰爭、雖不似領土爭奪戰之慘酷激烈、然其危險有甚於軍事者、蓋軍事之攻擊、動止有時、而思想戰爭之火、則熾然無間、常自燃燒、其危險一也、軍事行動、其動員人數有限、而思想戰爭、則血氣之倫、皆與有關、其危險二也、軍事之勝負、所影響者不過某一民族或某數國家之興衰、而思想戰爭、則關係全人類之文化、其危險三也、軍事戰爭所輸贏者殖民地經濟市場及資源供給而已、而思想戰爭所輸

贏者，則人類神聖純潔之靈魂，其危險四也。軍事戰爭所改變者，民族生活之方式，而思想戰爭所決定者，則人乎禽獸乎之關鍵，其危險五也。夫佛教徒擔任人類思想文化之指導，其責任之重大，處境之困難，一至於此，是故每一佛教徒，皆當站在思想之最前綫，勇猛精進，百折不退，知己知彼，沈著應付，海枯石爛，不違本願，身粉骨碎，冀報佛恩，則庶幾乎上不負諸聖，下不負己靈矣。此吾人所期於同願者三也。

總上六端而觀，前三者

關於認清環境之三條

爲復興佛教應採之方式，後三者

關於堅持本願之三條

爲復興佛教應具之決心。

前者重於事，後者重於理，無事則理無由而顯現，無理則事無由而推行，吾人姑不必論華嚴之理事四法界如何證入，或方廣諸經所云理事二障如何斷除，但能就以上理事兩大類六條目，身體力行，黽勉從事，果能一一有成，則匪但於佛教爲大護法，於人類亦爲大導師矣。本會同人與十方諸聖所共之四宏誓願，庶幾由此而導其緒乎。

本會之宗旨及同人之信念願力，既如上述，則本刊所負之使命，當蒙讀者共鑒，刊物而稱爲學報，其內容自以學術研究爲主，然吾人之所謂學，乃廣義的而非狹義的，乃實踐的而非空論的，乃一貫的而非片段的，近人之倡生活教育者曰：生活即是教育，吾人之所謂學術所謂宗教，亦與人生問題不可分離，蓋身心之外無學問，學問之外無事功，明乎此，庶可免於入海算沙說食數寶之譏，學報當發行伊始，謹佈鄙忱，尙希

諸方大德，不吝賜教，俾得共荷如來大法，同揚佛陀聖教，則佛法幸甚，學報幸甚。

# 佛教美術展覽會珍品留影

清緯絲大日如來像

長五尺餘、寬二尺、製作精密、色澤奇麗、乾隆時物、



陸宗輿敬供



宋造鑿金毘盧遮那佛銅像

高三尺五寸



夏運居敬供

宋造普賢菩薩銅像

着色、高一尺六寸、



夏運居敬供

宋造文殊菩薩銅像

着色、高一尺六寸、



夏運居敬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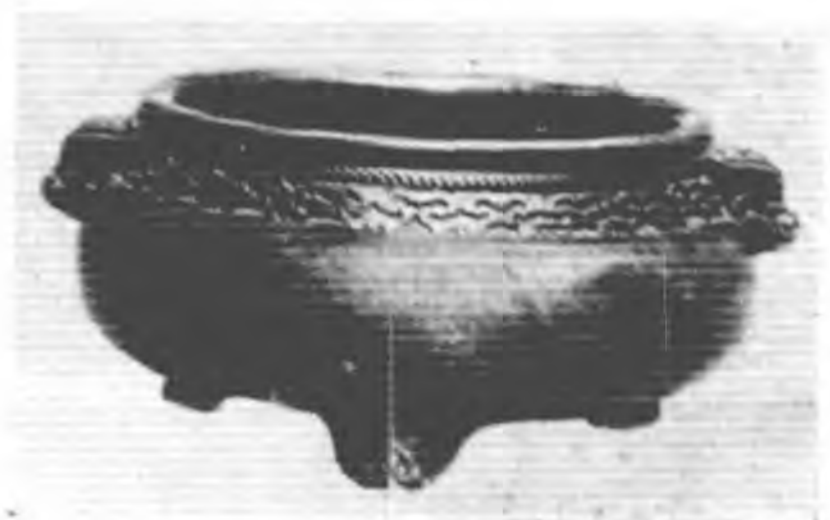
古畫阿彌陀佛說法圖

絹本、長七尺餘、寬三尺餘、畫法精奇、著色古厚、佛顏有髭、與山西稷山興化寺元畫壁作風相同、



周養庵敬供

明吳邦佐造臘茶色犀耳雲足鑪



夏運居藏





清釋性謙墨筆蕉竹

紙本立幅、高四尺餘、寬二尺、性謙無考、畫筆超雋、自非凡品、

周養庵藏



日本釋良光繪  
觀音大士聖像

絹本、高三尺餘、寬一尺餘、筆墨秀雅、

張致和敬供

清釋靈璧墨荷

紙本立幅、高四尺餘、寬二尺、靈璧號竹慈、吳江人、善山水花卉、兼長草書、

周養庵藏





### 晉人寫經殘卷

白紙、質薄而堅、書帶



挑筆、存隸意、高八寸餘、長一尺五寸許、

楊獻谷藏

### 唐人草書觀音靈感事蹟殘本

薄麻紙本、高一尺、長一尺六寸、清



季吐魯番掘出、草法撲茂、有晉人風格、

楊獻谷藏

### 明釋如芳血硃寫華嚴經

如芳居京東盤山天成寺、刺血和硃寫華嚴經、此為卷二



十五、明萬曆丙辰四月二十八日書畢、末有題記、有如芳印章、

周養庵藏

明人繪盧舍那佛像

絹本、長約四尺、寬二尺餘、座作千佛環繞、莊嚴偉麗、得未曾有、



許修直敬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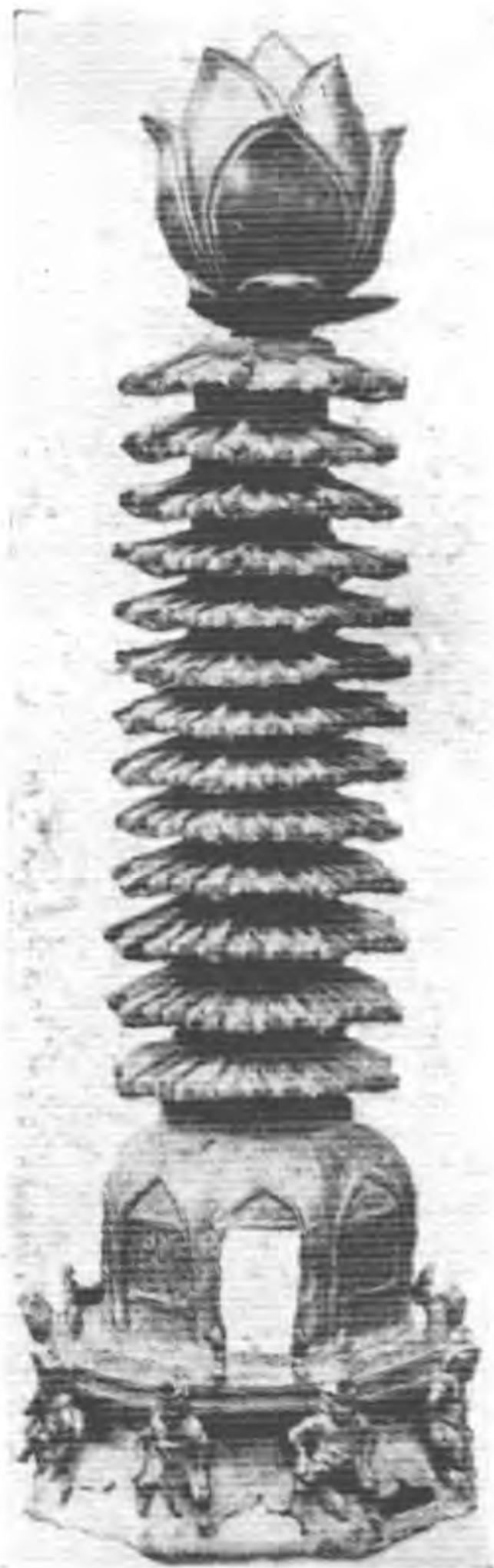
明周禧繪觀音三十二應卷



絹本、高約一尺、長二丈餘、周禧自號江上女史、江陰諸生周仲榮女、善畫、好繪大士像、陳繼儒謂見十指放光、直達盧吳之室、非虛譽也、蕭龍友藏



### 古鑿金塔



銅造、高一尺九寸五分、重三十七  
觔、中空八門、正門洞達、內可供  
佛、座下十神王繞護、上為十三層  
、通體鑿金、已多脫落、綠鏤鋪積  
、其頂不作寶瓶華蓋、而作蓮花、  
所罕見也、

周養庵敬供

### 元魏夷安縣佐无忌造銅像

銅造、高今尺五寸六分、製作精好、通身綠  
鏤、背光後有文曰、太和十七年五月六日、  
夷安縣人佐无忌、為亡兒定周敬造彌勒一軀



、願亡兒常與佛會、一切衆生、普同斯高、  
以刀作筆、自然縱逸、太和元魏孝文帝第三  
紀元、夷安今山東高密縣地、

周養庵敬供

### 明龍泉瓷達摩像



夏運居敬供





明 西 番 畫 佛

番布本大幅、高六尺餘、寬三尺餘、繪畫精能、傅色鮮澤、番畫之佳者、右下角小像、疑為密宗祖師也、



張新梧敬供

西藏造三色銅咒輪海鏡



明造金斑  
鎖耳分襠  
宣德鑪

夏蓮居藏



夏蓮居藏

雪山苦行像

木造、高一尺五寸、雪山爲印度北境之大山、上有千古積雪、故名、釋迦世尊在過去世修菩薩道、於雪山苦行、謂之雪山大士、此其像也、



法源寺敬供

魏武定三年漢白玉造像



高四寸、精緻完整、神采奕奕、六朝造像中所僅見者、有銘云、武定三年歲次乙丑二月十七日、崇玄寺比丘惠口爲皇帝師僧父母門徒眷屬法界衆生、敬造白玉像一軀、虔心供養、所願如是、夏運居敬供

宋造彌勒菩薩銅像



夏運居敬供



日本人寫經卷

文龜四歲、日  
本人寫經卷、  
乃密宗灌頂儀



軌、文龜四歲  
、在明宏治末  
年、去今四百  
餘年、

王渡公藏

唐蕃書經卷

厚麻紙、高一尺、長二



尺許、燉煌石窟出、經  
名未詳、

楊獻谷藏

畏吾兒書經卷

唐厚麻紙本、吐  
魯番古城清季掘  
出、畏吾兒文、



爲清文所自出、  
然能讀者罕、未  
審何經也、

周養庵藏

像佛尼牟迦釋金鑿古



銅造、形製殊  
特、法相清癯  
、與唐善業泥  
像略同、疑是  
吐蕃作也、  
許修直敬供

像銅佛尼牟迦釋造唐



夏蓮居敬供

像佛尼牟迦釋翠翡造宋



寸四高

寸四高

夏蓮居敬供



明人繪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

紙本大幅、高六尺餘、寬三尺餘、結構精奇、繪畫密緻、定出名筆、千手千眼云者、乃菩薩變相、為度一切衆生、示無礙之大用也、



拈花寺敬供

北魏造鎏金釋迦牟尼佛像

高三寸許、製作奇古、座上有銘云、太和六年歲次辛癸十二月朔、清河郡縣趙勝、為身敬造真像一區、



夏蓮居敬供

三層式紅木佛龕

高一尺二寸、關君祖章繪圖覓工所製、以供諸佛菩薩像者、



關祖章藏

古畫 穢跡金剛像

絹本、長四尺餘、寬二尺餘、畫法細緊、威神若生、夏蓮居士定為穢跡金剛像、必不訛也、



周養庵敬供

元香泥佛塔

元代香泥塔、大小不一、多出古塔中、此其最大者、京西陽臺山頂六郎塔所出、高四寸許、



拈花寺敬供

佛手印

即度轉也... 華北居士林敬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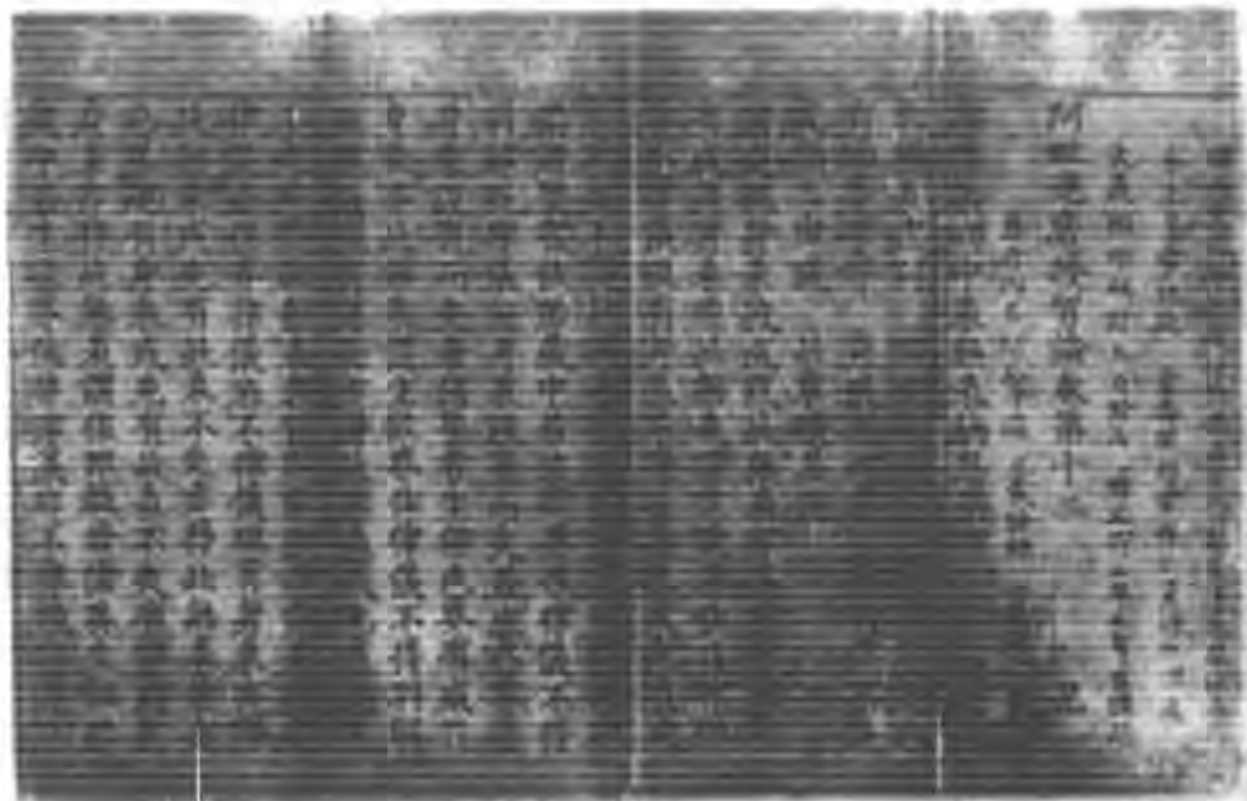


華北居士林敬供



### 北宋本發智論

黃竹紙梵本、字體端勁、前有元符二年九月題、知爲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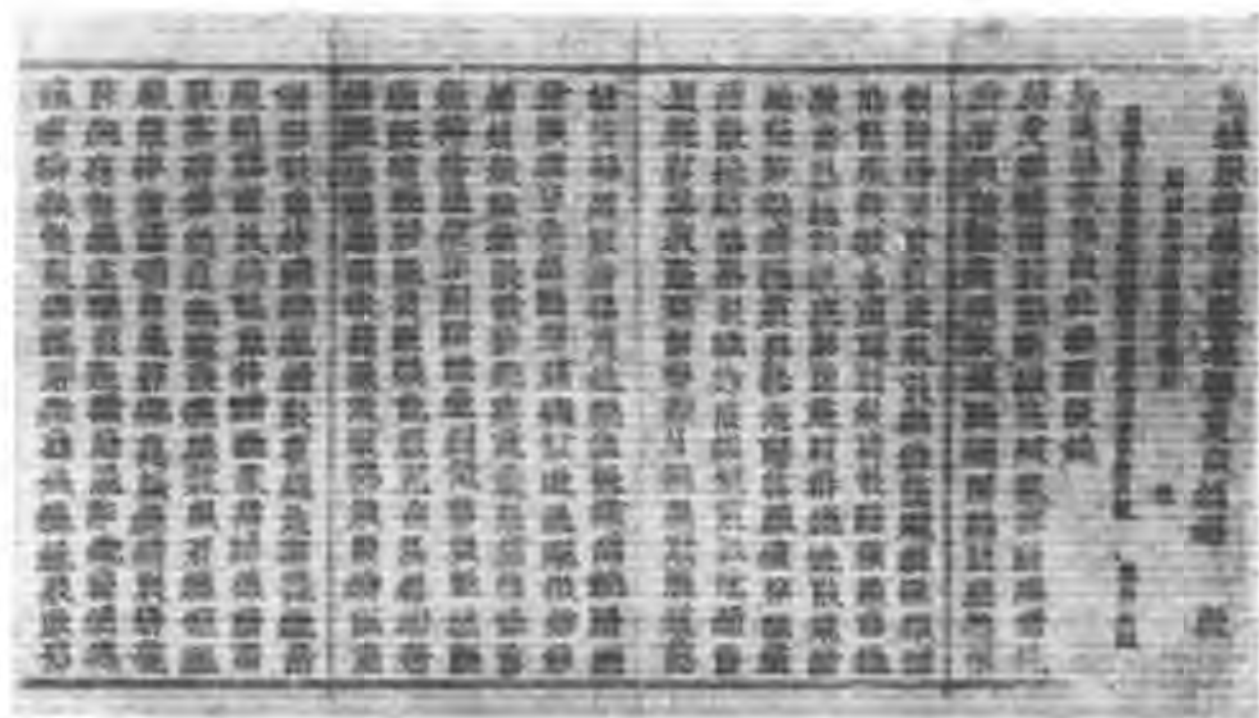


州東禮等覺院住持智賢募刊大藏也、

傅沅叔藏

### 西夏文華嚴經 卷第八十四

楮皮料紙梵本、西夏李氏崇尊佛法、嘗請佛經於宋、又自製圖書、緋



譯各經刊布、元初尙存、名曰河西藏、邊隅小國、有此偉舉、殊勝事也、

周養庵藏

### 北宋本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黃竹紙五行梵本、大字方勁、末題宋棚前西經坊王



念三郎家刊本、坊間單行如此、况官雕精刻乎、故宋板之所以爲世貴也、

傅沅叔藏

木 雕 接 引 佛 像

高三尺餘、香木造、衣紋生動、有曹吳之妙、至於法相莊嚴、慈容悲憫、尤為殊勝、



法源寺敬供

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像

銅質鍍金、高一尺五寸、清乾隆間造、



夏運居敬供

宋代白玉造寶相佛像



寸四高

夏運居敬供



明人畫普賢菩薩像

絹本、長約五尺、寬一尺餘、繪畫精能、傅色弘麗、



周懷民敬供

亥母菩薩像



銅質、鍍金、高一尺五寸、西藏造、莊嚴生動、世罕見也、

夏蓮居敬供

鏡 提 鑪 鉢 鉢



雍和宮藏

西藏造菩提塔

高二尺五寸、木質金漆、雕刻精細、極為莊嚴、



華北居士林敬供

元人繪羅漢像

紙本、高二尺五寸、寬一尺二寸、設色古茂、



夏運居敬供

嬰兒禮佛圖



明陳洪綬、字章侯、號老蓮、諸暨人、崇禎間召入為供奉、甲申後自稱悔遲、畫人物清圓細勁、兼龍眠吳興之妙、設色學吳道子、力在仇唐之上、此圖絹本、高四尺餘、寬二尺、神采布置、精妙無匹、

王渡公敬供





唐造木羅漢立像

高一尺五寸

夏蓮居敬供



西藏造銅質四相寶塔

夏蓮居敬供



唐造木羅漢坐像

夏蓮居敬供

動相、古色寸尺高一  
、生法樸澤、五





唐造西方三聖銅像 高四寸



夏蓮居敬供

北朝銅造天宮佛像

高四寸餘、作天宮形、中分六重、每重六佛、共三十六佛、



周養庵敬供

古畫 普賢菩薩像

紙本、長六尺餘、寬二尺餘、藍地設色、無款、用筆遒緊、明以前製也、



周養庵敬供

紅度母像



銅質、鍍金  
、高一尺五  
寸、西藏造  
、法相莊嚴  
夏蓮居敬供

宋鑄羅漢渡海鏡



銅造、色黑如  
漆、間以綠鏤  
、帽簷鐫河北  
錄事司驗記七  
字、乃金時官  
司查驗所記也  
周養庵敬供

清金禮嬴繪觀音大士像



紙本堂幅、高  
三尺、寬一尺  
五寸、金禮嬴  
字雲門、山陰  
人、王勳室、  
工人物、年未  
三十歿、喜畫  
觀音、此第二  
十二幅也、題  
贊錢與齡、字  
英九、陳羣孫  
女、蒯嘉珍室  
、亦善畫、  
傅沅叔敬供



西藏造曼達囉



夏運居藏

金釋德瑛施造佛版

銅造、長四寸餘、寬二寸許、面作小佛多尊、背有紐可穿佩、慈惠大師德瑛所施、薛慶宗造、以貞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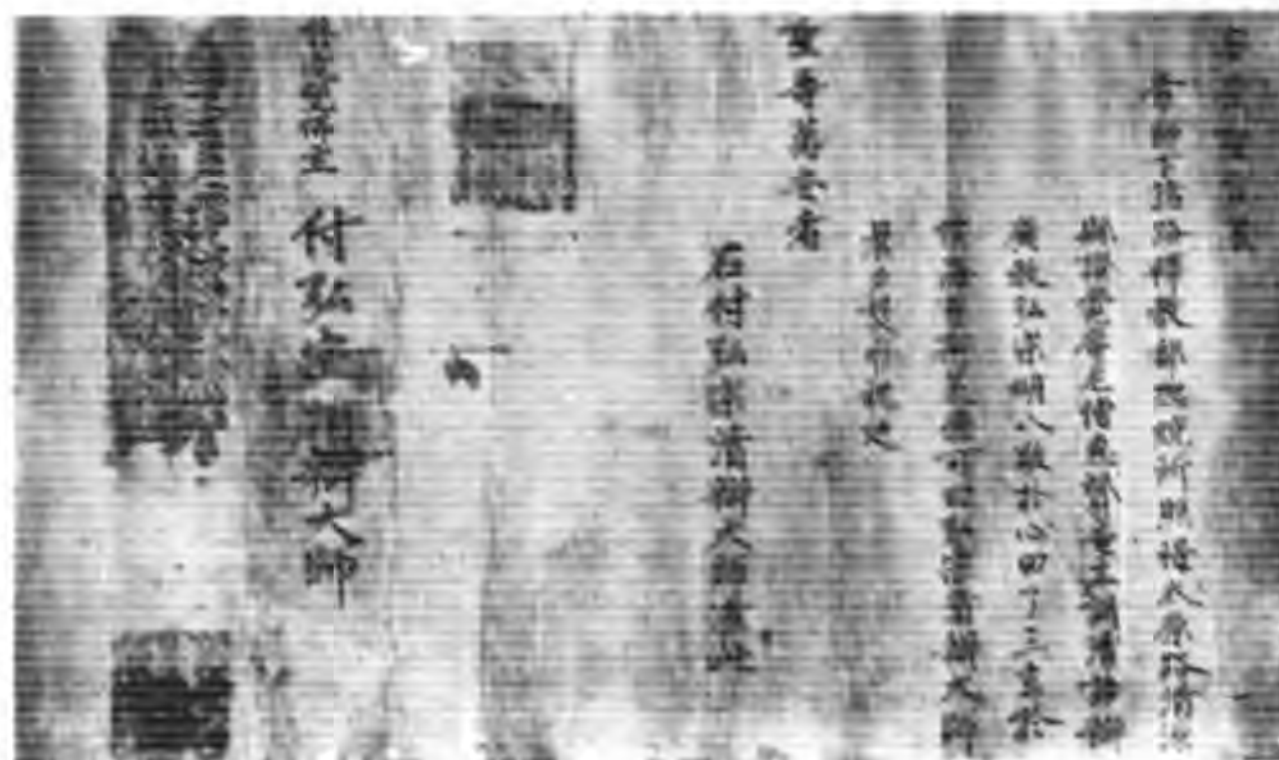


紀年者、爲唐德宗、金海陵、此等佛版、所見數具、皆金年號、當定爲金物、海陵本紀、貞元四年二月朔、始改元正隆、則正月仍是貞元四年也、

柯燕船敬供

元諸路釋教都總統所印付

此爲元諸路釋教都總統所給太原路清涼縣證覺庵尼僧惠賢弘京清辯大師號印付、後則封與之標題也、既有晨夕



焚修祝延聖壽之文、是一庵主人、故爲修造塑佛主也、駢儷數句、亦自工切、所異者無紀年月日耳、高一尺五寸、長三尺餘、

傅沅叔藏

唐造普賢菩薩銅像



高五寸六分

夏運居敬供

西藏造金飾寶塔



銅質高五寸

夏運居敬供



清華胥繪擔當和尚道影

明遺逸牛石慧草書醉翁亭記立軸  
綾本、長七尺餘、寬二尺、釋法慧、善書畫、相傳八大山人兄弟行、此幅款著西江牛石慧可證、或云牛石慧三字、暗藏生石拜君、其說非是、牛石殆其別號耶、草法洒落不羣、用筆遒健、即以書論、亦居上乘、  
← 周養庵藏

法器八種



嵩祝寺藏

絹本、高四尺餘、釋普、字擔當、俗姓唐、名大來、時以諸生入對、國變、善書畫、雞足山、髮善、無錫、字義逸、周養庵敬供





黃白二色銅造大鈴  
西藏造鍍金大杵

夏運居藏



金漆木舍利塔

夏運居敬供

高四寸



六朝造銅鐘

高六寸

夏運居藏



番布本、塔亦  
番式、繪畫工  
緻、不易得也  
、  
蒲子雅敬供

明  
韋陀像



陶質、凸雕燒  
造、施以黃綠  
諸粉、高一尺  
五寸、  
崔耀亭敬供

唐  
衛藏仁造佛像



青石造、高八  
寸八分、背之  
上端鐫顯慶二  
年十二月、清  
信女衛藏仁敬  
為亡父造彌陀  
像一區、凡二  
十三字、顯慶  
唐高宗第二紀  
元也、  
周養應敬供



佛 教 美 術 展 覽 會 一 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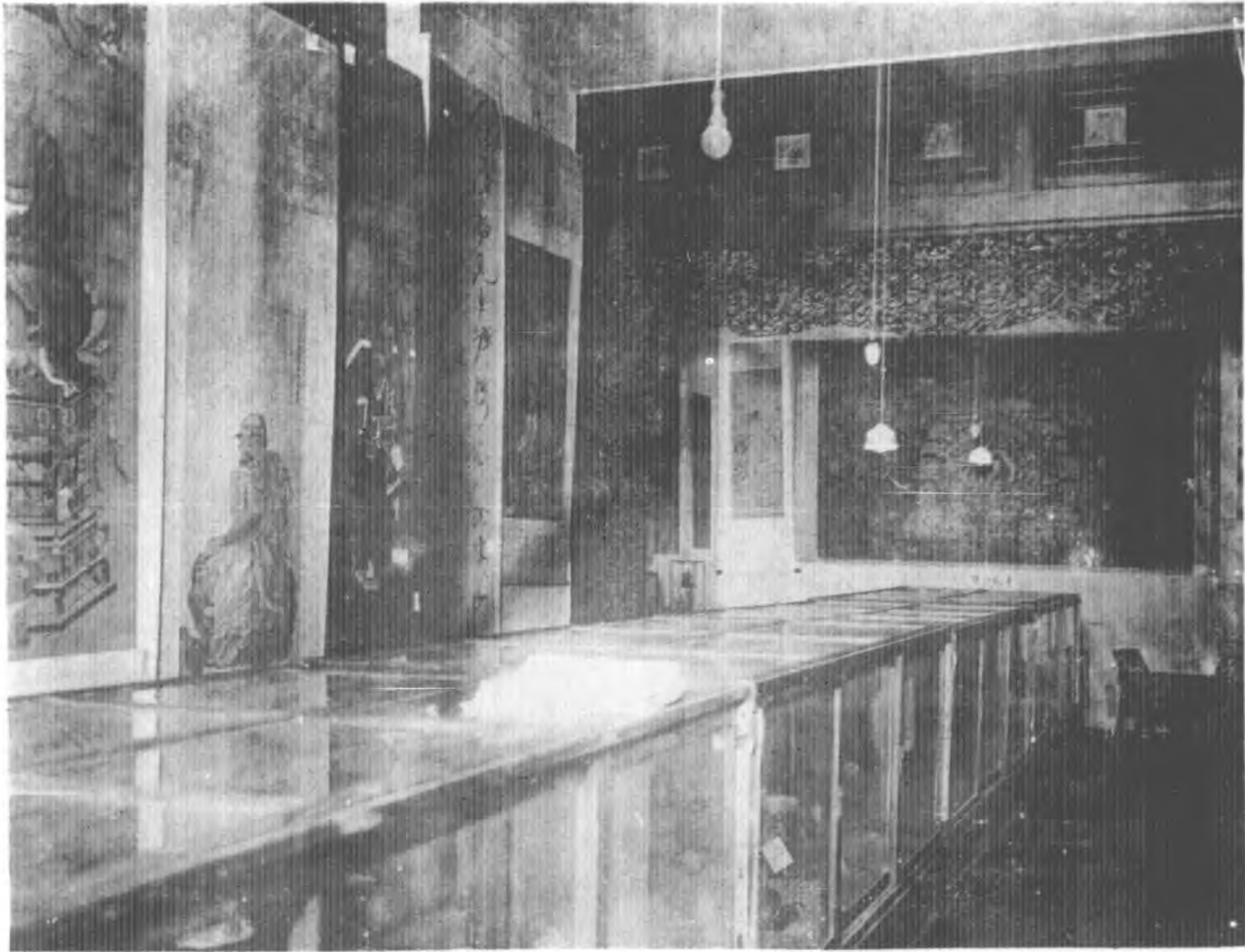
第 一 展 覽 室



第 二 展 室 覽 室



佛 教 美 術 展 覽 會 一 覽



第 三 展 覽 室

## 四諦義

周叔迦

解釋四諦略啟十一門、初釋諦義、二明義利、三釋四諦、四明四諦相、五明四諦性、六明現觀次第、七明行相、八明四諦二諦相攝、九明大小二乘差別、十明天台四種四諦、十一明四諦法輪。

初釋諦義者、四諦者、具云四聖諦、又稱四真諦、諦者審實不虛之義、即是四種真實不改之理義、增一阿含經十七云、有此四諦、實有不虛、世尊所說、故名爲諦、大毘婆娑論七十七云、實義是諦義、真義如義、不顛倒義、無虛誑義是諦義、四諦論卷一云、諦義有七、一不倒是諦義、譬如火相、二實有是諦義、如經中說、三無變異是諦義、四無二行是諦義、譬如樹提伽陀耶達多行、五不更起是諦義、從此智不更起、不更起、同火輪智、六不相違是諦義、譬如業及聖戒、七文義相稱是諦義、何以故、言苦者必苦爲義、由此七義、故名爲諦、又大毘婆娑論七十八云、聖者成就、故名聖諦、俱舍論二十二云、何義經中說爲聖諦、是聖者諦、故得聖名、於非聖者此豈成妄、於一切是諦、性無顛倒故、然唯聖者實見非餘、是故經中說名聖諦、非非聖諦顛倒見故。

二明義利者、四諦之說、乃佛成道後、於鹿野苑爲五比丘始轉法輪、爲佛教根本教義、亦解脫生死唯一方便、般泥洹經卷上云、佛告諸比丘、皆聽、其爲道者、當知諦、凡人不知故、走長途、宛轉生死無休息時、吾是以啟汝意、又大毘婆娑論七十八云、此拔濟法、即四聖諦、欲令有情依此修道、見四聖諦、自斷疑

惑，乃至由佛宣說四聖諦法，從異生性猛嶮難處，引諸有情置諸聖性極平坦處，謂令入道及得道果，故名拔濟。復次從平等處引入正性，故名拔濟。平等處者，謂世第一法。正性者，謂苦法忍智。

三釋四諦者，一者苦諦，二者集諦，三者滅諦，四者道諦。又云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聖諦，或名苦聖諦，苦習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或名苦諦，苦集諦，苦盡諦，苦出要諦，或名苦聖諦，集聖諦，真聖諦，道聖諦等。長阿含第八衆集經云，復有四法，謂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出要聖諦。中阿含第七分別聖諦經云，世尊爲我等出世，謂爲他廣教廣示，此四聖諦，分別發露，開仰施設，顯現趣向。云何爲四，謂苦聖諦，苦習，苦滅，苦滅道聖諦，諸賢，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陰苦，乃至云何愛習苦習聖諦，謂衆生實有愛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於中若有愛有膩有染有著者，是名爲習，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知，是謂愛習苦習聖諦，乃至云何愛滅苦滅聖諦，謂衆生實有愛內六處，眼處，耳鼻舌身意處，彼若解脫，不染不著，斷捨吐盡，無欲滅止沒者，是名苦滅，諸賢，多聞聖弟子知我如是知此法，如是見，如是了，如是視，如是覺知，是謂愛滅苦滅聖諦，乃至云何苦滅道聖諦，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又佛遺教經云，佛說苦諦，真實是苦，不可令樂，集是眞因，更無異因，苦若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眞道，更無餘道，此中世間四苦八苦相是實苦，審實不虛，是云苦諦，苦因是集，即由內眼等六處起愛著故生苦果，審實不虛，是云集諦，若彼愛著解脫斷捨，即得苦滅，審實不虛，是云滅諦，滅苦之



道、即正見等八正道、亦審實不虛、是云道諦、就中苦集二諦顯世間有漏因果、滅道二諦示出世無漏因果、即世間有漏之果爲苦諦、世間有漏之因爲集諦、出世無漏之果爲滅諦、出世無漏之因爲道諦、

四明四諦相者、大毘婆娑論七十七云、問苦集滅道各有何相、脇尊者曰、逼迫是苦相、生長是集相、寂靜是滅相、出離是道相、尊者世友作如是說、流轉是苦相、能轉是集相、止息是滅相、還滅是道相、復作是說、生依流轉是苦相、能轉生依是集相、生依止息是滅相、能滅生依是道相、大德說曰、於實有事建立諦名、謂五取蘊、如從爐出極熱鐵團、三苦所隨、順苦流轉、沒在苦流、雜苦而住、如苦合成、猶如鐵團與火合故、火勢隨逐、極熱如火、此五取蘊亦復如是、與苦合成、故與苦合是苦諦相、如是苦蘊從煩惱生、由業轉變、諸趣流轉、無始相續、故能生轉是集諦相、此煩惱業究竟離故、於諸趣生不復流轉、故不流轉是滅諦相、修淨戒定、正觀生滅、能斷有因、能證有盡、故能斷證是道諦相、

五明四諦性者、又大毘婆娑論七十七云、問如是四諦、自性云何、阿毘達磨論師言、五取蘊是苦諦、有漏因是集諦、彼擇滅是滅諦、學無學法是道諦、譬喻者言、諸名色是苦諦、業煩惱是集諦、業煩惱盡是滅諦、奢摩他毘鉢舍那是道諦、分別論者作如是說、若有八苦相是苦是苦諦、餘有漏法是苦非苦諦、招後有愛是集是集諦、餘愛及餘有漏因是集非集諦、招後有愛盡是滅是滅諦、餘愛盡及餘有漏因盡是滅非滅諦、學八支聖道是道是道諦、餘學法及一切無學法是道非道諦、四諦論卷一亦出諸部之說、

六明現觀次第者、如是苦集滅道、順位以組織四諦之教義、乃觀行之次第、俱舍論卷二十二云、緣

何現觀次第必然，加行位中如是觀故，緣何加行必如是觀，謂若有法是愛著處，能作逼惱，爲求脫因，此法理應最初觀察，故修行者，加行位中最初觀苦，苦即苦諦，復次觀苦以誰爲因，便觀苦因，因即集諦，復次觀苦以誰爲滅，便觀苦滅，滅即滅諦，後觀苦滅以誰爲道，便觀滅道，道即道諦，又雜阿含經卷十五良醫經云，有四法成就，名曰大醫王者，所應王之具，王之分，何等爲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發動，乃至如來應正等覺爲大醫王，成就四德，療衆生病，亦復如是，云何爲四，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道聖諦如實知，又大毘婆娑論七十八云，何故行者入現觀時，先現觀苦，乃至最後現觀道耶，答，依粗細故，謂四諦中苦諦最粗，故先現觀，漸次乃至道諦最細，故後現觀，如學射時，先射粗物，漸次乃至能射毛端，復次以迷苦愚能持迷集愚，乃至迷滅愚能持迷道愚，若未除迷苦愚，終不能除迷集愚，乃至若未除迷滅愚，終不能除迷道愚，故先現觀苦，乃至最後現觀道，復次以迷苦愚能引迷集愚，乃至迷滅愚能引迷道愚，若未遮迷苦愚，必不能遮迷集愚，乃至若未遮迷滅愚，必不能遮迷道愚，故先現觀苦，乃至最後現觀道，復次以苦諦觀能引集諦觀，乃至滅諦觀能引道諦觀，復次以苦諦觀是集諦觀，因本道路由緒，能作生緣集起，乃至滅諦觀是道諦觀，因本道路由緒，能作生緣集起，復次苦諦觀是集諦觀，加行所依門安足處，乃至滅諦觀是道諦觀，加行所依門安足處，若未起苦諦觀，必不能起集諦觀，乃至若未起滅諦觀，必不能起道諦觀，故先現觀苦，乃至最後現觀道，又大乘義章卷三云，觀門有二，一順二逆，尋因趣

果是其順觀、從果尋因、是其逆觀、今依觀故、先明果後彰因矣、良以果兼美惡顯著、欣厭義強、是以先明、因相微隱、欣厭義微、是以後說、

七明行相者、觀行者於加行位用觀四諦、各四行相、即觀苦諦用非常苦空非我四行相、觀集諦用因集生緣觀、滅諦用滅靜妙離觀、道諦用道如行出四行相、四諦合十六行相、故大毘婆娑七十九云、傷痛逼迫、如荷重担、違逆聖心、故名爲苦、由二緣故、說名非常、一由所作、二由屬緣、由所作者、諸有爲法、一刹那次能有所作、第二刹那不復能作、由屬緣者、諸有爲法、繫屬衆緣、方有所作、違我所見、故名爲空、違於我見、故名非我、如種子法、故名爲因、能等出現、故名爲集、令有續起、故名爲生、能有成緣、故名爲緣、譬如泥團轉繩水等衆緣和合、成辦瓶等、取蘊永盡、故名爲滅、有爲相息、故名爲靜、是善是常、故名爲妙、最善安穩、故名爲離、是離自體、非有離故、違害邪道、故名爲道、違害非理、故名爲如、趣涅槃宮、故名爲行、能永超度、故名爲出、是能出性、非沒性故、又俱舍論卷二十六云、更爲別釋、生滅故非常、違聖心故苦、於此無我故空、自非我故非我、因集緣生如經所釋、謂五取蘊、以欲爲根、以欲爲集、以欲爲類、以欲爲生、唯此生聲應在後說、與論爲異、此四體相差別云何、由隨位別、四欲有異、一執現總、我起總自體欲、二執當總、我起總後有欲、三執當別、我起別後有欲、四執續生、我起續生時欲、或執造業、我起造業時欲、第一於苦是初因故、說名爲因、如種子於果、第二於苦等招集故、說名爲集、如芽等於果、第三於苦爲別緣故、說名爲緣、如田等於果、第四於苦能近生故、說名爲生、如華藥於果、乃至流轉斷故滅、衆苦息故靜、如說苾芻



諸行皆苦、唯有涅槃最寂靜、更無上故妙、不退轉故離、如正道故道、如實轉故如、定能趣故行、如說此道能至清淨、餘見必無至清淨理、永離有故出、又爲治常樂我所我見故修、非常苦空非我行相、爲治無因一因變因知先因見故修、因集生緣行相、爲治解脫是無見故修、滅行相、爲治解脫是苦見故修、靜行相、爲治靜慮及等至樂是妙見故修、妙行相、爲治解脫是數退墮非永見故修、離行相、爲治無道邪道餘道、退道故修道如行出行相、

八明四諦二諦相攝者、大毘婆娑論七十七云、於四諦中、前二諦是世俗諦、男女行住及瓶衣等世間現見諸世俗事、皆入苦集二諦中故、後二諦是勝義諦、諸出世間真實功德皆入滅道二諦中故、復有說者、於四諦中、前三諦是世俗諦、苦集諦中有世俗事、義如前說、佛說滅諦如城如宮如彼岸、諸如是等世俗施設滅諦中有、是故滅諦亦名世俗、唯一道諦是勝義諦、世俗施設此中無故、或有說言、四諦皆世俗諦攝、前三諦中有世俗事、義如前說、道諦亦有諸世俗事、佛以沙門婆羅門名說道諦故、唯一切法空無我理是勝義諦、空非我中諸世俗事絕施設故、評曰、應作是說、四諦皆有世俗勝義、苦集中有世俗諦者、義如前說、苦諦中有勝義諦者、謂苦非常空非我理、集諦中有勝義者、謂因集生緣理、滅諦中有世俗諦者、佛說滅諦如園如林如彼岸等、滅諦中有勝義諦者、謂滅靜妙離理、道諦中有世俗諦者、謂佛說道如船筏如石山如梯橙如台觀如花如木、道諦中有勝義諦者、謂道如行出理、此小乘教中四諦之說、

九明大小二乘差別者、大乘經中勝鬘經大般涅槃經卷二十三等發揮深義、勝鬘經法身章云、

何等爲說二聖諦義、謂說作聖諦義、說無作聖諦義、說作聖諦義者、是說有量四聖諦義、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爲生死無爲生死、涅槃亦如是、有餘及無餘、說無作聖諦義者、說無量四聖諦義、何以故、能以自力知一切受苦、斷一切受集、證一切受滅、修一切受滅道、如是八聖諦、如來說四聖諦、如是四無作聖諦義、唯如來應等正覺事究竟、非阿羅漢辟支佛事究竟故、以故非上中下法得涅槃、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於無作四聖諦義事究竟、以一切如來應等正覺知一切未來苦斷、一切煩惱上煩惱所攝受集滅、一切意生身除、一切苦滅作證、唐吉藏勝鬘寶窟釋云、有作無作、從行立名、舉小乘聖諦後更有大乘諦觀、可以修作、名爲有作、以有作觀智、銘所觀諦、故名有作諦、舉大乘觀聖諦後、更無餘觀可作、名曰無作、以無作觀智、銘所觀諦、名無作諦、又釋有邊四諦是二乘所觀、其人未是究竟、方有所作、無邊四諦是如來所照、佛是究竟、更無所作、故作無作、以人爲別、又云、有爲諦名作、以有爲法是起作義、無爲諦名無作、以無爲法無起作故、故下文之有爲生死無爲生死、亦云有量無量者、二乘智力有限量、佛智無限量、邊無邊亦如是、二乘智有岸極、爲有邊、佛智無岸極、爲無邊、悉是隨人爲名、又中觀論品疏云、有作四諦者、三界苦果爲苦諦、惑業煩惱爲集諦、無爲涅槃爲滅諦、對治煩惱道爲道諦、無作四諦者、分段變易二種生死爲苦諦、五住煩惱爲集諦、二生死五住滅爲滅諦、對治煩惱道爲道諦、窺基法華譬喻品玄贊云、有作四諦者、分段生死爲苦諦、業煩惱爲集諦、有無餘依涅槃爲滅諦、生空智品爲道諦、無作四諦者、變易生死爲苦諦、所知障爲集諦、無住涅槃爲滅諦、法空智品爲

道諦、慧遠大乘義章云、小乘衆生所觀四諦名爲有作、亦名有量、大乘所觀名爲無作、亦名無量、有作無作約行分別、有量無量當法分別、云何就行分作無作、據小所觀、望後猶有無量諦觀、可以修作、對後別前、故名有作、據大所觀、望後更無餘觀可作、故名無作、總相如是、然彼小中隨義分別有作無作之義、因中所觀名爲有作、果中所觀名爲無作、大乘亦爾、因中所觀名爲有作、果中所觀名爲無作、量無量者分別有三、一就寬狹明量無量、小乘所觀苦集二諦、止在分段、因之與果、所觀滅道、唯是分段因果對治、法有局限、故名有量、大乘所觀苦集、統通分段變易二種因果、苦通分段變易之報、集通分段變易之因、滅盡分段變易之因果、道攝分段變易對治、法無局限、名爲無量、二就深淺明量無量、小乘法中依如毘曇、但明苦者、真實是苦、不可令樂、乃至道者、真實是道、未說餘義、成實法中唯明苦等名用虛假、無性之空、未窮法本、故名有量、大乘法中、若據說相、明其苦等幻化之有、畢竟空寂、窮實論之、苦等體性即是真實如來藏性、緣起法界、以窮深故、名爲無量、三就粗細明量無量、小乘之中總相粗觀、名爲有量、大乘法中別相細觀、說爲無量、是以涅槃經第十三言、所說苦諦中智所知、分別是苦、有無量種、非諸聲聞緣覺可知、我於彼經竟不說之、集滅道等類亦同然、此是粗細量無量也、

十明天台四種四諦者、天台智者、依勝鬘及涅槃二經立四種四諦、以配化法四教、一生滅四諦、二無生四諦、三無量四諦、四無作四諦、四教義卷一云、一明幻生滅四諦之理、明所詮者即是因緣生滅、次明諦理、所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所言苦者逼切爲義、無常三相逼切色心、故名爲苦、所言集者、



招聚爲義、煩惱業合能招聚生死苦果、故名爲集、所言滅者、滅無爲義、無有子果二縛、故名爲滅、所言道者、能通爲義、戒定智慧能通至涅槃、故名爲道、此是生滅四諦、二以無生四諦者、如思蓋經云、知苦無生名苦聖諦、知集無和合相、名集聖諦、以不二相觀名道聖諦、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名滅聖諦、前以生滅之理爲諦、今以不生不滅真空之理爲諦、三明無量四諦者、如大涅槃說、知諸陰苦、名爲苦諦、分別諸陰、有無量相、悉是苦、是名無量苦諦、無量集滅道、如是四諦之理、涅槃云、悉非聲聞緣覺所知、皆是別教取證文理也、四明無作四諦者、如涅槃明、約一實諦而辨四諦、即是無作四實、明四實不作四、故名無作、觀四得實、故名四實諦、廣如摩訶止觀卷一法華玄義釋惑卷七所說、

十一明四諦法輪者、三轉十二行相、即三轉法輪、有十二行相之意、又名三轉四輪十二行法輪、或四諦法輪三會十二轉說、或三轉十二行法輪轉、或三轉十二行法輪、或三轉十二行等、或分云三轉法輪及十二行法輪、三轉者、一示相轉、二勸相轉、三證相轉、又稱示轉勸轉證轉、或名勸轉爲勸學轉、證轉爲引證轉、十二行相者、此三轉各有眼智明覺四行相、或云三周循環歷四聖諦、故成十二行相、雜阿含經第十五云、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故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衆中得出得脫、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四分律卷三十二云、我於四諦三轉十二行相如實知、我今成無上正眞道而無疑滯、俱舍論卷二十四云、云何三轉十二行相、此苦聖諦、此應徧知、此已徧知、是名三轉、即於如是一一轉時、生眼智明覺、說此名曰十二行相、如是三轉十二行相、諦諦皆有、然數等故、但說三轉十二

行相、如說二法七處善等、由此三轉、如次顯示、見道修道無學道三、毘婆娑師所說如是、就苦諦中說此是苦聖諦、爲示相轉、說此應徧知爲勸相轉、已徧知爲證相轉、此中初轉顯示見道、第二轉顯示修道、第三轉顯示無學道、如是於一一轉時、各各教生眼智明覺、故苦諦三轉十二行相、又就集諦言、此是集、苦集應斷、集已斷、就滅諦言、此是滅、苦滅應證、滅已證、就道諦言、此是順苦滅道、順苦滅道應修、順苦滅道已修、一一轉時、各各發生眼智明覺、故四諦合十二轉四十八行相、而今但說三轉十二行相、以其數各等故、如七處善、五蘊各七故、合成三十五、而以數等故、但名七處善、眼智明覺者、大毘婆娑論七十九中云、眼者謂法智忍智、此謂諸法智、明者謂諸類智忍、覺者謂諸類智、復次眼是觀見義、智是決斷義、明是照了義、覺是警察義、俱舍光記第二十四云、前解約見道、後解約三道、蓋毘婆娑師如是法輪、不唯於見道立之、而三轉順次顯示見修無學三道、即此三轉十二行相、所有言教四諦法門、名法輪體、三周轉四諦故、名爲三轉、三周循歷四聖諦故、三四十二、言十二者、謂佛爲說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道、此說見道所證四諦、憍陳那等依佛所說、能入是道、是名初轉四行相也、又佛爲說此苦應徧知、此集應永斷、此滅應作證、此道應修習、此說修道所證四諦、憍陳那等依佛所說、進入修道、是第二轉四行相也、又佛爲說此苦已徧知、此集已永斷、此滅已作證、此道已修習、憍陳那等依佛所說、入無學道、是第三轉四行相也、於十二中、初四示相轉、中四勸學轉、後四行證轉、由此三轉十二行相、所有法門、往他相續身中、令解義故、故名爲轉、約教法輪、名爲轉也、或諸見修無學聖道、皆是法輪、於所化生身中轉故、故名爲轉、又

瑜伽師地論卷九十五云、得方便者、謂即於此四聖諦中三周正轉十二相智、最初轉者、謂昔菩薩入現觀時、如實了知是苦聖諦、廣說乃至是道聖諦、於中所有現量聖智、能斷見道所斷煩惱、爾時說名生聖慧眼、即此由依去來今世有差別故、如其次第名智明覺、第二轉者、謂是有學、以其妙慧如實通達、我當於後猶有所作、應當徧知未知苦諦、應當永斷未斷集諦、應當作證未證滅諦、應當修習未修道諦、如是亦有四種行相、如前應知、第三轉者、謂是無學、已得盡智無生智故、言所應作我皆已作、如是四種行相、如前應知、此差別者、謂二轉四種行相、是其有學、真聖慧眼、最後一轉是其無學、真聖慧眼、法華玄贊釋此文云、此說一智、總名法眼、有三行相、名智明覺、非爲一諦、別起四智、由真見道唯一刹那、不同小乘、二下別觀、俱舍等等出佛自轉說、即瑜伽師地論五種相中第三證得自所應得、法華玄贊云、如是菩薩自爲三轉、初轉在見道、名印相轉、次轉在修道、名應修轉、後轉在無學道、名已作轉、一一轉時、於一一諦生四行相、三轉豎論成十二相、如是四諦合四十八、不過十二、以數等故、總名三轉十二行相、此與毘婆娑師說其意大同、即釋佛自轉相、玄贊又釋爲他轉法輪相、引前俱舍論一師說、名示勸證三轉、是故俱舍內說當自轉他轉二種轉相也。



## 阿賴耶識學說在阿含時代 (上)

韓諦瑩

### 一 辨 教

欲究阿賴耶識學說，則佛教爲何、佛學爲何，不可不先辨別明確，以佛教爲總爲通，此學說爲別爲局，故俗常多謂佛教爲宗教一種，即將「佛教」一詞解爲「佛之宗教」，略中二字便是，此解實陷誤謬，然亦有其原故在，何則，未能親研彼典，反據其邊末流裔爲其要素，所謂外本內末顛倒輕重之說，豈足視同理論之敵。

今藉方便，先辨教意，教者，聲教，或謂言教，「言教」即名句文身等，身有三義，一者，體義，體約體性，是此非彼，二者，依義，依乃所依，義是能依，如靈依肉，三者，積聚義，毗婆沙論有問答云，一問，身者，是何義，答，二名聚集義，「採用後義者較多，以字母即文，雖不過一簡單符號，如 a b c 等，而書寫時至少需要點點積聯，線線曲結，始成一字母，字數多少各別編配，始成爲名，名相主從，始成爲句，依義對所詮而顯，就功用言，此爲的當，體義太通，不必贅講。

且深切追尋，名句與文，非別有體，以聲上屈曲音韻爲體，故非實法，乃假法攝，順正理論諸師主張，別有，大乘論師非之，見成唯識論破小乘等處，其處叙出五難，第一難云，如汝所說實名句等，非實能詮，汝許異聲有實體故，如色香等，大乘所宗，與近今行爲派心理學相似，行爲派以爲人當構思之際，喉骨

出音處且微微動，特人之不聞耳，直可謂凡有思想念，必有聲音引導使行，故名句文，非實傳達之媒介，除聲音以外，彼非能詮，第二難云，聲上自爾具有音韻屈曲之變異，無用名等即可充能詮，如文盲人語文盲人，一切有部師謂聲爲名等生因，或謂了因，然除聲外，無別顯然能詮之體性，僅爲能詮之代表或記號，藉慣習及聯想作用，此口上聲與彼紙上色似有關繫而已，故聲於名等非生因，所生不似能生故耳，聲於名等又非顯因，名於聲前本無能詮之用存乎其間，後待聲來，如鏡光照而始了然現顯，第三難云，汝若計度聲上之音韻屈曲即是名句文，離聲之外別有體性，則色上之形量屈曲，如長短方圓之形或書上之文字等，亦應異於色處而別實有，蓋形色之變異乃在顯色間之比較分別而有，非顯色外形色獨存，故形假顯實，顯即攝形，聲於音韻屈曲，亦猶顯色之於形色，苟形色可異顯色而實，則龜毛兔角之無法可增爲有物，第四難云，汝若來問聲上音韻屈曲，何有異乎絃管所發，二定非異，則絃管聲等身外屈曲非能詮，而語言聲調等身內屈曲豈即能詮，我可分四層答汝，一者，就汝所問反難於汝，外聲屈曲既不能生顯於名等，則內聲屈曲具何異致獨能生顯於名等，轉向言之，就汝計度聲上屈曲可生顯於名，而絃管屈曲不能生顯於名，內聲外聲生不生別，則我不妨主張獨聲上屈曲爲能詮表，而管絃屈曲可不爾矣，二者，大乘主張凡因俱有聲可爲能詮，何謂因俱聲，謂以心爲因，即其人心思與語聲俱起，猶之手鼓相和而發鼓聲，絃管等樂聲，亦人心情感所表現，曲調悠揚與情感舞動，密爾無間，鑑賞者如有相當訓練，亦可心知其意，三者，若汝來難，以大乘許絃管之聲可充能詮，則風聲鈴聲亦應有其詮

表之用，我有部師却以一切聲非必能詮，如風聲鈴聲等外聲是，內聲以能生顯於名，故能詮表，大乘論師認爲口腔等出聲，有複雜之屈曲音韻，可充能詮之用，而風鈴等聲既是單純無何變化，又非因俱有聲，故非能詮，汝小乘若教我等語聲宜例同風鈴等聲無有詮用，則我大乘頗可反教汝等語聲宜例同風鈴等聲無有生名句文等之用，而汝應審思我大乘欲修正於汝等者，乃在聲外無實能詮，今所討論偏涉聲之範圍，用免誤解起見，則今所言聲專指語聲，四者，汝亦承受唯有語聲可生名等，則我大乘唯說語聲爲能詮表，範圍非不相同，如何不許，第五難云，設汝究結問言，何理定知能詮即爲語聲，我可反徵汝等如何知有異語之能詮名等，語聲刹那過去，豈名句文等念念漸生而後蓄儲而成自體，抑或名句文等諸念語聲頓爾平列而出，名等由其積聚而顯，又或初刹那聲即時頓生名等之全，而無待後念之諸聲耶，汝欲是前徵，則必受有一法多念漸生之難，欲是中徵，則聲相無如是有，聚集頓起非可能故，欲是後徵，則初念聲於生名等獨擅功能，餘後起聲無容生名，如許念念各別生名，則一類多念聲相續中當有多名昭示能詮，而汝及我，誰肯此說，依以上五難，可知大乘教中唯許語聲上之分位次序種種不同，假施設有名句文身，假法離實，猶執別體，亦猶除心色所攝以外，妄立第三所攝，成論斥爲天愛非餘，亦仁者藹然之言也，大乘論師攝假歸實，故教體唯聲。

小乘有宗除上正理論師，若婆婆多評家所主正義，亦以聲爲教體，名句文等，唯是作用，只可以其能詮之功用爲體，無善惡可方，唯無記故，而聲體是善，三無數劫勤求聞故，餘師且有兼收音聲與名句



文爲教體者，以諸論皆是名句文，論能詮表，非此無由，半同順正理師。

大衆部中分化各部，有部名多聞者，一謂佛五音是出世教，一無常，二苦，三空，四無我，五涅槃寂靜，此五能引出離道故，如來餘音，是世間教，宗論論文出離道，約當後來大乘之真諦，世間教，約當後來大乘之俗諦，而教體不出佛音，但說五音，未言五名故，或五音亦攝五種名句文身，以彼論不詳，諸解不定，宗輪論述記云，一音，謂聲音，即是教體，此音聲教，能超世間，亦能引他出離道起，故名出世，謂詮無常、苦、空、無我、涅槃寂靜，此五聲教，必是出世，若離此五，雖八道支七覺等教，皆非出世，其八道等作此行相，亦是出世，餘皆準知，謂此五教聞皆利益，稱可法體，既非不了義，亦非方便說，定是出世，論文但以一實義解此五能引出離道故，是出世教，餘教設能引出離道，不決定故，亦非出世，一按此中所言世間，即是苦、有漏、生滅、變異、無常之法，若有言說，溺諸此法，不知是苦，是有漏，是生滅，是變異，無常，則此等教，爲非超世，說假部同爲大衆部枝流之一，謂說教聲及名句文，若在十二處門中，則體非實，宗輪論云，一十二處非真實，一何以故，一以依積聚，緣亦積聚，積聚之法皆是假故，述記處義，即是積聚生長，宗輪論述記又云，一問，十八界等若爲假實，答，亦有依緣積聚假義故，此亦非實，一故聲與名等在界門中，亦唯是假，只在蘊門，可說爲實，雖蘊本意即積聚假，而蘊體非假，無依亦無緣故，由上可定佛所說教，以假實有漏無漏聲等爲體。

小乘各派發展中，以經爲量者亦隨進演，其所說多能啓迪大乘，其間異師亦最多，且諸部之中以

經爲量者，皆可名「經部」。大乘教承認阿含經，與小乘共之，則小乘中之「經部」亦可切近大乘，無何怪異，依諸所宗，可東爲三說，一者，十二處中實聲爲性，離聲之外，無別能詮，二者，於實聲上有假屈曲，以此爲教體性，法處所攝，唯是意識所緣境故，猶色上屈曲，三者，通用法處聲處以爲教性，即前二義併爲此故。

然大乘十地經云，「說者聽者，俱以二事而得究竟，一者，聲，二者，善字。」旣言二事，與上說不符奈何，但可作二解，以會其違，一者，字雖即聲，而假法字等，隨世俗言有所謂文章美妙，佛所說法音調美否，爲另一事，而運用聲上假法之方便善巧，構成佛教文字，以其盡美盡善，能悅聞者，故特列出，二者，聲與善字，均假法也，雖假有淺深，而均爲不實則一，依俗諦說，非信即實，并舉無妨，如十地經論卷二世親菩薩釋文云，「下半偈說上法妙音，喻相應善字，示現何事，以何事，云何事，依止何事，示現何事者，所謂上法，以何事者，謂妙音聲，云何事者，譬喻相應，依止何事者，謂依止善字，我一切善說，又相應者，譬喻共相應，善字者，有二種相，一，隨方言，音善隨順故，二字句圓滿，不增不減，與理相應，故言善字。」

自初至此，均主以聲爲教體，即成唯識論述記所謂攝假歸實之說，然此一說，猶非了義，尙有未盡者，夫聲教爲所說，不可離能，語音乃因俱有，不可離心，吾方古人云，言者，心之聲也，諦哉是諺，暗與理合，佛之說法，即佛陀之心聲，即佛陀之語業也，凡業有表與無表二種，示教照喜，佛之表也，若深切研尋，此謂語表，以何爲性，成唯識論述記文云，「大乘解云，假語業者，語謂語表，音聲爲性，語體即業，名爲語業，

持業釋也。此能表了所欲說義故，名爲語表。故名語也。或復語者，字等所依，由帶字等能詮表故，名之爲語。實業即思，發語之業，亦依士釋。一成業論亦云，「語謂語言，音聲爲性，此能表了所欲說義，故名爲語，能發語思，說名語業，或復語者，字等所依，由帶字等能詮表義，故名爲語，具足應言發語之業，除發之言，但名語業。」佛教發展至大乘，更澈底以三業之實性爲思，思乃造作爲義，統屬於心，是心所有法。此前小乘正量部等雖倡業實是思之說，如宗輪論云，「業實是思，無身語業。」而正量部等承犢子部之後，認爲補特伽羅非即蘊非離蘊，思是補特伽羅思，亦非即蘊亦非離蘊，身語意三業，隨而非即離，故非澈底之論，以其猶停厲於一切非即唯心之階段，故有此種不自然之主張。其餘小乘部數，若有部一流，概以聲能表示內心名爲語業，如俱舍論光記云，「言語表業者，語謂言聲，聲能表示內心名表，表有造作，名業，語即是表，表即業故，名語表業。」按此文意，乃依一切有部作如是說。正理師於正理論中亦云，「何故語表體即語言……以離語言，無別聲能表……語業約自性。」於上少文，可識有部一流之通旨。而經部所說，最近大乘，今亦引少文，以例其廣義。俱舍光記云，「言表語業者，語謂音聲，表以音聲爲體，謂聲相續，能表示內心，此表即於聲上假立業，謂發語思，業依語門能起表故，名語表業。」訶黎跋摩所造成實論業相品云，「隨心力故，身餘處生時能集業，是故集名善不善，非直是身，口業亦爾，非直音聲語言，以心力隨音聲語言所集善惡，是名口業。」云何身色口音非業，而以心力所集爲業，彼答云，「身是作業之具，身於餘處生時，集罪福名爲業，是故身非業也。」蓋能爲罪福果報之因者，非是身之色，非



是口之聲也，色與聲均爲有爲剎那滅法，業是動意，彼不宜有，成實曰：「有爲法念念滅故，不應有動。」然業亦造作爲義，雖身非即造作，而身業非無造作，故名身業，成實論云：「身餘處生時，有所造作，名爲身作。」口業可例同身業，不需贅文。

不過經部雖接近大乘，不能無距離歧異之所，聲法念念不留，此有部及訶黎跋摩等與大乘所共極成，一切有宗并以佛外一剎那聲，不能詮表，大乘不許，立量破之，如成唯識論述記云：「汝佛一剎那聲，實無詮表，許聲性故，如所餘聲。」一念聲音，本無實詮作用，大乘師並謂，我所說一剎那聲微於汝故，不能有所詮表，猶之汝說一極微，乃當我所說者七，或汝不能見我極微，故依同理，亦不能知我極速奔逝之聲無有詮表耶，若轉以多念聲相續可有詮表，而相續中無別實法堪任其事，成唯識述記有二量，一量云：「多念語聲應不實能詮表，多念相續聲故，如風鈴等。」二量云：「多念聲應不實能詮表，語聲性故，如一念聲。」大乘非不許聲有假詮表，不能實詮，風鈴語聲固所同爾，而假詮用，風鈴無之，以非因俱聲故。

但理勢至是，大小乘尚有洪溝相隔，卽小乘猶以假由實成，析假卽實，而大乘則一切均屬依他，依他性實，而依他之極致，至唯識學說而歎觀止，聲所以發，通常則推兩物相擊撞爲因，卽有對色合離之間，激爲振動，故有聲浪如流而出，而有對色乃因緣假法，如爲識所緣緣，定非心外有，此處詳諦，可閱觀所緣緣論及成唯識論破小段，不煩多引，振動之義，亦如前判，故聲同非心外實法，心者，非他義，專指了

別等義，了別之外，不有非了別法故，語表是假詮，由於聲相續，故成唯識論云：「然因心故，識變似聲，生滅相續似有表示，假名語表，於理無違。」述記云：「言因心者，簡唇口等此時雖動，然非語業，非因心故，心本不欲發於此故，識變者，簡經部似聲者，簡薩婆多等，生滅相續，簡聲論者，彼計常故，似有表示，簡一切宗，彼皆實表故，依上所成，知能說者語業，乃因心起，而識變聲，無論發語處所，發語工具，發語意樂等，皆不離識而別有體，此所謂攝境歸心，偏就能說門而爲論者也。」

若聽法者聞所說法，爲直聞對方所發語聲，爲獨聞自識親變所緣聲而無待於外耶，或許識外有他識爲己增上緣，而起己內聞法識耶，爲不許識外有他，唯一識流，遇緣得轉聞法識耶，此諸問題，大宜思究，成唯識論述記意云：有說如來實不說法，故大般若文殊問經等佛皆自說，我成佛來，不說一字，汝亦不聞，按此乃徧計所執上說無聞無說，否則即含其他密意，作如是說，佛聲如藥，以逗病機，藥服病消，而藥不存，值此圓滿無虧位分，故說無聞無說，復次，有說唯己妄識所變，此外毫無所有，窺基曾以清辨即如是宗，因彼云：「謂一切法真性皆無，但隨妄情，色等是有，一故聲名等體，即妄心，非離妄心有別性，故料簡又舉分別者云：「世俗諦中妄情之境，有色心等差別不同，依勝義諦眞智所緣，一切皆唯本淨心性，及聲名等即淨心本性之所起故，此師意說，眞如之理隨虛妄緣起，色心等諸有爲法，以相從性，體即眞如，故說聲等即生淨心。」分別者」大約即指小乘中分別論者，由該部師主張心性本淨，客塵雜染之說故，不過此種學說，不免於過，詳當另述，餘若諸大乘亦多標幟一切唯心，大般若經五百九十五卷云：「菩

薩摩訶薩如實通達一切諸法顛倒所起、虛妄心現、本性空寂、」該經<sup>四百六十七卷</sup>又云、「謂諸菩薩作是思惟諸行如幻、唯是虛妄分別所起、一切皆是自心所變、」華嚴維摩等說此處不能繁引、若護法等解般若文意、則可謂徧計所計情有理無、離情無體、故說諸法虛妄心現、而護法師本意既不同清辨之獨有一識說、亦不同分別論師之緣生心即真如性說、何以故、護法親光等均以不離識故、是識所緣故、皆識所現故、說名唯識、不言識外更無他識、但親所緣是識現故、若唯一識、寧有十方凡聖尊卑等異、誰爲誰說、何法何求、何以故以下句意多採料簡雜集論述記云、「若取根本、能說法者識心爲體、若取於末、能聞法者識心爲體、」如能說者即佛陀、則一切皆淨識所現、法體皆如、當無分別戲論、此在圓成實上佛本無說、再移他端言之、則能聽者之異生凡夫、一切均屬妄識所現、徧計能所種種分別、確執實有、如有法、豈如實際、無而謂有、憑空捏造、文義聲名種種增益、如第二月、如翳目髮、聽法聞聲、徒添意見、而實無所有事、故雜集論述記有云、「於真如性計所執中無說法故、」此攝境歸心、唯守三性之初後二性以觀、則釋迦牟尼四十九年可謂未說一字、但須知此乃義趣別存、萬勿等閒於此增慢、龍軍論師及無性等亦主張佛無言說、如成唯識論述記云、「龍軍論師無性等云、謂佛慈悲本願緣力、其可聞者自意識上文義相生、似如來說、此文義相雖自親依善根力起、而就本緣、名爲佛說、佛實無言、此若根本、乃無文義、唯有無漏大定智慧、若依自識、有漏心現、即以無漏文義爲體、無漏心現、即真無漏文義爲體、此即如來實不說法、」此說佛之智慧定體爲聞者識上文義相生增上緣力、無性攝論釋云、「此中即是隨墮八時、聞者識上直



非直說聚集顯現以爲體性，若爾，云何菩薩能說非聞者識，彼能說故，彼增上生，故作是說，譬如天等增上力故，今於夢中得論咒等，若離識者，佛云何說，「菩薩所以居能說之位者，以其如天等爲夢中論咒增上緣力故，非彼有何實詮文義，龍軍論師更謂如來有十七界，而闕聲界，爲不說法故，然法處名等皆是戲論法故，唯有十七界，若佛身中，亦成就聲界，故約身中論，卽有十八界，十七界說見如理義演卷一以上多就攝境歸心之能聽門而爲論者也。

護法諸師本意，上文未能顯了，伊等所說幾皆明於依他起性，有爲諸法，不可視爲定實，相貌宛然，此依於彼，因緣倚互，中無少物脫然獨立，釐然有域，而又非都無幻現，似有猶之野馬輕雲，雖灼爾目前，而無可定居，吾國古詩云，「事如春夢了無痕」，或曰，「似夢無據」，有以以夫，楞伽經云，「復次，大慧，法性所流佛說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妄計性所執因相，更相繫屬種種幻事，悉不可得，復次，大慧，妄計自性，執著緣起自性起，大慧，譬如幻師以幻術力以草木瓦石幻作衆生若干色像，令其見者種種分別，皆無真實，大慧，此亦如是由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緣起性中有妄計性種種相現，是名忘計性生，大慧，是名法性所流佛說法相，「佛說法相，乃依他起之淨分，衆生聞法計著，卽爲依他起之染分，同一依他，而染淨有分，其分之由，亦屬依他，經中所言法性所流，詳當見後，護法主張，與親光同，如親光佛地經論云，「一有義，如來慈悲本願增上緣力，聞者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雖親依自善根力起，而就強緣，名爲佛說，由耳根力，自心變現，故名我聞，有義，聞者善根本願增上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此

文義相是佛利他善根所起，名爲佛說，聞者識雖不取得，然似彼相分明顯現，故名我聞。」按二中後一解釋，爲護法等共同主張，前一解釋，似爲龍軍等所宗，成唯識論述記云：「護法親光等云，或宜聞者本願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實能所詮文義爲體，若依本說，即眞無漏文義爲體。」世親二十唯識論云：「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轉變差別似境識起，不由外境爲所緣生，彼諸有情近善惡友，聞正邪法，二識決定，既無友教，此云何成，非不得成，頌曰：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論曰：以諸有情自他相續諸識展轉爲增上緣，隨其所應，二識決定，謂餘相續識差別故，令餘相續差別識生，各成決定，不由外境。」斯論述記釋曰：「……如彼能緣不離識境一切有情，或近善友聞說正法，或近惡友聞說邪法，如四親近行近善知識聽聞正法，正性決定，能教者識，成悲決定，能聽者識，成慧決定，近惡友時，成邪定亦爾，即能所教二識決定，……由能所教二人展轉增上緣力，其能聽者正邪二識成決定也，或增上力，能所教者二人之識得成決定，準前二識，……以諸有情他能教者，自能聽者，各各相續八種諸識，此彼展轉爲增上緣，此意即顯親緣心內自所變境，名爲唯識，非遮心外他有情等，外人說心緣心外法，親得他人所說之法，今則不然，能所教者展轉互爲增上緣故，自識變似能教所聽爲自相續識親所緣，不能親取他所說法，爲疎所緣，於義無失，……謂能教者餘相續中見相分識正邪差別增上緣故，令能聽者餘相續中差別見相諸識得生，能所教者二識各各得成決定，或能聽者正邪二識各成決定，不由外境，識決定成，即由自他增上緣力識得決定，非由自他親相緣見，成決定識，故知識生不是親緣由於外境，增上緣由，我亦許。

有、雖無外境、而友教亦成、」論文記文、均甚調暢、兩相映解、更易懂理、可知所謂唯識也者、唯緣內識親所變境、此境之外、並無餘境可緣、即其親得以爲境、當下即是、然非遮心外他有情等亦是都無、若都無者、十方凡聖求法授教、均撥無有、勢必可說眼識親所緣、不能爲意識疎所緣、或當前唯能存有一心一心所、他心他心所不能俱時而有、以有之亦不能爲緣、同斥爲識外之境可耳、必不如是、必不如是、料簡有云、「諸聖言聞者所緣有親疎別、所言疏者、有其二種、一、謂佛、二、謂聞者自第八識緣聲同處所變聲等、」二十唯識論乃世親晚年所造、條理析然、頗稱穩練、發揮聞正邪法二識決定之說、是乃龍軍無性等所歧異處、而護法親光所幽同也、

但上來四師多就依他起爲論、所謂性相別說者即此、然亦可歸入攝境歸識之內、彼有所寬、此有所狹、故再申言之、佛不說法之說、意趣最富、故諸大乘經每如是說、楞伽經確切言曰、「我從某夜得最上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今說、當說、」其別意趣已略約旁門解釋如前、而料簡復有解云、「……實非如來絕無言說、何者、一、依諸佛自性法身、故言不說、法身如來無言說故、二、依諸佛自受用身、故云不說、唯佛所知非餘境故、三、約諸佛所說無異、故云不說、佛不說異諸佛法故、四、佛不說墮文字法、故云不說、佛知諸法離文字故、五、約圓成真如之理、故云不說、真如理中無言說故、六、約依他緣生之法、故云不說、緣生虛幻非實說故、七、約徧計所執自性、故云不說、妄情計度、性都無故、八、佛所說非聞者識親所緣緣、故云不說、親所聞者、自所變故、以此八門釋佛經中不說法言、攝義皆盡、

「如料簡意，則依依他起以釋佛說法者，亦可別說佛不說法矣。」

自初達此不外闡明「教」意，且依教之所屬即佛爲釋，佛之聲教，依士釋也，亦可有有財釋，淨名經云，「一切衆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聲名等爲諸法中之一部分，佛說教法即法界流出，不異真如，以真如理爲一切有爲法真實性故，佛即爲一切聲教真實性，攬佛教爲佛身故，故說佛教爲有財釋，亦即所謂攝相歸性者也。「教」之意義，由上足可決定，而佛體爲何，頃爾僅說其真如法身，唯及三身之一，且未詳闡，原最初小乘不說多佛，佛即淨飯王子釋伽牟尼也，既說佛矣，不說佛有三身，故至大乘平平說出三身，且有系統之理論，非屬偶然，乃歷史上變遷遞演之積緒，或理勢必趨之結果，宗輪論述一切有部本宗同義云，「非佛一音能說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義言，」僅依此言，可知佛之說話亦猶常人，能說者亦無何神異之處，後雪山部即與有部本宗有異，宗輪論叙其說云，「菩薩入胎，不起貪愛」，述記云，「不起貪愛，即異一切有爲利益故，知生受生，故無貪愛，」此部師徒雖主張菩薩猶似異生，而已不是通常凡夫，且菩薩尙不及佛位，乃佛位之預備員，既有如是奇異，可推知成佛後其奇異必更大，大衆部崇佛，較有部爲甚，故宗輪論叙其說云，「一切如來無有漏法，諸如來語，皆轉法輪，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世尊所說，無不如義，如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佛無睡眠，如來問答，不待思惟，……一剎那心，了一切法，」如此可知二端，一者，佛非常人，其格乃超人上，二者，「一切如來」及「諸佛」等語，可知大衆已倡多佛之說，故釋伽牟尼非肉體凡夫，與過去諸佛功德



相等無差，又此部師徒所說菩薩身體，即已大異常人，如宗輪論云，「一切菩薩入母胎中，皆不執受羯刺藍、頰部曇、閉尸、鍵南爲自體，一切菩薩入母胎時，作白象形，一切菩薩出母胎時，皆從右脇生，一切菩薩不起欲想、恚想、害想，菩薩爲欲饒益有情願生惡趣，隨意能往。」由此文中亦宜注意兩點，一者，菩薩如佛，數則有多，質異異生，二者，雪山部承認大天五事，并以菩薩非不異於凡夫，可知其異於有部之處，均有受大衆部影響之嫌疑。

至於大乘中三身說，今且舉無著菩薩之攝大乘論爲代表，彼論彼果智分云，「謂由三種佛身應知彼果殊勝，一、由自性身，二、由受用身，三、由變化身，此中自性身者，謂諸如來法身，一切法自在轉所依止故，受用身者，謂依法身種種諸佛衆會所顯清淨佛土，大乘法樂爲所受故，變化身者，亦依法身，從觀史多天宮現沒，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諸苦行，證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涅槃故。」小乘有部等說佛格一如常人，無何兩樣，與此所說變化身所指彷彿，但大乘謂此受生受欲之變化身，必以法身爲依，大衆部所說之超人佛格，與此所說之受用身所指相近，但大乘謂此受用身亦必以法身爲依，於茲獲得一重大問題之解決，即素來小乘人鄙大乘經爲非佛說，而彼等之阿笈摩乃佛親口所說，以爲唯此爲法寶，爲聖教量，殊不知彼所見之佛，僅丈六應身之相，所謂所見者小，難以語大，而彼經首置言「如是我聞」也，不過由諸耳根攝音，意識受法，後遂書錄記憶次第，即謂爲經，從不知窮求佛之根本，直面逼視，眞眞遊佛受用土，乃展轉於叢穢之間，不能自拔，驟見應身，執爲究竟，津津道已爲僅特見，應

身佛固難值、而難值者、尙有甚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故謂之小、夫親證二空所顯眞如、即爲證見佛之法身、法身者、佛之根本也、耳目心思之知、詎足以語此、世親菩薩釋上段攝論文云、一自性身者、謂諸法界所流法樂大自在轉之所依止、受用身者、謂即依前所說法身、種種諸佛衆會所顯、於諸清淨佛土中、受用一切法界所流大乘經等種種法樂之所依止、復有餘義、謂是受用清淨佛土之所依止、又是受用大乘法樂之所依止、變化身者、謂依法身從觀史多天宮現沒乃至入大涅槃故者、謂現人天同分之身之所依止、一今依世親意提淺言之、吾人所以親證所以冥會所以覺悟所以貫通之所依止、即是眞如不倒常理、即是自性身、所謂道體萬物、士則體道、而憑證見覺通、以爲傳佈之所在、即受用身、如世間學術講演、繪畫展覽、著書誦籍等等文化場合、類皆交感共鳴之眞美善最勝受用之所萃、若吾輩莘莘學子、素襟良願、向道若渴、亦罔不經過受生、受欲、踰城出家、修道種種苦程、後有成就、則境界獨履、有朋遠來、逢緣即建妙樂大會、亦且躋諸受用身土之域矣、此雖俗談、可喻深理、且佛陀之事、無所不運、豈祇限於僧伽三藏者哉、世界之法、無非佛法、一切法本、怎外眞如、如是則經數可不止十三、教分亦可不止十二、整個人文現象如樹、未有不以佛爲根者也、艷艷者花、纍纍者果、其香其味、離根不來、雜阿含經云、一、世尊是法根、法眼、法依、一言異虛誇、識者自曉、又大乘密嚴經微妙身生品云、一諸佛四時中、恒依密嚴住、而於一切處、現生及涅槃、純善少滅時、惡生及濁亂、隨彼之意樂、利益諸有情、業用無暫停、恒住密嚴刹、此之清淨處、瑜祇安樂宮、濁亂少滅時、顯示如來相、譬如淨滿月、影徧於衆水、佛以一切身、隨宜而應

化、如來淨智境、觀行者皆見、或現大自在、或現那羅延、或現迦毗羅、住空而說法、或現圍陀者、常行、及妙喜、童天、及尸棄、羅護、都牟盧、或現緊那羅、甘蔗日種姓、及諸國王等、一切所瞻奉、或作大醫王、示現於衆人、金剛等衆寶、銅鐵及諸礦、明珠與鉛錫、紅碧二玻璃、隨彼諸有情、愛樂而示現、由佛加持力、令彼悉安樂、「觀察」而於一切處現生及涅槃、「即可證上所說佛事無所不運義、無性攝論釋云、一佛世尊者、染汙不染汙二癡睡盡故、於一切所知、智開發義故、說名爲佛、如士夫寤、如蓮花開、如有說言、寤寤開發義、有時業佛界、如是等、」此段論義、勝妙絕倫、與彼經文、相映成趣、一切一切所知之處、無非佛事、達用顯聖之所、佛之所以號爲一切智者、即以此理、一切所知、不出染汙不染汙二種、即煩惱障、所知障是、而佛則出淤泥而不染、其障染本空故、然以悲願充洽、流注無際、隨順執情種種方便、宛然示現外道木石、以赴召其透解明悟、所謂「寤寤開發義有時業佛界」也者、即指此廣容無量誘導無倦微妙善巧之方便力、或開發能也、嗚呼、既盡其美、又盡其善、不可勝收矣、前所引經大自在等二、乃天神之號、迦毗羅乃外道仙人之名、圍陀者、即婆羅門、即奉圍陀者、常行及尸棄等、概皆梵天諸稱、緊那羅等、爲八部之目、再下則人王貴種、以時人所戴、故意示現、雖現此等種類形音姿態、多爲方便顯其勝用、有非即可依爲家止、故世間學術、亦爲階趣之便、而方便即究竟者、則唯一大因緣耳、此一大因緣爲何、即是轉依、轉消雜染纏縛之所依止、轉成清淨出離之所依止、轉依之步驟、當首不離聞思修、而聞思修何所依照、簡言之、即依法身、易言之、即依清淨法界、佛所說聲教、由上護法師義可知、即是清淨法界平等流露、而聞者

識上之清淨文義相，由已善根本願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即清淨法界平等流露者也，聞者雖不能親取而得，然似彼文義分明顯現，聞慧大略如是，攝大乘論云，「入所知相，云何應見，多聞熏習所依，非阿賴耶識所攝，如阿賴耶識成種子，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而生，似所取識，有見意言，」今錄真諦法師所譯世親釋論，句句剖析，第一句釋云，「於大乘法中，多聞所熏習，此熏習有說即是依止，又別說依止者，謂身體相續，」按玄奘法師所譯世親無性二部釋論即代表此中兩說，奘譯世親釋云，「多聞熏習所依止者，謂大乘法所熏自體，」世親文義自體即指種子，非染汙體與染汙體相對說，故無性釋云，「多聞熏習所依者，謂於大乘而起多聞，聞法義已，熏心心法相續所依，其少聞者無容得入此現觀故，」「心心法相續所依，」當指識體，以受熏故，而相續所依言，亦可說為衆生生體，即真諦譯中所謂身體相續，與世親稍示異者，一剋就法而言，一剋就人而論，實則唯依無漏種子為釋最宜，第二句釋云，「顯此多聞熏習是阿黎耶識對治，故非阿黎耶所攝，」無性釋云，「非阿賴耶識所攝者，謂此所依從最清淨法界流故，對治彼故，非彼性攝，」第三句釋云，「如阿黎耶識為一切不淨品法因，故成種子，多聞熏習亦爾，為一切淨品法生因，如阿黎耶識成種子，」第四句釋云，「何法以多聞熏習種子為因，為答此問故，此下四法並以多聞熏習為種子，若覺觀思惟依大乘多聞熏習生，此覺觀思惟，離邪思惟及偏思惟，以正思惟為性類，故言正思惟所攝，」第五句釋云，「似法，謂十二部方等教，似義，謂方等教所詮之理，心相似此理教顯現，此理教為緣緣，生覺觀分別，」第六句釋云，「此覺觀若起，似此所



取以爲體相，此二句同顯識相分。」第七句釋云，「此覺觀能了別，即是識見分，此義成立識二法，謂相識及見識。」第八句釋云，「意識覺觀思惟但緣意言分別，無別有義可言，又必依名分別諸法，故言意言分別，多聞熏習依止爲此法因。」按「意言」一詞，真諦譯爲意言分別，所謂「似法似義而生有見意言」，實即思慧，聞思數數，即爲修慧，或聞思所發諸業，即爲修慧，如六度等，依無著意，無漏種子乃最清淨法界之平等流露，如攝論所謂「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及「法身種子」一詞意了了，而清淨法界道理，宜詳參佛地經論，彼經云，「清淨法界者，譬如虛空雖徧衆色雖徧諸色種種相中，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如是如來清淨法界，雖復徧至種種相類所知境界，而不可說有種種相，體唯一味……又如虛空含容一切身語意業，而此虛空，無有起作，如是如來清淨法界含容一切智所變化利衆生事，清淨法界無有起作……又如依空，種種色相壞爛燒燥變異可得，而虛空界非彼所變，亦無勞弊，如是依止如來淨界，衆生界內種種學處身語意業，毀犯可得，而淨法非彼變異，亦無勞弊……又如依空，大地大光明水火帝釋眷屬乃至日月種種可得，而虛空界非彼諸相，如是依止如來淨界，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諸蘊可得，而淨法界非彼諸相。」按清淨法界即是真如，即是法身，本爲名言詮釋所不能到，只能內證自覺，此經用虛空法多方譬喻，然猶未能盡真如妙理之所有性，只就各別相似方面指點指點而已，所引文末，謂依止如來淨界有戒蘊等可得，則此諸蘊，均可說爲清淨法界平等流露，歐西基督教有所謂神之啟示，與等流說有相通處，而意義迥別。

目初抵此，已憑諸經論等略辨「佛教」詞義，「佛學」一名，通用甚晚，而其意義亦宜稍辨，有謂佛位無學，究竟澈了無所學故，號無學故，故作佛之學問以解，實覺欠通，而今常人士用時所指，則爲學佛之所有知業，如爾，殊不若作佛所教學或佛之學說以解，便可依三學等諸教爲其體性，即與「佛教」一詞無何二義，亦不應有何異解，如是，則唯識教即阿賴耶識學說，若依龍軍無性護法親光諸大論師辨學說體，則不但阿賴耶識學說爲識上文義相聚顯現，三藏所有學說均爾，識寬教狹故，一切一切均唯識故，如是則識體爲總爲通，教體爲別爲局矣，與篇首遙對，似相鑿枘，實乃各據一義，兩行不悖者也。

## 二 辨 時

變化身佛，萬載不一現，有情勝業，始能親值，欲當面渥承教澤，則因緣鄭重，非自在易致，雖則人人均有佛性，然潛深藏密，光小幽大，故必待善知識慧燈助導，燄始熾然，了澈內外，即就世俗而論，內懷秀質，悲痛填盈之人，欲得一師半友，爲種種助緣，伸發其良能，激盪其仁志，實展轉反側，通宵竟旦，亦豈能求而易應者哉，至於發生交響共鳴融融悅樂之法會境界，了因生因，重重由致，尤非無長大加行所能進取。

於此有疑問可興，即佛法身無不周延，云何吾人不即可見，豈佛有所偏私，有所不能者耶，如世親攝論釋云，「若諸世間不見諸佛，而說諸佛其身常住，佛身既常，何故不見，」攝大乘論頌答曰，「衆生

罪不現，如月於破器，徧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一世親釋曰：「衆生罪不現，如月於破器者，如破器中水不得住，水不住故，身則不現，如有情身中無有奢摩他水，佛月不現，水喻等持，體清潤故，徧滿諸世間，由法光如日者，謂今世間，佛雖不現，然徧一切施作佛事，由說契經應頌等法，譬如日光徧滿世間，作諸佛事，成熟有情，一有情之不能眞證眞如，由無止水，其罪不在佛身，吾人頗宜痛切反省也，依此幻戲生活，竟受種種似實之悲欣苦樂，受而不能已，或則實實讚美天人，或則實實尤怨天人，於是長夜輪轉，生死劇流，佛則屹然無動，感而遂通，自在應緣，幻若有現，而扼實敲測，則依他宛然，畢竟無所有事，金剛般若經云：「無實有情而得滅度者，」契當此旨，味堪長玩，非佛不能有是言也，攝論又有頌曰：「有情界周徧，具障而闕因，二種決定轉，諸佛無自在，」世親釋云：「若諸如來於一切法自在而轉，何故一切有情之類不得涅槃，故今一頌顯由此因，諸有情類不能證得究竟涅槃，有情界周徧具障而闕因者，謂諸有情有業等障，名爲具障，由具障故，雖無量佛出現於世，不能令彼得般涅槃，諸佛於彼，無有自在，雖無量出現於世，不能令彼得般涅槃，諸佛於彼，無有自由，若諸有情無涅槃法，名爲闕因，此意說彼無涅槃因，無種性故，諸佛於彼，無有自在，二種決定轉者，決定有二種，一、作業決定，二、受異熟決定，當知此中說名決定，諸佛於此二決定中，無有自在，頑愚等身，名異熟決定，當墮那落迦等，名受異熟決定，應知此中二種差別，一、殊不知一切差別決定，均由於一念無明妄執，無明無始，而決定無虛，即使佛體徧其身中，然無佛事可顯，奈何，諸佛之引咎曰：無自在，無自在，又豈眞責己耶，對無明無明有情，斥其無種性，與答

已無自在、正悲心普照、攝無明爲己身之哀語、豈實無自在耶、無明雖與真如不決定一、又豈斷然異耶、特執情拗謬、幻然而無自在、無明無明、宛然而決定決定耳、菩薩舒手嘗試按之、則浮浮然動、詎有真實根本所在耶、無根本法、灼爾似有、即是無明因緣、執此無明因緣且無、則斷佛性命、扼悲心流矣、以執有實無在故、而執情層層之撥、或執情重重之顯、均一幻用耳、故有所謂作夢中佛事者矣、唯之與不、相去無幾、風波失所、天各一隅、雖夢魂漂渺、渾淪無際、而假現寐者、與沉酣睡者、究其所止、調然分野有不容混者在焉、

世親以佛事爲說契經應頌等、無性則謂「寤寤開發義、有時業佛界」所指蓋同、佛事即說法、說法乃有寤寤開發、故佛說法似有時有舉、今處當略論說法時、吾國僧伽自六朝菩提流支真諦以來、即各據經論、有判教之說、因所據經文各依一義、說有不同、於是舉已非他之風起、大有莫衷一是之勢、窺基法師承順奘法師說、判教唯約三時、由今觀之、較爲近理、然詳細徵駁、於此不宜、在小乘二大部中、說即歧立、大衆部云、「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一切有部則云、「非佛一音能說一切法」、「由大衆部所說、可推定佛說法唯是一音、無前後之異、只聞之者根機不同、領納亦異、乃謂佛說有異、結果就佛方而論、說無三時五教之別、法無大小頓漸半滿之差、由一切有部所說、可推定佛之說法、逗機應根、委實有異、如是一切時教判別、均容討論、故以後大乘判教諸說、歸納而論、亦不出小乘兩派所說範圍、并可斷定、一音教說、宜獨居諸說之外、根本不主張判教之可能故、與佛不說法意義迫近故、華嚴經云、「如來一



音說、各隨其所應、滅諸煩惱病、今住薩婆若、」又云、「如來微妙音、如空無異相、隨應所化者、所聞各不同、佛以過去行、得一微妙音、無心於彼此、而能應一切、」維摩詰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此諸經文、均似指應身佛心、無說法相貌、而以過去說法圓熟自在、綜現一音、萬應衆病、如異部宗輪論述記云、「佛經多時修習圓滿功德神力、非所思議、以一聲音說一名字、令一切有情聞說別解、除自塵勞、即由一音中能說一切法、故令聞者皆別領解粗細義故、」故專就應身佛心、則不說法、以應身佛心不異真如故、然應身佛所吐一圓音、爲聞者所不及盡緣、苟盡緣了、則此一音、平等平等、徧體衆教、亦無差別可判、聖者勝境、難加思議、吾人若執差別所緣之差別言教、即此一音、難免擬而不似、如以當前言教三藏爲對象、則當然有種種差別、此種種差別、皆是方便、聞者以善根力故、感佛識上無漏名句文相、隨應昭顯、同時佛之悲願力故、發爲聲音、爲增上緣、感聞者識上有漏或無漏名句文相、昭顯、此均依他緣會、所謂時業佛界、故三時判教之說、與一音說法之說、所約位分不同、若約名句文所顯義相、其諸義相、普同一味、所謂共相、是共相亦猶一音也、如無量義經云、「我得道來四十餘年、常說諸法不生、不滅、不去、不來、無此、無彼、無得、無失、一相無相、但由衆生悟解不同、所以各各得諸異果、」此均性相合說、絲絲入扣、

而法華經藥草喻品云、「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其有衆生聞如來法、若持誦讀、如說修行、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衆生種相體性、念何事、

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以何法得何法、衆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衆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即爲說一切種智、汝等迦葉、甚爲希有、能知如來隨宜說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隨宜說法、難知難解、此與無量義經義頗相似、而表示最出奇、且自謂難知難解者、即隨宜說法、即相即性之妙顯、莫此倫齊、佛事普昌、悲心周運、婉順有情心所欲向、舉凡構思興念、未嘗一息不體貼、不照顧、不將護、不明知、較之慈母撫兒、尙勤慎無間者、萬萬倍、吾輩無明童蒙、日常言行語動、間苦樂實況、是非實際、多茫然不自覺、而慈母心中、則了了也、一依兒之盲目意志、東則隨東、西則隨西、終願因勢利導、且夕可祛其惑、故有所謂隨宜說法。

藥草喻品又云、「如來於時觀是衆生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爲說法、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是諸衆生聞是法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能、漸得入道、」如是衆生節節濡澤、節節上進、然所謂慈母者、迄未思念此乃我之利他也、或願大利小、亦未嘗計較也、且始終平等一味、未嘗稍二其懷、如攝論頌曰、「諸佛事相雜、猶如大海水、我已現當作、他利無是思、」無性釋文曰、「此頌顯示成熟甚深、諸佛事相雜者、謂諸如來所作一切利益安樂有情事業、展轉和同、合成一味、不可分別、一切同作魚等饒益、我已現當作他利無是思者、離功用

心思惟他利三時差別，而能任運起利他事，如帝釋等末尼天樂，雖無思慮而有作用，一綜上以觀，三藏十二分教則皆隨宜說法，任運佛事耳。

成唯識論述記云：一如來說教，隨機所宜，機有三品不同，教遂三時亦異，諸異生類無明所盲，起造惑業，迷執有我，於生死海，淪沒無依，故大悲尊初成佛已，仙人鹿苑轉四諦輪，說阿笈摩，除我有執，令小根等，漸登聖位，彼聞四諦，雖斷我愚，而於諸法，迷執實有，世尊爲除彼法有執，次於鷲嶺說諸法空，所謂摩訶般若經等，令中根品，捨小趣大，彼聞世尊密義意趣，說無破有，便撥二諦性相皆空，爲無上理，由斯二聖互執有空，迷謬競興，未契中道，如來爲除此空有執，於第三時演了義教，解深密等會，說一切法唯有識等，心外法無，破初有執，非無內識，遣執皆空，離有無邊，正處中道，於真諦理，悟證有方，於俗諦中，妙能留捨，一此述如來隨宜說法次第，甚合今人所見，蓋應身佛釋迦未般涅槃時，多對小根明人無我，而有今之四阿含，然細按尋阿含意旨，多爲大乘發展之根本，或當時人所記，特順己情，而彰顯人無我，後小乘各部均遵經演論，由探討細微，漸多異釋，以經爲量者，得佛定旨偏詳，大眾進取者，重智根力頗猛，三者浸潤激盪，入大乘定始獲見法佛，於是或爲受用佛所加被，而定中說法，或面對受用佛法身佛，而親證所說，大乘經論，即由是出，其所以層層遞演者，非無機感致之，實則說者本無偏執，平等平等，而緣者轉轉執取，豈不賴憑方便以撥遮者哉，大乘經中空宗般若亦確較有宗深密等爲早出，觀之龍樹先無著而弘三論理，無著等後龍樹而宏瑜伽宗，其迹可顯，以經略論詳，經應先導故。

大乘經非佛說問題，今古聚訟，迄不甘休，審其癥結點，乃在「佛說」一詞之意義各守一端，如分剖明析，則諍論冰釋，小乘獨謂阿含爲佛說者，專指丈六莊嚴之應身佛，即攝論所說「從觀史多天宮現沒、受生、受欲、踰城出家、往外道所、修諸苦行、證大菩提、轉大法輪、入大涅槃」之變化身是，後來大乘中人，所謂見佛，多由定中證謁法身，或參與諸佛衆會所顯之受用法樂境界，不過應身化身，均依法身而有，故佛說法，如解爲最清淨法界等流妙音，義既洽當，含攝且廣，小乘所約，不同大乘，正不必互相諍是論非也。

今可舉數例，以顯大乘經之由起，如十地經文，乃金剛藏菩薩蒙佛加被所說，其經云，「爾時金剛藏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入菩薩大乘光明三昧，爾時，金剛藏菩薩入是菩薩大乘光明三昧，即時十方過十億佛土微塵數等諸佛世界，有十億佛土微塵數諸佛，皆現其身，同名金剛藏，是諸佛如是讚言，善哉善哉，金剛藏，乃能入是菩薩大乘光明三昧，復次，善男子，如是十方十億佛土微塵數等諸佛，皆同一號，加汝威神，此是盧舍那佛本願力故，……復次，善男子，汝當辯說此諸法門差別方便法故，承諸佛神力如來智明加故，……爾時，諸佛與金剛藏菩薩真實無畏身，與無障礙樂說辯才，與善淨智差別入，與善憶念不妄加，與善決定意方便，與徧至一切智處，與諸佛不壞力，與如來無所畏不怯弱，與一切智人智無礙分別法正見，與一切如來善分別身口意莊嚴起故，何以故，以得菩薩大乘光明三昧法故，亦是菩薩本願起故，善淨深心故，善淨智圓滿故，善集助道法故，善修本業故，念持無量法故，信解清淨光



明法故，善得陀羅尼門不壞故，法界智印善印故，爾時十方諸佛不離本處，以神通力皆伸右手，善摩金剛藏菩薩摩訶薩頂，諸佛摩金剛藏菩薩頂已，爾時金剛藏菩薩即從三昧起，起三昧已，告諸菩薩言，諸佛子……」經文顯了，謂此菩薩入光明定，種種自由，與佛合德，得佛加被，再從定起，而說是經。

勝鬘經之緣起，頗饒趣味，今不煩摘錄，以憑神嚮，經首日：「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波斯尼王及末利夫人信法未久，共相謂言，勝鬘夫人是我之女，聰慧利根，通敏易悟，若見佛者，必速解法，心得無疑，宜時遣信，發其道慧，夫人自言，今正是時，王及夫人與勝鬘書，略讚如來無量功德，即遣內人名旃提羅，使人奉書至阿輸闍國，入其宮內，敬授勝鬘，勝鬘得書，歡喜頂受，讀誦受持，生希有心，向旃提羅而說偈言，我聞佛音聲，世所未曾有，所言真實者，應當修供養，仰惟佛世尊，普爲世間出，亦應重哀愍，必令我得見，即生此念時，佛於空中現，普放淨光明，顯示無比身，勝鬘及眷屬，頭面接足禮，咸以清淨心，歎佛實功德。」以下經文，皆勝鬘對佛自陳所悟，此段經文，貌似神話，然亦可依平淡觀點爲釋，即勝鬘夫人聰慧善悟，由其父母所書少文略讚佛德，而能證會佛體，知其廣義，蓋人人均有佛性，豈待外求，可知天下事之難能者，亦有所所以易也。

復次，大乘論中之攝大乘論，相傳即阿毗達磨大乘經中一品所含法義，由無著略釋究竟而成，但該經曾有明文與否，不可知，或其經之攝大乘品即略明十相殊勝，而無如是之詳也，然說此論者，亦對法佛或受用佛而顯陳其義，惟恐稍異佛見故爾，雖謂此論亦佛所說，無何不可，如彼論首云，「阿毗達

磨大乘經中、薄伽梵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薩爲顯大乘體大故說、「無性釋云、「由佛現見、佛所開許、而宣說故、名世尊說、如十地等、是故先說薄伽梵前、「十地」蓋指十地經、「等」乃指勝鬘等、已如前說、世親釋云、「依止何義、從何所因、而作是說、廣博所知深大法性、若離諸佛菩薩威力、誰於此中能造釋論、「廣博所知深大法性、即指阿毗達磨大乘經所開顯義、此義非由諸佛菩薩顯現威力、無能方便說示者、諸佛菩薩所顯之威力、均法界無間等出、所顯能顯、本不可言異、幻有所能、又威力願力之所致也、原來無間、竟顯有間、但有間密爾、實順無間、實即無間、其力之所以云威、蓋由是乎、或凡有執情、無不感其力之威迫、義亦可爾、凡大乘經論緣起、均可以上三例比知、

無論就十方橫取、或就三世豎看、均依法身而顯業用、攝大乘論云、「應知如是諸佛法身、於一切時能作五業、一者、救濟一切有情災橫爲業、於暫見時、便能救濟盲聾狂等諸災橫故、二者、救濟惡趣爲業、拔諸有情出不善處、置善處故、三者、救濟非方便爲業、令諸外道非方便求解脫行、置於如來聖教中故、四者、救濟薩迦耶爲業、授與能超三界道故、五者、救濟乘爲業、拯拔欲趣餘乘菩薩、及不定種姓諸聲聞等、安處令修大乘行故、於此五業、應知諸佛業用平等、一歷史上所見之所有佛藏、不外此五業之痕迹、其業用平等平等、歸根無歧、若另依三藏之詳略總別、成先後次第、宛然有因果脈絡可尋處觀之、則通一佛事之流行耳、故無論大小乘、經與論、統稱「佛教」、「確係正見、主張佛三時說法之解深密經、亦不踰此義、即俗間歷史家、苟精確調查所當參考之材料、吾敢斷言無有二說、解深密經云、「世尊、初於

一時在婆羅尼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爲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甚奇甚爲希有，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爲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爲奇有，而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爲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爲希有，於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眞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據此經文意，則一部佛教史無非爲顯一大事因緣，即究竟開悟佛之知見也，如法華經方便品云，「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 三 辨 名

阿賴耶識有多名字，猶之一人有多綽號，每一綽號表一特徵，此每一名各對一義，所依體一，位分有別，有情中有成就此義，有成就彼義，此義彼義，均不出乎一識總義，成唯識論云，「然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今統計之，共得二十四名，每名含義若何，願略述及。

一者、根本識、大衆部立、諸識依此如枝等依根、故有此名。

二者、攝識、亦爲摩訶僧祇部立、如誦讀書句、後後熟記之果效、統攝前前諸遍之功力、

三者、同隨得、一切有部所立、同者、伴同不離義、隨者、順隨善惡無所妨礙、得者、不遺失義、

四者、無失、正量部立、如操左卷、諸業由而不失、

五者、有分識、上座部及分別論者所立、有、指三有、即欲有、色有、無色有、或指七有、詳當後說、分者、因也、爲諸有之因、故名有分識、

六者、窮生死蘊、化地部立名、窮盡生死、此識續生未嘗捨也、

七者、顯識、出無相論、云是識能顯六塵五根等、又能顯現轉識、心心所等、

八者、本識、爲一切法根本故、如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無相論云、「一切有爲種子所依止、」

九者、現識、楞伽經云、「諸法皆於本識上現故、」又云、「又自心所見身器世間、皆是藏心之所顯現、」又云、「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爲因、」

十者、分別事識、亦簡名爲識、無相論云、「問、此識何相何境、答、相及境不可分別、一體無異、問、若爾、云何知有、答、由事故知有此識、此識能生一切煩惱業果報事、譬如無明當起、此無明相境可分別不、若可分別、非謂無明、若不可分別、則應非有、而是有非無、亦由有欲瞋等事知有無明、本識



亦爾、相境無差別、但由事故、知其有也。」楞伽經云、「分別事識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爲因。」然經文乃指轉識非本。

十一者、第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如是排列、此居第八、即名第八識、了義燈云、「從末向本、數爲第八。」

十二者、轉、無相論云、「與諸法爲依而生起故。」按轉有轉起義、彼論又云、「識轉有二種、一、轉爲衆生、二、轉爲法、一切所緣、不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識轉作二相貌也。」

十三者、第一識、能變識有三、此居其首、故名第一識、無相論云、「次明能緣有三種、一、果報識、即是阿黎耶識、二、執識、即阿陀那識、三、塵識、即是六識。」按此三能緣識、即指三能變識、而阿陀那識、即唐譯末那識、然第七意作阿陀那、與執受識之音譯相混、殊不相宜、雖云執義、乃我執義、非執受義、於此應辨、其論復云、「此識及心法、但是自性無記、念念恒流、如水流浪、本識如流、五法如浪、乃至得羅漢果、此流浪法亦猶未滅、是名第一識。」有云、從本向末、說爲第一。

十四者、所知依、世親攝大乘論釋云、「所應可知、故名所知、所謂雜染清淨諸法、即三自性、依是因義。」

十五者、緣、辨中邊論云、「能緣事識故。」其頌云、「一則名緣識、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別、推心所。」爲諸受者識等之生起緣故、名之爲緣。

十六者、宅識、無相論云、「一切種子之所棲處、」

十七者、無沒識、無相論云、「一切諸種無所隱沒、故無沒也、」按此所說與正量部大同、

十八者、種子識、能徧任持漏與無漏諸種子故、由此而生諸染淨法、

十九者、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聚故、唯識述記云、「梵云質多、此名心也、攝論第一云、由種種

法積集種子等、即積集義是心義、集起義是心義、以能集生多種子故、或能熏種於此識中、既積集已、後起諸法、故說此識名爲心義、心意識中、心之心也、」此處積集集起義、頗吃緊、希善鑒納、此識爲諸心中之心、故名爲心、

二十者、執持識、梵云阿陀那識、成唯識論云、「執持種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又唯識述記曾分此識爲三位、此名則正當第三位、如彼文云、「三、相續執持位、謂從無始乃至如來盡未來際、利樂有情位、謂名阿陀那、此云執持、或名心等、」而攝論第一云、「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執受一切有色根故、一切自體取所依故、所以者何、有色諸根由此執受、無有失壞、盡壽隨轉、又於相續正結生時取彼生故、執受自體、是故此識亦復說名阿陀那識、」以攝根取體勝故、如是偏說、

(未完)

# 禪宗研究

蕭鍊塵

## 一 緒 言

幼年聞人讚揚佛法，廣大精微，無所不包，當時因求知心熾，對於人生究竟暨世界本源，百思不得其解，求之於中西哲學，迷悶益深，乃發愿研究佛學，祇以指導無人，偶得宗門著述數種，如獲異寶，初閱禪師語錄，如蚊子上鐵牛，全無入處，但喜其空靈超脫而已，中年以外緣所牽，不能專心辦道，然心慕禪宗，固已久矣。

半生奔馳，諸苦備嘗，近數年來，以煩惱因緣皈依大法，始捨去俗學，徧閱經論，如窺人子乍入寶肆，目迷五色，不知何取何求，循行數墨，無異於入海算沙，求之愈切，失之愈遠矣，此時見解稍趨平穩，從前欣慕頓悟，今日方知頓悟亦從漸修得來，從前重法性而忽法相，今日方知性相一體，宗法性者不可不知法相，以此見解修習唯識暨其他法門，以導夫參禪之先路焉。

## 二 教外別傳

學禪宗者應知禪宗之禪與禪那之禪不同，達磨未來，諸家所解皆隨信行，唯達磨所傳，頓同佛體，迥異諸門，乃隨法行，直接上根，見性成佛，整個佛法中之唯一方便法門也。

六祖以前之禪，如達磨祇教二祖外息諸緣，內心無揣，二祖種種說心，達磨祇遮其所非，不爲說無

念心體、六祖以後、如華之爛熳、若臨濟之三玄三要、曹洞之君臣五位、前後顯有差別、禪既傳佛心印、門庭施設何以相異、若此、蓋六祖以前、人之根器厚習氣薄、即心是佛、當下承當、更無疑惑、既無大疑、故不用種種方便手段、六祖以後、人之根器薄而習氣厚、知見日增、執着益固、病症深重、醫藥自不得不異、非心性不同耳。

若以佛法論、傳外無教、教外無傳、禪宗乃教之一派、若以修行言、不但修禪者須知教外別傳、即習教者亦當知教外弘旨、方無指月之譏、所以居靜禪師說禪十要、首須信有教外別傳、次須知有教外別傳、自世尊以正法眼藏、微妙法門、咐囑迦葉、袈裟示信、二十八傳至達磨東來震旦、傳法度迷、至六祖衣止不傳、此時教外別傳爲人共知共信、毫無疑情矣、自唐宋以降、禪宗盛極一時、當時奇偉英俊之士、相率而入宗門、一經徹悟、率能來去自由、或現神通、或有瑞應、宇宙間惟真理久而愈明、設非此宗得佛真傳、妙合佛心、何能有若大之勢力、若許之人才乎、今日所以衰微者、爲整個佛法問題、際此末法時代、衆生緣慳而障厚、然非不可移之定命、惟吾人之一念發心、自有佛菩薩陰相之默佑之、若多人發心、應世菩薩自能乘願而來矣。

禪非空非有、偏於空則枯、偏於有則滯、達磨東來、直指人心、不立文字、惟以楞伽金剛印心、楞伽說有、金剛說空、迨黃梅教人看金剛經、六祖又由金剛悟道、自後一華五葉、不得不受空宗影響、此由於震旦種性、自然而成、禪蔽之流於空、蓋有由來矣、可惜北宗神秀禪師、在南宗看來、不成爲禪、然一時時勤



拂拭、勿使染塵埃。」爲修道者必知必由之路、須知頓悟必由漸修、有不修而悟者、亦必多生修得、夫一聞千悟、不假修持、千萬中一二人而已、其餘仍須時時拂拭、方能悟得本來無物耳。

### 三 卽心是佛

吾人求佛於心外、愈求愈遠、但所謂心者、妙明真心、非生滅妄心耳、一知半解者流、誤解唯心唯識、以爲無佛無天堂無地獄、一切皆無、此斷滅之見、學佛者所大戒、寧可起有見如須彌、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錯解名言、妄情卜度、爲學禪者所禁忌、自慧眼觀之、一切山河大地諸有爲法、無不空幻、汝能空諸所有、方可說佛與衆生天堂地獄皆空、否則生時明明見山河大地、死後明明有地獄天堂矣、凡佛法上之「空」「無」非頑空虛無、學禪者若隨語生解、正所謂作鬼家活計也。

所謂心者既爲涅槃妙心、妙明真心、本覺佛性、三藏十二部千言萬語、無非表明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楞嚴經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譬如遊廬山者、車行舟行步行飛行、程途有遠近、勞逸有不同、其目的地實無二也、且居北者向南、居南者向北、東西亦然、明乎此則知孔孟仁義、東西賢哲所說、雖有淺深不同、決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蓋世界眞理無二、仁智所見不同而已、明此理方可參禪。

此心不可以知見求之、一涉思維、便入第二頭、蓋此爲吾人本來面目、能思者爲第六識、執我者爲七識末那、佛性非見聞、亦不離見聞、三平義忠禪師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更無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見聞之與佛性、喻如水波、如第二月、

此事既爲現量境界，不可以情測智知，故宗門用種種方便手段，教人自見自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黃龍寶覺禪師謂黃檗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是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宗門最忌爲人說破，若非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撲鼻香。學者但自參究，必有疑心頓息之一日。

但有一事應注意者，此心悟了同佛齊祖，未悟仍是藏識，執持一切種子，隨其善惡業緣浮沉三界，岑大悲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認賊爲子，必致劫其家珍，豈可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頰耶。

#### 四 不立文字

學佛者不當依文解字，執指爲月，所謂法尙應捨，何況非法乎，必須超出文字語言之外，方有少分似處。古德偈云：「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成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橫樁舊處尋。」又云：「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神仙，莫看神仙手中扇。」蓋宗門爲人解粘去縛，以楔出楔，若拘執於文字語言，則是病去而不捨藥，或服藥以生病矣。故宗門記述入道因緣，名曰公案，亦恐人爲相所縛，一切語句無非形容此事，橫說豎說，不過明此一心，若作奇特事會，千里萬里矣。

既知宗門文字非文字，則棒非是打，喝非是叱，呵佛罵祖非呵罵矣，乃至揚眉瞬目，擎拳舉指，豎拂拈槌，張口吐舌，持叉輞珠，打鼓吹毛，一默一言，一舉一動，皆是親切爲人處，則呵佛罵祖實是無限慈悲。

如人問雲門如何是佛，曰：乾矢橛。世尊生時，手指天地，曰：唯我獨尊。雲門曰：若使老僧看見，一棒打殺，喂狗子喫。德山曰：一部大藏爲拭不淨紙。又曰：說什麼祖師，喚來與老僧洗脚。學者遇此等語話，祇當作一藥一看，但求治病，沒教你品評滋味。大慧禪師說禪曰：一頻呼小玉原無事，爲教檀郎識伊聲。一若作艷詩看，是汝淫心未死耳。

悟得本來無一物，悟與所悟，尙須一併吐却。若有一物，即被一物縛，比作金屑雖貴，不着眼中。佛雖獨尊，若希求於心外，不重己靈，便爲滲漏守見。佛爲衆生藥，若病去而不除藥，謂之能入佛界而不能入魔界，必也魔來殺魔，佛來殺佛，佛魔一如，方參得祖師禪。

宗門教人，未悟者經亦不許看，夫經爲佛說無上妙法，然衆生以緣心求之，得亦不真。參禪人若存許多知解，在在均是障礙。既悟之後，信口道來無不是，蓋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即此之謂。

六祖以後，宗門鼎盛，漚仰、曹洞、雲門、法眼、臨濟，分化一方，各以方便法門，接引後進，即在一宗一派之中，率皆是己而非人，各方語句，多斥爲邪解，此亦不可作是非見解看，仍是老婆心切，不惜入泥入水，以度人耳。爲自家門徒入道計，對於本宗，不令存纖毫之疑，對於他宗，絕其欣慕之念，如此方可以入道。譬如學淨者，當深信淨爲三根普被，利鈍齊收，橫超三界，爲最善之法門。學禪者，以禪爲傳佛心印，直接上根，見性成佛，爲最圓頓法門。其實人之根器不同，機緣各異，但能擇一門而入，及至證悟，無不咸同。若

一無所得，妄談三乘五教，性相淨禪得失異同，如說食數寶，有何益乎。

### 五 無情說法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蓋宇宙萬象，曾無心外之境，與心爲緣，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山河大地既爲心所表現，則風動旛動，無非心動矣，明乎心境一如，能所無二，則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東坡宿東林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此即所謂無情說法。

古人有見桃花而悟者，有過水睹影而悟者，有見吹毛而悟者，有擊石而悟者，有撥火而悟者，有隔江見剝竿而悟者，有踏橋板墮下而悟者，有運槌破土而悟者，有聞簷前雨滴而悟者，有捲簾有落水，有滅炬，有聞鈴聲，有上廁捫鼻，均成妙悟，蓋參究已深，時節因緣到來，有觸即悟，如睡忽醒，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外得，若不知參修，念念向外覓無情說法，失之遠矣，日承陽禪師云：「汝若爲法不惜身命，則山河大地爲汝不惜法。」汝無捨身爲法之心，山河大地雖說法，汝亦不聞不悟也，故自慧眼觀之，無俗不真，自肉眼觀之，無真不俗，知本者大地無非是藥，不知本者臨河渴死人。

### 六 看話頭

持戒爲學佛根本，不持戒而修，如煮沙不能成饌，若二祖之入酒肆屠坊以調心，丹霞之聞戒掩耳，乃進一步不持而持，所謂非公境界，吾人無超佛越祖之德，豈可妄效妄談乎，其次應習定修止觀，能制



心不攀緣不散亂，方能參禪。達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夢想。試觀古德爲法忘身，立雪斷臂，坐破七個蒲團，三登投子，九上洞山，精勤如此，豈能不悟。今人以游戲好奇之心，妄想卜度，僅看一二話頭，便自謂參禪，戒定全無，如何生慧。如此而謗如來法輪，疑參禪爲無功，真可憫憐者矣。

行住坐臥皆可參究。趙州除二時粥飯無雜用心處，若祇能在靜處參，在動用上無力，所得必不能自在也。參時隨意選擇一話頭，如「念佛者誰」、「萬法歸一，一處何處」、「狗子無佛性」、「庭前柏樹子」、「無位真人是什麼」、「量簡單者祇參一，是甚麼」、「均無不可，既選定話頭，以悟爲度，萬不可更改，須知悟不悟在乎參究力不力，不在話頭難易也。

參時應放下衆緣，一切攀緣妄念，完全斬絕，祇下深深疑情，萬不可用心思去想，此事非關理解，一涉思維，千里萬里矣。參時如念慮紛飛，萬不可急惱悔恨，情生則智隔，如擾混水，不能燭照矣。此時任其生滅，知妄想無端，則妄念自息，或提起話頭，以斷紛擾，如雞抱卵，全副精神用在一處，直參得智枯情竭，水盡山窮，必有柳暗花明之境，則雲開月現，陰霾全消，大事已畢，豈不快哉。

生死事大，吾人歷劫無明習氣，豈一朝一夕之力可以破除，必以大勇力着大精彩，先難而後能獲，念佛是先修後悟，參禪是先悟後修，然有念佛得三昧而悟者，亦有參禪不悟以待來生者，但功夫決無唐捐可斷言也。夫散心念佛，尙種道種，無意聞佛字，尙能發爲大果，况持戒修定，念念參究，而無益耶。

## 七 證 悟

信解行證、爲學佛者四步功夫、雖學淨者最終亦期花開見佛而開悟、况佛法非玄虛渺茫、人人依法修行、均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作者不敏、雖鑽研故紙多年、實無所悟、偶有所解、亦屬空談、然於宗門道理、信之頗深、本文所談決不背正見、多所引證者、爲堅初機者信仰而已、

或曰、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尙難成就、宗門一時方便接人、便能超佛越祖、未免言之太易、豈不知學佛者不可存難易之見、時期久暫尤不必關心、須知空間時間、二俱假名、未悟人妄計有無盡之時與無涯之空、既悟之人、則虛空消隕、一念萬年、若眞悟得本、自知修與不修、

世尊見明星而悟道、說法四十九年、每次法會、得證悟者甚衆、楞嚴二十五聖、各以一緣入道、所述悟境、可以印證、東土傳燈所載、各祖師悟道情形甚詳、乍悟時如桶底脫落、如冷灰爆豆、虛空迸裂、大地平沉、從前所疑、渙然冰釋、或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此種境界固非拘墟之士所知也、宗元庵主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着、噫、在這裏、開了鎖頭、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誠爲妙喻、

悟了以後、不改舊時人、所謂悟了同未悟、然而水之於冰、金之於鑛、同而不同矣、亦有未悟不異常人、悟後或現神通、或知未來、或伏虎降龍、或天神供養、如鄧隱峯飛錫騰空、以息戰爭、仰山感動羅漢三次降臨、種種奇蹟、不可勝紀、各祖師咸不願以此惑衆、故自隱闕耳、至於來去自由、解脫自在、去時現瑞

應異相，比比皆是，尙何疑哉。

但應注意者，學人忽得神通，或現異相，千萬不可自喜，急宜拋去。若心念一移，必入魔道。叅禪之人，如忽然大悟，無量歡喜，急宜收拾，強自抑制。若收拾不得，則有不甯之疾。成失心之患。憨山有法侶，忽然得悟，喜不自勝，口鼻歪斜，如患風疾。當時若有人痛打一頓，按之使睡，方可甯靜。學禪者不可不知。

學人如牧水牯牛，勿令犯人苗稼。迨至成爲露地白牛，常在目前，揮之不去，方始到家。趙州四十年方打成一片，青原惟信禪師云：「三十年前未叅禪時，見山是山，水是水，及至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是山，水是水，故必大死大活，自在得用，生死到來，方作得主宰，不爲陰境所轉矣。」

## 八 機語研究

作家相遇，談禪印心，非道遺時光也，非逞口舌之辯，爭奇鬥勝也。因此事非言語思想可以表達，故以善巧方便，橫說豎說，若死於句下，眞笨伯矣。悟道之人，看諸方奇特語句，無一句而不平實。後人本未嘗悟，徒驚名高，竊取宗門習用語句，變本加厲，聞者又以意爲解，所謂野狐禪。夫不得謂得，不證謂證，犯大妄語戒。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必須一一自胸襟流出，亦必一一能消歸自己，方謂之禪。

宗門所說無非此心，如豎一指，所表者此事。拄杖子，拂子，竹篋，淨瓶，燈籠，露柱，凡舉目所見，無非此事。人人現成，當下承當，更無可疑，稍涉思維，對面千里，會得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知有底人，率意

問答、非擬議思量可及、如於百步外箭鋒相抵、巧力之所不及、茲錄數則、以見一斑、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會轉法輪耶、

世尊婆心、文殊一請即轉法輪、若作世尊咄文殊會、即叅不得禪、此事說似一物即不中、非心非佛、非物、即心即佛、即物、世尊不說之說、乃真說也、

淨居尼叅雪峯、師曰、汝名甚麼、尼曰、玄機、師曰、日織多少、尼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師曰、袈裟角拖地也、尼回首、師曰、大好寸絲不挂、

僧問禪師、什麼是一絲不挂、師曰、不挂什麼、僧曰、不挂一絲、師曰、好個一絲不挂、

悟得本來無物、自然無處可着塵埃、且無塵埃能着、若顛頭播腦、尙得謂之寸絲不挂耶、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有喚即應、是真佛性、應恁麼會、擬議即差、國師老婆心切、不惜入泥入水、侍者不會、却成孤負、有僧叅禪不悟、懶於訪道、其師兄曰、路上一切事我替代你、惟有負着死屍走路、替汝不得、其僧大悟、吾人有喚即應、拖着死屍者即是、更馳求什麼、

石頭希遷叅行思禪師、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



此事爲吾人本分上事，不干達磨來與未來，雖然如此，貧子衣上之珠，演若達多之頭，若無人指示，亦不知本有，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亦祇度人，生死二見而已。

泰上座舉起拂子曰：若有人作得道理，即與之。仰山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得。仰山乃掣將拂子去。

五祖表自禪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有僧徑造丈室，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

若問此事，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非情識所到，非思慮可及，須當下承當，直心會取，祇此直下承當，多少學人透不過去，故不肯覺合塵，即觸途成滯。普賢元素禪師偈云：「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

凡有所問，皆教人自答自肯，妙不可形容，又有答在問處，如人問什麼，是曹溪一滴水，答曰：曹溪一滴水。龐居士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其女靈照曰：老人大作這個語，士問靈照，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唐文宗見蛤蜊中菩薩相，問終南惟政禪師，師曰：此現身說法。帝曰：菩薩已現身，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

于頓相公問紫玉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

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

欽山文邃禪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粗牛。」師曰：「第一義何在？」

每閱公案語錄，有會心處，但覺一片靈光照人，不可逼視，不復見有文字相。古人以「如大火聚」形容此事，恰當已極。若作謎語猜測，以祖師捨身命得來大法，作怡悅性情之具，罪過匪淺矣。昔有禪師作偈云：「佛偈曰：『一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一華嚴道隆禪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此偈虛空釘橛也。」乃曰：「虛空釘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安着佛階梯。」參學人當知所戒。

宗門妙諦，非謗陋者所可妄談。本篇爲便初學，略示筌蹄而已。至於五宗異同，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曹洞君臣五位，偏正廻互，以及如來禪，祖師禪，法身向上事，末後句，最後牢關等，容再陳其固陋，以就正於有道海內大德。若能匡其不逮，當至誠接受，馨香切禱焉。

## 六朝佛寺考

劉澤民

寺塔之建，源於天竺，吾國仿行，莫詳伊始，相傳阿育建塔，徧於閩浮，震旦境內，亦有其二，又傳秦氏肆虐，坑焚儒士，竺僧十八，亦罹斯厄，似中印交通，爲時甚遙，然史闕有間，稽考爲艱，以迄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神京立白馬之寺，石室藏浮屠之典，簡策所載，始有可徵，嗣後三支安清，廣譯經典，眞如之旨，於茲彌彰，炎漢運盡，三國鼎立，康僧會營茅茨於南，竺法時立羯磨於北，大僧沙彌，規律乃定，邇後朱士行求大法於西域，竺法護齋佛典歸中土，捨身行道，克竟所志，嘉惠後人，有足多者，五胡肆虐，荼毒禹域，佛圖澄默運神功，化及兇暴，啓彼慈悲之念，遏其殺伐之心，澤被生民，實非淺鮮，迨至符姚二秦，譯梵書於關內，慧遠法顯，建道場於江左，天竺聖典，風靡華夏，佛法光大，如日方中，南北分治，伽藍愈衆，南之建康，北之洛邑，寺逾千百，僧至億萬，可謂盛矣，惟趨向奢靡，漸失本眞，重形式而遺精義，祈福澤而忘蒼生，是以粟罄於惰遊，貨殫於土木，吏空於官府，兵挫於行間，風俗頹敗，姦宄弗勝，有識之士，愍焉憂之，然此乃傳者之過，非泥洹之道然也，今遊其故墟，縱覽遺跡，莊嚴之蘭若，瑰瑋之雕刻，猶有存者，北之雲岡，南之龍門，千佛之崖，莫高之窟，皆足使人留連忘返，徘徊弗去，誠二千年來信士之偉績，亦我佛呵護之功有以致之也，余讀洛陽伽藍記，頗愛好之，惟其所載，地只洛陽，時限魏代，僅供文人之賞玩，不足學者之研究，竊以爲佛性雖在人心，弘揚須賴僧衆，故僧伽所在之地，即佛教傳導之區，近代省府州縣諸志之中，常

附有佛寺一門，而趙宋以前，則搜集爲艱，余竊不自量，擬將自古迄今震旦境內佛寺興廢之跡，變遷之由，彙爲一帙，以便觀覽，名曰神州佛寺志，荏苒數年，僅成六朝一期，因分別部居，列舉其目，略爲論叙，以供世之同好焉。

### 第一名 都

都城爲一國施政中心，故可由此窺見該國對佛教之崇尚如何，六朝之時，南二北五，除洛陽、長安、建業，常爲大帝國之政治中心，且建都之時較長外，其餘如恒安、鄴縣、太原、江陵，或竊據一時，或地僅一區，然其佛教之興盛，有足多者，茲俱論列於後焉。

一、洛陽 洛陽本東周大邑，後漢故都，自白馬建寺，石室藏經，中國佛教，實始萌芽，永平以降，寺塔漸繁，洛陽伽藍記謂，自項日感夢至晉永嘉，有寺四十二所，又謂晉三十二寺，則是晉前所建爲數凡十，今唯白馬、法王、菩薩、慈雲，名傳於後，西晉三十二寺，可知者十，即大市寺、石塔寺、興聖寺、滿水寺、太康寺、竹林寺、東寺、西寺、東中或作東于寺、法華寺，是也，晉後五胡雲擾，疆域靡定，洛陽一地，四戰之衝，時而南歸，時而北屬，兵燹之餘，寺塔無幾，元氏戡定北方，重建洛邑，復興佛事，廣樹伽藍，故京城二百里內，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亦云盛矣，迨後爾朱作亂，寺塔蕩然，天平遷都之時，僅存四百二十一所，故伽藍之數，銳減於前矣，洛陽伽藍記僅載其概略，今據而誌錄，並爲補充如左。

#### 1 城內

永寧寺 建中寺 長秋寺 瑤光寺 景樂寺 昭儀尼寺 願會寺 胡統寺  
光明寺 修梵寺 嵩明寺 般若寺 景林寺

2 城東

明懸尼寺 龍華寺 纓絡寺 宗聖寺 崇眞寺 寶明寺 魏昌尼寺 景興尼寺  
莊嚴寺 秦太上皇寺 正始寺 平等寺 景寧寺 建中寺

3 城南

景明寺 大統寺 秦太師公東寺 秦太師公西寺 報德寺 文覺寺  
三寶寺 寧遠寺 承光寺 正覺寺 龍華寺 追聖寺 歸正寺 菩提寺  
高陽王寺 崇虛寺

4 城西

冲覺寺 宣忠寺 白馬寺 寶光寺 法雲寺 雲僊寺 開善寺 追光寺  
融覺寺 大覺寺 禪林寺 永明寺 靈覺寺 宣忠寺

5 城北

禪虛寺 凝圓寺

6 洛陽附近及不知確實地點者



憑王寺

齊獻武王寺

龍華寺

普通寺

大定寺

彌勒寺

(附注)寺名有重複者乃兩人或兩地所立下仿此

二、長安。長安建寺莫知所始，然觀歷代三寶紀卷第六，竺法護以晉武帝太始二年於長安青門內白馬寺出須真天子經，元康七年於長安西寺譯金剛薩菩薩行經，而護又自立寺於青門外，愍帝居陽九之會，處累卵之危，尚立通虛白馬二寺，則立寺之風，蓋濫觴於曹魏，漸盛於西晉，可知也。迨二秦建都於此，承數代廢棄之餘，曠絕朝市，民俗荒蕪，號數伽藍，歸信渺寡，三千德僧，同止一處，世稱大寺，非是本名，中構一堂，權以草苫，即於其內及逍遙園二處翻譯法寶，遠被瑞驗，數現，因立僧官，俸侍中秩，置兩都錄，緝五部僧，昭玄之興，實自此起，及赫連氏肆虐關中，道俗少長，多見坑戮，而佛教衰微矣，佛狸滅法，事起關中，首禍之區，受害特甚，後禁令雖除，而元氣迄未恢復，故元魏一代，關中名僧，殊屬寥寥，西魏建都長安，衢街稍整，君臣上下，競樹伽藍，迄於周世，關中凡寺九百三十一所，及武帝興，遂復受摧殘矣，茲舉長安寺名如下。

- |                        |                        |     |     |     |      |      |      |
|------------------------|------------------------|-----|-----|-----|------|------|------|
| 白馬寺                    | 燉煌寺                    | 西寺  | 通靈寺 | 通虛寺 | 草堂寺  | 常住寺  | 京兆王寺 |
| 大乘寺                    | 中寺                     | 五重寺 | 陽平寺 | 大石寺 | 石羊寺  | 瓦官寺  | 五級寺  |
| 薛尚書寺                   | 六重寺                    | 聖母寺 | 陟帖寺 | 中興寺 | 大中興寺 | 般若寺  | 大追遠寺 |
| 陟岵寺 <small>西魏立</small> | 陟岵寺 <small>北周立</small> | 魏國寺 | 中興寺 | 突闕寺 | 四天王寺 | 大興善寺 | 法王寺  |
| 彌勒寺                    | 會通寺                    | 崇華寺 | 寧國寺 | 會昌寺 | 永寧寺  | 淨影寺  | 天寶寺  |

光明寺 仙遊寺 酬德寺 大福田寺 福田寺 太后寺 櫻欄寺 竹林寺

繫頭山寺 歸義寺 悟真寺 安政寺 乾宗寺

三、恒安、後魏建國平城、號為恒安之都、即馬邑郡之雲內也、道武、明元、文成、獻文、孝文諸帝、皆篤信佛法、興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鑿為窟、高十餘丈、東西三十里、櫛比相連、其碑略云、自魏國所統資賦、並成石龕、故其規度弘遠、所以神功久而不朽也、孝文遷都之前、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惟地處塞外、交通不便、自遷都之後、人跡罕至、北臺之地位、遂為五臺取而代之矣、寺名如下、

報德寺 鹿野寺 永寧寺 天宮寺 建明寺 思遠寺 八角寺 皇舅寺

懸空寺 覺山寺 同升寺 靈光寺 鎮國寺 護國寺 崇福寺 童子寺

能仁寺 華嚴寺 兜率寺

附 雲岡之佛洞

石 鼓 洞第一 寒 泉 洞第二 碧 霞 洞第三 靈 巖 寺 洞第四

阿彌陀佛洞第五 釋迦佛洞第六 準提閣菩薩洞第七 佛 籟 洞第八

阿闍 佛 洞第九 毗盧佛洞第十 接引佛洞第十 離垢地菩薩洞第十

文殊菩薩像第十 支 提 窟第十 萬 佛 洞第十 支 提 窟第十

第十七洞已毀 接引佛像第十 普賢菩薩像第十 接引佛像第十

阿闍佛洞第二十洞 阿闍佛洞第二十洞 寶生佛洞第二十洞 白佛爺洞第二十洞

自白佛爺洞以西，尚有十一洞，皆無主佛，總名曰千佛洞。

四、鄴。鄴縣本曹操受封所居之地，後趙石虎建都於此，後魏置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牧，建都於此，北齊因之，後周平齊，復改爲相州，初石虎尊信佛圖澄，佛教盛極一時，其後少衰，北齊文宣之世，誅滅李老，使歸佛法，十年之中，僧達二百萬，寺出四十千，周武平齊，蕩滅佛法，一時並盡云，寺名如下。

建賢寺	白馬寺	宗正寺	殷周寺	西明寺	禪果寺	安養寺	金華寺
昌定寺	官寺	中寺	受都寺	大覺寺	合水寺	淨域寺	報恩寺
大衍寺	定國寺	天樂寺	興隆寺	邵寺	雲門寺	鼓山寺	大莊嚴寺
寶明寺	顯義寺	總持寺	大學寺	廣國寺	石窟寺	彼岸寺	淨國寺
洪谷寺	定寇寺	胡山寺	報德寺	大慈寺	法喜寺	光融寺	廷尉寺
寶山寺	隆化寺	法藏寺	舍利寺	興盛寺	大興盛寺	大悲寺	普濟寺
天平寺							

五、建康。自孫權建都秣陵，稱爲建業，晉武帝世，改爲建鄴，愍帝即位，更名建康，揚州刺史駐焉，自吳大帝時，康僧會傳道江東，興立圖寺，是爲江南伽藍之始，東晉一代，遂漸增築，全國有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迄於梁代，號爲極盛，共有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而在都下者，計七百餘寺，侯景之亂，焚燒蕩盡，陳

氏繼統、大事修葺、高祖修治者三十二所、世祖六十所、高宗五十所、然終不逮梁氏之盛、全國所有者、僅一千二百三十二所而已、寺名如下、

建初寺 大市寺 法性尼寺 石佛院 (皆本寺異名或後日所改之名下仿此)

德潤寺

以上吳時所建

長干寺

阿育王寺 恩施忠寺 天禧寺 慈

高座寺

甘露寺 密寺 永寧寺

白馬寺

延興寺

建福寺

莊嚴寺

塔寺 謝鎮西 興殿寺

棲禪寺

何皇后寺

建興寺

彭城寺

祇洹寺

白塔寺 長慶寺 保寧寺

東安寺

瓦官寺

吳興寺 昇元寺 崇勝戒壇寺 鳳游寺

波提寺

臨秦寺

安樂寺

新亭寺

中興寺 天安寺

中寺

冶城寺

太后寺

法王寺

白塔寺

枳園寺

開福寺

景福尼寺 永福尼寺

越城寺

歸善寺

閉場寺

道場寺 明安寺

崇明寺

延賢寺

青園寺

龍光寺 月燈禪院

禪衆寺

護身寺

耆闍寺

祇闍寺 普緣寺

招提寺

簡靖寺

天寶寺

天保寺 均慶院

長壽寺

以上晉時所建

祈澤寺

治平寺

平陸寺

奉誠寺

高臺寺

鬪賓寺

道林寺

蔣山寺

竹林寺

迦毗羅寺

真際寺 寶戒寺

定林上寺

定林下寺

嚴林寺

宋興寺

興教寺

報恩寺

奉先寺 報慈院 能仁寺 (此非明之大報恩寺)

青園尼寺

南園寺

龍華寺

南林寺

永豐寺

長安寺

崇福寺

宋熙寺

善居寺

下雲居寺

竹園寺

鐵索羅寺

翠靈寺 妙果寺 瑞相寺

靈鷲寺

王國寺

延壽寺

延熙寺

烏衣寺

齊福寺

天竺寺

禪岡寺 司徒寺 法輪寺 南澗寺 大莊嚴寺 幽棲寺祖堂寺延壽院 何園寺 靈曜寺

多寶寺 北多寶寺 長樂寺 藥王寺 棲元寺 新安寺 外國寺 禪林寺

湘宮寺 興業寺 永安寺歸寂塔院 天寶寺 正勝寺 興皇寺 靈根寺 靈基寺

延祚寺正覺寺鐵塔寺 閑心寺 正覺寺 龍淵寺 靈味寺 隱靜寺 天王寺奉先寺寶光塔院

曠野寺禪居院崇果院崇因寺邱廡寺

以上宋時所建

建元寺 毗耶離寺 正觀寺 齊衆造寺 崇聖寺 孔子寺 大仁寺 興福寺

洞玄寺 山茨寺 太昌寺 隱靈寺 齊安寺妙淨寺 普宏寺 禪靈寺 集善寺法雲寺

法雲寺 石室寺 棲霞寺功德寺妙因寺普雲寺嚴因崇報寺虎穴寺 草堂寺寶乘寺 齊隆寺宣武寺 齊熙寺 齊古寺樂林院

勝善寺上雲居寺 法音寺 慧眼寺

以上齊時所建

智度寺 新林法王寺 永建寺隱靜院 无垢寺 佛窟寺崇教寺宏覺寺 仙窟寺 虎窟寺

常樂寺資善院福昌院 敬業寺 淨居寺 小莊嚴寺 光宅寺 明慶寺 蕭帝寺法光寺鹿苑寺 涅槃寺

翠微寺 皇宅寺 本業寺 解脫寺寂樂院百福院 淨名寺資福寺 幕府寺秀巖院 同行寺聖游寺寶林寺

法清寺昭文精舍 永慶寺白塔寺 勸善寺 開善寺古將山寺靈谷寺 慶雲寺 杜桂寺香林寺 觀音寺



資聖寺白都院 佛壇寺佛龕院 永泰寺淨果院 天光寺 建陵寺 棲隱寺 惠日寺

大愛敬寺壽寧寺 神山寺 永明寺 果願尼寺 須陀寺 頭陀寺天王院 猛信尼寺

福靜寺了緣塔院 靜福寺延福禪院 梁衆造寺 建業寺 慈覺寺 善覺寺 同泰寺淨居寺 圓寂寺 法寶寺 方樂寺常樂院

北寺 清玄寺清真寺 園居尼寺 禪巖寺 法苑寺廣化寺 大心寺 華嚴寺 化成寺

東林寺 蔣山頭陀寺普濟寺 萬福尼寺 本願尼寺 平等寺 普光寺

慈恩寺 善業尼寺 寒林寺 金口寺靈鷲院 隆教院 福興寺殊勝寺 天中寺 一乘寺四凸寺 歸來寺

飛流寺 甘露鼓寺 梁安寺 宣業寺 福成寺 定果寺 靈光寺 履道寺

渴寒寺 山齋寺 到公寺 景公寺 幽巖寺 青山幽巖寺 儀香尼寺

靈隱寺 宣明寺 天皇寺

以上梁時所建

懷安寺 慧福尼寺 國勝寺 揚都寺 棲靈寺 大皇寺 寶田寺 證聖寺

寶城寺衡陽寺 義和寺 四无畏寺

以上陳時所建

六、江陵 江陵隋屬南郡，南朝荊州所治也。自三國以來，迭爲南方重鎮。梁元帝建都於此，繼以後梁二帝，皆傾心佛教，躬自講解，故四十年之間，佛教大盛。伽藍達一百八所，山寺有青溪、鹿溪、覆船、龍山。

葑山等、並佛事嚴麗、堂宇彫奇、觀即發心、見便忘返、寺名如下、

長沙寺 上明寺 上明東寺 竹林寺 辛寺 禪房寺 承天寺 護國寺

高悞寺 琵琶寺 靈牧寺 五層寺 陟配寺 安養寺 青園寺 景福寺

禪慧寺 寶光寺 四望寺 玉泉寺 二聖寺 高陵寺 十住寺 傳慶寺

祇洹寺 天皇寺 開聖寺 大明寺 三層寺 四層寺 等界寺 青溪寺

鹿溪寺 覆船山寺 龍山寺 葑山寺

七、晉陽附太原郡晉陽為高歡根據之地、高澄高洋、相繼居此、置有別宮、以為臨時施政之所、北齊既建、

并州置此、故地位之重要、與鄴京相伯仲、此地佛教頗盛、風洞之石經洞內刻華嚴經於石柱凡一百二十六柱天龍山之造像凡二十洞其一

四洞為北齊所開有名於世、寺名如下、

大寺 大興國寺 童子寺 十力寺 淨名寺 阿育王寺 無量壽寺 大基聖寺

大慈照寺 大崇皇寺 靜林寺 甘露寺 三級寺 長國寺 天龍寺 鎮池寺

靈丘寺 玉像寺 興化寺 法華寺 永安寺 千佛寺 豐樂寺

### 第二名 山

佛教之在城市、與在山林、意趣有異、蓋城市人物輻湊、故弘法之士聚焉、山林景色清幽、故潛修之士赴焉、然城市之變遷無常、故莊嚴弘偉之伽藍、建設易毀滅亦易、而大山則無甚變遷、故往往可就其

遺址以推究當年之情形也，茲分叙如下。

一、嵩山、嵩山古稱中嶽，太室少室東西對峙，有輾轅之險，伊闕之塞，以密邇洛邑，故佛教特盛，龍門造像與雲岡並稱，寺名如下。

元領軍寺	劉長秋寺	閒居寺	栖禪寺	嵩陽寺	嵩顯寺	道場寺	少林寺
在孫寺	明練寺	碑樓寺	雙林寺	白馬寺	引水寺	淨土寺	千聖寺
定林寺	會善寺	壽聖寺	永穆寺	大德寺	中頂寺	升道寺	照樂寺
石窟寺	靈巖寺	乾元寺	廣化寺	崇訓寺	寶應寺	嘉善寺	天竺寺
奉仙寺	香山寺						

二、泰山、泰山古稱東嶽，爲歷代行封禪之地，顧在佛教，則不如他山之興盛，北魏孝文帝立石窟於此，高齊千佛崖石刻，亦頗有名，寺名如下。

朗公谷寺	思遠寺	光華禪寺	丹嶺寺	衡草寺	靈巖寺	四禪寺	
三五臺山	五臺山屬雁門郡五台縣，山有五峯似台故名，又曰清涼山，自元魏孝文帝經營石窟，王子捨身於此，遂漸成爲佛教之重地，駕恒安而上之，寺名如下。						
大孚圖寺	王子寺	清涼寺	佛光寺	婆婆寺	木瓜寺	公主寺	銅鐘寺
阿育王寺	法音寺						

四、廬山、廬山屬九江郡，自慧遠大師立寺於此，集諸名賢，結白蓮社，訪求高僧，翻譯經典，漸成爲南方佛教之中心地，寺名如下、

瞻雲寺 棲賢寺 龍泉寺 東林寺 西林寺 招提寺 上化成寺 歸宗寺

凌雲寺 香爐峯寺 禪閣寺 招隱寺 能仁寺 興業寺

五、衡山、衡山在衡山郡，古南嶽也，山周迴八百里，有七十二峰，迴雁爲首，嶽麓爲足，又有蓮花峰，宋高士宗炳隱居處也，寺名如下、

思大禪師道場 衡嶽寺 惠海尊者道場 西禪寺 南臺禪寺 福嚴禪寺

雲峰景德禪寺 方廣崇壽禪寺 雲龍寺 重理寺 無礙寺 太初寺

攝受寺

### 第三州 郡

觀各州佛寺之多寡，可略窺各地方佛教之盛衰，惟當中國各地分立之際，疆域靡定，名稱時有變更，今壹以隋代州郡爲準，以昭劃一，庶使讀者便於檢閱也、

一、豫州、豫州統郡十六，有伽藍可記者僅得七郡，惟河南郡之嵩洛特盛，蓋因國都所在，有人致力經營之故也，其次爲滎陽郡，乃因其爲京洛與東方交通之要衝，地方亦頗繁盛之故，餘則無名山勝景，足以吸引遊人，故可述者，甚屬寥寥也、

1 河南郡 已見洛陽嵩山

2 滎陽郡

建國寺 洪福寺 引水寺 超化寺 歸山寺 定覺寺 等慈寺 司徒寺

張顯公寺 白塔寺 寧國寺 丈八寺

3 梁郡

常山寺 薛寺 黃岡寺 福壽寺 築葛村寺 倉洹水南寺 倉洹水北寺

4 譙郡

開寂寺

5 潁川郡

禪靜寺 大興國寺 武興寺 興世寺

6 淅陽郡

龍川寺

7 南陽郡

龍巢寺

二、雍州、雍州統郡二十八，全有西北之地，與西域相接，佛教輸入，必先經此，故伽藍不多，而地位



則頗重要、西部沙磧之區、價值反過於東部膏腴之壤也、

1 京兆郡 已見長安

2 馮翊郡

龍光寺

饒益寺

普濟寺

思覺寺

大興國寺

般若尼寺

3 扶風郡

九隴精舍

鳳泉寺

阿育王寺

4 北地郡

清泰寺

5 上郡

大像寺

寶室寺

6 天水郡

靜念寺

靈安寺

7 隴西郡

記城寺

8 抱罕郡

唐述谷寺

9 澆河郡

法講寺

10 武威郡

阿育王寺

公府寺

瑞像寺

羅什寺

閑預宮寺

11 敦煌郡

阿育王寺

大乘寺

崇教寺

三、冀州、冀州全有今河北山西兩省、及河南之黃河以北、關外之遼河以西等地、統郡三十有一、此州西部南部、佛教頗為興盛、漸向東北則漸差也、

1 魏郡 已見鄴都

2 汲郡

昌樂王寺 熙安寺

3 河內郡

普光寺

崇明寺

百家巖寺

藏梅寺

長興寺

盤谷寺

柏尖寺

揚膺寺

金城寺

雍域寺

恒安寺

荀塚寺

朱營寺

妙樂寺

樂善寺

普泰寺

管令寺

4 長平郡

古賢谷寺

清化寺

青蓮寺

開福寺

大雲寺

5 上黨郡

百穀寺

元開府寺

6 河東郡

阿育王寺

仁壽寺

常念寺

霖落泉寺

百梯寺

雲居寺

救苦寺

棲巖寺

定國寺

開泰寺

7 文城郡

安民寺

8 臨汾郡

衆義莊嚴寺

靈石寺

大寧國寺

9 西河郡

玄中寺

平遙山寺

資福寺

天宮寺

鐵佛寺

10 雁門郡

已見五臺山

11 馬邑郡 已見恒安郡

12 太原郡 已見晉陽

13 襄國郡

慧炬寺 景明寺

14 武安郡

響堂寺 崇尊寺

15 趙郡

堰角寺 景明寺 凝禪寺 明院寺

11 恒山郡

衡唐精舍 龍藏寺 淨觀寺 幽居寺 封崇寺

17 博陵郡

賈和寺 恒嶽寺 興福寺

18 河間郡

曲李寺

19 涿郡

五侯寺 通玄寺

20 上谷郡

惠化寺 閣院禪林

四、兗州、 兗州界河濟之間、區域褊小、所統不過六郡、境內無名山名城、佛教不盛、遺跡亦少、

1 東平郡

普昭寺

2 濟北郡

龍泉寺

3 渤海郡

張國寺

五、青州、 青州位於山東半島、統有四郡、佛教盛於兗州、遺跡亦較多、

1 北海郡

建安寺 道藏寺 大業寺 白苟寺 南陽寺 勝福寺 巨神山寺 阿育王寺

2 齊郡

神通寺 靈巖寺



靖林寺 觀法寺 3 東萊郡

4 高密郡

茂林寺

六、徐州、徐州有海岱淮北之地，統郡凡五，南北分治之時，爲用兵交爭之地，佛教易受摧殘，元魏中業以後，稍爲興盛。

1 彭城郡

興教寺 白塔寺 淨道寺 吳寺 宋王寺 華林寺 慕聖寺 阿育王寺

拔苦寺 五級寺

2 魯郡

普照寺

3 琅琊郡

定林寺 黃山精舍 普照寺

七、揚州、揚州全有東南之地，統郡四十三，全州山水秀麗，物產豐饒，僧伽隱處，善士佈施，俱甚便且易，故佛教特盛，建康之外，吳郡、會稽、餘杭、永嘉諸地，亦莫不僧寺林立，佛徒千百，南之南海，爲印度佛

教徒自海道入中國之地，故佛教興盛，自成一區。

1 江都郡

白塔寺

石塔寺

南安寺

建熙寺

中寺

竹林寺

興嚴寺

法雲寺

2 鍾離郡

棲賢寺

石門寺

3 淮南郡

石澗寺

中寺

壽門山頂寺

曲水寺

4 盧江郡

道林寺

山谷山寺

竹林寺

5 同安郡

太平寺

山谷寺

二祖寺

6 歷陽郡

烏江寺

7 丹陽郡

已見建康

8 宣城郡

永安寺 崇慶寺 柏林寺 會勝寺 崇明寺 隱山寺 海會寺 開法寺

9 毗陵郡

白龍寺 勝因寺 安國寺 何園寺 昌國寺 竹林寺 徑山院 定慧寺  
江天寺 甘露寺 鶴林寺 淨因寺 普安寺 皇業寺 華山精舍 惠山寺  
善卷寺

10 吳郡

東華嚴講寺 觀音寺 東山寺 西山寺 南寺 北寺 天宮教寺  
臺寺 姑蘇寺 虎丘寺 寶相教寺 閑居寺 南峯寺 支山寺 東靈寺  
通玄寺 保聖寺 永聖寺 慧聚寺 廣德重元寺 萬壽寺 興福寺  
祇園寺 瑞光寺 法水寺 思益寺 靈巖寺 寶華寺 永定寺 靈鷲寺  
寶積寺 朱明寺 治平寺 穹窿寺 光福寺 包山寺 水月寺 西小湖寺  
寶嚴寺 慧日寺 長山教寺 資慶寺 福源寺 齊星寺 靈源寺 能仁寺  
興福寺 華嚴寺 永寧院 禪興寺 東福寺 北禪寺 雲巖寺 景德寺  
慧聚寺 新安寺 聖像寺 興福寺 章南東寺 靈隱寺 齊明寺 建山寺  
泉林寺 臨泉寺 齊堅寺 光興寺 報德寺 華山寺 紹靈寺 大禹寺

太玄臺寺 崇隱寺 張寺 建善寺

11 會稽郡

東山寺 南林寺 北寺 嘉祥寺 靈嘉寺 雲門山寺 顯義寺 法華寺

法華臺寺 寶林寺 天柱山寺 崇化寺 王園寺 沃州小嶺寺 棲光寺

南巖寺 隱嶽寺 石城寺 公車寺 梵居寺 柏林寺 道樹精舍 紹玄寺

妙相寺 靈寶寺 龍華寺 阿育王寺 招明寺 齊明寺 齊興寺 龍山大寺

安養法華院 光德院 崇明寺 德正院 九峯寺 新建寺 雲居寺

靈居院 能仁寺 大善寺 光相寺 戒珠寺 長慶寺 柯山寺 大中禹跡寺

靈密教寺 崇教禪寺 香巖寺 大禹寺 泰安寺 稱心寺 長樂寺 安禪寺

法興寺 慈雲寺 大翔寺 白墅寺 法樂寺 永壽寺 上省教寺 東化城化寺

龍泉寺 禪房寺 平元寺 休光寺 上福禪院 披雲院 靈鷲寺 龍宮院

普安教寺 尊勝寺 上乘寺 延福院 禪林寺 禪房院 清林寺 定林寺

12 餘杭郡

小山寺 方顯寺 昌原寺 寶安寺 雲棲寺 西寺 北倉寺 大雲教寺

清果教寺 八聖寺 大中乾元寺 大善寺 延壽寺 寶相寺 龍興寺

寶勝寺	禪幽寺	妙喜寺	普靜教寺	祇園寺	永興寺	精舍禪院	樂平教寺
曉覺教寺	報德寺	雲林寺	衆安寺	眞如寺	證道教寺	達觀教寺	
13 東陽郡							
雙林寺	招提寺	智者寺	西巖寺	寶林寺	祥符寺	永安寺	南禪顯聖寺
14 永嘉郡							
白巖寺	飛霞寺	中巖寺	崇玄寺	延恩寺	惠因寺	多福寺	廣善寺
因明寺	廣孝寺	白鶴寺	壽安寺				
15 建安郡							
靈山寺	南澗寺	大中寺	建善寺	昭明寺	佛力寺		
16 鄱陽郡							
永福寺	昌國寺						
17 臨川郡							
招提寺	寶國寺						
18 廬陵郡							
東山禪寺							



19 南康郡

安天寺 淨土寺

20 豫章郡

淨覺寺 寶田寺 美業寺 大安寺 寶雲寺 雙林寺

21 南海郡

道場寺 建興寺 雲峰寺 天宮寺 臺寺 北寺 藏微山寺 隨喜寺

衆造寺 制旨寺 王園寺 顯明寺 西蔭寺 幽棲寺 白沙寺 朝亭寺

靈鷲寺 靈化寺 竹林寺 寶莊嚴寺長壽寺淨慧寺 華林寺 臨江寺 智慧寺

22 始安郡

緣化寺

23 交趾郡

禪衆寺 仙山寺

八、荊州、荊州統二十二郡，據建康之上游，為南朝之重鎮，荊州之舉動，常繫建康之政局，故常為國家柱石之臣所居，歷代加意經營，佛教甚盛，江陵而外，北之襄陽，南之廬山，皆為佛教之要地。

1 南郡 已見江陵

廣福寺

2 竟陵郡

3 武陵郡

香積寺

開元寺

平山寺

觀音寺

4 襄陽郡

羊叔子寺

白馬寺

檀溪寺

禪居寺

靈泉寺

武當山寺

太平寺

望楚寺

白塔寺

同安寺

延明寺

習善寺

頭陀寺

上鳳林寺

下鳳林寺

廣嚴寺

法王寺

香山寺

谷隱寺

甘泉寺

常樂寺

明教寺

觀音寺

湧臺寺

不二寺

鹿門寺

5 安陸郡

報恩寺

6 九江郡

已見廬山

7 江夏郡

鐵佛寺

寒溪寺

昌樂寺

招提寺

頭陀寺

8 長沙郡

顯安寺

麓山寺

麓麓寺

證果寺

天安寺

9 衡山郡

已見衡山

10 零陵郡

無爲寺

龍華寺

11 熙平郡

光孝寺

九、梁州、梁州統郡三十有四、因山川阻隔、自成一區、故佛教亦自成一區、惟最盛之處、亦僅成都

附近而已、

龍淵寺

金花寺

武擔寺

閻興寺

安樂寺

靈建寺

三賢寺

祇洹寺

江陽寺

齊隆寺

齊興寺

永康寺

長樂寺

興樂寺

大石寺

左軍寺

龍華寺

香積寺

裴寺

義興寺

靈期寺

謝西寺

青城山寺

飛赴寺

多寶寺

野安寺

會州寺

五層寺

柏林寺

福感寺

法聚寺

寶園寺

慧眼寺

靈果寺

康興寺

玉興寺

通雲寺

光興寺

願果寺

竹林寺

素寺

天安寺

白水寺

善寂寺

第四 西域

佛教蔚起，源自印度，傳入中國，首經中亞，故治佛教史者，欲知其興起之原，演變之跡，對於西域不可忽視者也。惟中國典籍，凡記西域行程者，多略其伽藍之名，故事蹟無可附麗，真像莫得而明。今擇其可知者，採錄於下，欲求詳明，須俟新史料之發現。

一 高昌國

都郎中寺 天安寺

二 龜茲國

王寺 新寺 法豐寺 雀梨大寺 東昭怛釐寺 西昭怛釐寺 阿奢理貳寺

三 烏耆國(Agni)

阿嚩拏寺

四 于闐國

王新寺 大寺 小乘薩婆多寺 衢摩帝大寺 地伽婆縛那伽藍 麻射僧伽寺

娑摩若僧伽藍

五 遮拍迦國即今之葉爾羌城

深淨窟

六 沙勒國

王寺

七 縛喝羅國即元代之巴里城(Bolkh)

納縛伽藍

八 梵衍那國今巴緬城(Bamion)

臥像伽藍

九 迦畢試國即今之喀非利斯坦(Kafiristan)

沙落伽藍

暹羅怙羅僧迦藍 大乘寺 王寺

十 那揭羅喝國(Nagarahara)

佛頂骨精舍

佛錫丈精舍 佛僧伽梨精舍

十一 月氏國

石留寺

十二 罽賓國迦濕彌羅(Kashmira)

護瑟迦羅寺

闍耶因陀羅寺 摩天陀羅精舍

十三 健陀羅國(Gandhara)

迦膩色迦伽藍



十四 至那僕底國

突舍薩那寺 答秣蘇伐那僧伽藍

十五 弗樓沙國(Purushapura)

鐵鉢寺

十六 闍爛達那國(Jalandhara)

那伽羅駛那寺

十七 秣底補羅國(Matipura)

瞿拏鉢刺婆德光伽藍

十八 羯若鞠闍國曲女城(Kanyakubja)

跋達羅毘訶羅寺

十九 阿踰陀國(Ayodhya)

伐蘇槃度菩薩說法伽藍 阿僧伽菩薩說法伽藍

二十 橋賞彌國俱唵彌(Kausambi)

鄔陀衍那王精舍

二十一 鞞索伽國(Visaka)

同願學報 第一輯 六朝佛寺考

提婆設摩阿羅漢伽藍

二十二 拘夷國

達慕藍

致隸藍

劍慕王新藍

溫宿王藍

王新僧伽藍

阿麗藍

輸若干藍

阿麗跋藍

二十三 室羅伐悉底國 (Srivasthi)

佛姨母鉢羅闍鉢底比丘尼精舍

逝多林祇陀園

二十四 迦尸國婆羅泥斯城 (Kasi Varanasi)

仙人鹿野苑精舍

二十五 達嚨國

波羅越寺

二十六 僧迦施國

七寶階精舍

大墳寺

二十七 拘薩羅國

祇洹精舍

影覆寺

二十八 毘舍利國

重閣精舍

二十九 摩揭陀國(Magadha)

鞞羅釋迦伽藍 瞿那末底德伽藍 伽葉波佛精舍 摩訶菩提僧伽藍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峰  
伽藍 菩提寺 南天王寺 迦蘭陀竹園精舍 那爛陀寺 摩訶衍僧伽藍 曠野精舍 施無厭  
寺 迦婆釐外道寺 尼屈吒阿濫摩僧伽藍 底羅磔加寺 迦布路伽藍

三十 本那伐彈那國(Punyavardhana)

跋娑伽藍

三十一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Karnosuvarana)

絡多未知僧伽藍

三十二 烏荼國(Wdra)

補澁玻祇釐僧伽藍

三十三 南橋薩羅國(Kasala)

龍樹伽藍

三十四 案達羅國(Andhra)

阿折羅行所羅漢伽藍

三十五 馱那羯磔迦國(Dhanakataka)

弗婆勢羅伽藍 阿伐羅勢羅僧伽藍

三十六 師子國(Singhala)

波羅越寺 無畏伽藍 佛齒伽藍 支提精舍 摩訶昆可羅精舍

三十七 羅囉國(Lar)

僧伽囉摩

三十八 吒迦國磔迦國(Tarka)

提婆鼻何囉

三十九 摩訶刺佗(Maharashtra)

東境山寺

四十 揭槃陀國(Gorband)

尊者童壽論師伽藍

四十一 烏場國(Wdyana)

龍王寺 陁羅寺 收骨寺 婆好寺

## 關於肇論及其注疏（上）

中田源次郎著  
黃澄譯

——原文載於東方學報東京第六冊——

僧肇師事羅什以前，歷觀經史，備盡墳籍，志好玄微，每以莊老爲心要，後見舊維摩經，歡喜頂受，披尋翫味，始知所歸，因此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名振關輔，時人猜其早達，多有不遠千里來相抗辯者，然均未能挫其詞鋒也，其後在羅什門下，列爲四聖十哲之一人，號稱解空第一，其時中華佛教史上，格義時代約已告終，方當入於教理研究時代之際，而僧肇者，正乃開其先聲之一人也，肇公以前，所謂六家七宗，一時熾盛，然唯此肇論與道安之性空論羅什之實相論，同爲究盡玄宗之作，故其後吉藏等人同聲讚歎，數數徵引，晚世有明智旭於其閱藏知津凡例中有云，「此土述作，唯肇公及南嶽天台二師，醇乎其醇，真不愧馬鳴龍樹無着天親，故特收入大乘宗論，其餘諸師，或未免大醇小疵，僅可入雜藏中，」依此肇論之價值，當可知矣，肇論對於後世之影響甚大，成爲三論宗尤其嘉祥大師之思想之先驅，降及禪宗諸僧，藉此悟入者，亦極衆多，例如石頭希遷，憨山德清等，皆依肇論而得悟入者也，本論文分爲二章，第一章述僧肇所著書，特詳於其有關肇論者，第二章所述乃關於肇論之注疏，而本文之主眼，端在肇論之注疏，故第二章又分爲三節，依次論述諸目錄中所見之肇論注疏，現存之肇論注疏，已佚之肇論注疏。

### 第一章 僧肇之著述

特詳其有關肇論者

僧肇之著作，現存論著有肇論一卷，寶藏論一卷，注釋經典者有集羅什僧肇道生三家注，共爲十卷之注維摩詰經及金剛經注一卷，此外有百論序，維摩詰經序，長阿含經序，梵網經序等經序，均現存。又有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其文今收於廣弘明集中，又今已闕而不傳，僅其名猶見於目錄中者，有丈六即真論及大智度論抄八卷。或云疏

以上所舉，除經註經序誄等而外，可視爲僧肇之著作者，爲肇論寶藏論丈六即真論三種，此中丈六即真論一文，梁僧祐出三藏記集雜錄卷第十二載宋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序，其第四帙法身集中有一丈六即真論釋僧一條，又隋法經等撰衆經目錄中亦載「丈六即真論一卷」釋僧。法論目錄序者，中書侍郎陸澄奉劉宋明帝勅撰錄迄於當時之佛法論文，按類分之爲十六集，共得十六帙，一百有三卷，其序即此目錄之序文也，而陸澄之撰此法論目錄，乃僧肇死後僅五十餘年之事，故丈六即真論一文，今雖不存，然據此即認其爲僧肇之著作，想無礙也。其次寶藏論一卷，收於現存之藏經中，謂爲長安沙門釋僧肇著，但此書書名不見於古目錄及僧傳中，且其本際虛玄品第三所論述之華嚴思想，設以爲僧肇所作，又未免詳悉過甚，因此諸端，而疑寶藏論非僧肇之所著者，似亦有人。然此一問題，若非自其內容上，加以精密研究之後，不能輕下斷語。註二今從通行之說，暫許其爲僧肇所作。

復次，現存之肇論一卷，乃合物不遷論第一，不真空論第二，般若無知論第三。此下附有劉遺民問並答劉遺民書 涅槃無



名論第四等四論，並於卷首附以宗本義一章而成書，然檢古目錄，一陸澄撰法論目錄中，以一不真空論釋僧肇，一入法性集，以一涅槃無名論釋僧肇，一入覺性集，以一般若無知論釋僧肇、劉道民、僧答，一入般若集，以一物不遷論釋僧肇，一入物理集，各篇均依類收於各集中，二隋法經等撰衆經目錄中，此方諸德著述項下，載一涅槃無名論一卷釋僧肇，一一般若無知論一卷釋僧肇，一物不遷論一卷釋僧肇，一而未舉不真空論之名，別載一丈六即真論一卷釋僧肇，一條三，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紀中載一般若無知論一卷，不真空論一卷，物不遷論一卷，涅槃無名論一卷，右四部合四卷，晉安帝世，京兆沙門釋僧肇著，一四，唐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第三載一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論，涅槃無名論，右四部四卷，晉安帝世，京兆沙門釋僧肇作，其行狀精理，具如本傳，一又卷第十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錄第六之下謂，一後秦京兆沙門釋僧肇撰論注經如左，一計有一注維摩經，撰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物不遷論，涅槃無名九折十演論無名字，今有其論，云是肇作，然詞力浮薄，當名烏有，（烏有三本作焉有之）一上述諸目錄中，陸澄撰法論目錄，乃由論文內容類分爲十六集，是以肇論中之四篇論，亦分別收於各集之下，事屬當然，但其餘諸目錄中，亦不總舉四論，而各各分別著錄之，若由此事推之，即生一疑問，總集四論而名之爲肇論者，寧後世之所爲乎，開決此疑，其鑰乃在今本肇論卷首現有之宗本義一文，而陳小招提寺沙門慧達所作之肇論序，起首有云，一慧達率愚，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四論，一故此宗本義一文，乃僧肇所作，可以無疑，又自其內容觀之，此文乃善用技巧，妙爲綜括四論之宗本而成之短文，綜上四論爲一書，則此宗本義亦可認爲洽如

爲此書所作之序文也。關於此事，元文才有云：「詳梁傳什公出小品之後，師著無知論，次著不真空等二論，什公亡後，始著涅槃無名論，其次如是，今不爾者，以意求之，蓋論主作宗本時，大約題中之義排次也。謂初示不遷之理，次彰第一義真，依般若之神心，照涅槃之妙境，涅槃是三乘究竟之所歸，故最後也。」中合四爲一，不可題中併置四名，復作等者，蓋宗本一章，最後作之，冠於論初，攝四爲一也。（註三）據此，則僧肇會集此等四論爲一書，而名之爲肇論者，則恐非其所自爲，故肇論之命名，起於後世之人歟。但如上所述，宗本義既爲僧肇所作，其內容又與序文相當，則僧肇本身曾總集四論，成爲一書，其事甚明。

如此僧肇本身集此等四論爲一書，然此四論原爲各別之著作，故各篇之製作年代，亦不相同。此四篇中，最早之著作爲般若無知論一卷，梁慧皎高僧傳云：「肇以去聖久遠，文義多多三本雜，先舊所解，時有乖謬，及見什諸稟，所悟更多，因出小品之後，肇便著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呈什，什見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辭當相挹。」若據此文，則僧肇之作般若無知論一卷，乃在羅什譯小品經之後，而按釋僧叡小品經序有云：「以弘始五年歲次癸卯四月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遙園中出此經，略中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盡，校正檢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訖。」故般若無知論之製作，當在弘始六年以後也。復次，關於般若無知論一文，廬山隱士劉遺民曾致書問難，僧肇復有答劉遺民書，而關於劉遺民之卒年，有義熙六年之說，與義熙十五年之說，按以義熙六年之說爲至當，故般若無知論之製作年代，不能在義熙六年即弘始十二年以後，再僧肇答劉遺民書中，

記當時長安佛教學界之狀況有云、一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法師一人、毘婆娑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懈、邕邕肅肅、致可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觀初制、毘婆娑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毘曇胡本、雖未及譯、時問中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釋迦祇洹之集、餘復何恨、一文中所謂禪師、即佛陀跋陀羅、於中寺出律部之三藏法師、乃指弗若多羅、弗若多羅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於長安中寺共羅什譯十誦律、譯至三分之二而卒、翌年弘始七年秋、因曇摩流支至止、復共羅什譯畢餘分、毘婆娑法師二人者、乃指佛陀耶舍及曇摩耶舍二人、曇摩耶舍與曇摩掘多共譯舍利弗阿毘曇、始譯於弘始九年、畢工於十六年、領公即指支法領、廬山慧遠傳中有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向西方尋求衆經等語、關於此事、四分律序中詳述云、一暨至壬辰<sub>聖作戊字</sub>之年、有晉國沙門支法領、感邊土之乖聖、慨正化之未夷、乃亡身以俎險、庶弘道於無聞、西越流沙、遠期天竺、路經于闐、會遇曇無德部體大乘三藏沙門佛陀耶舍、才體<sub>聖作體字</sub>博聞、明練經律、三藏方等、皆諷誦通利、即於其國、廣集諸經於精舍、還以歲在戊申始達秦國、秦主姚<sub>譯者按原文脫與字</sub>欣然以爲深奧、冥珍嘉瑞、而謂大法淵深、濟必由戒、神衆所傳、<sub>聖作津字</sub>不可有闕、即以其年、重請出律藏、時集持律沙門三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出、即以領弟子慧辯爲譯、校定陶練反覆、務存無朴、本末精悉、若觀初制、一而開元錄中、於佛陀耶舍之下、引用上文、復加考證云、一其壬辰年即秦建初七年也、戊申歲即弘始十年也、

又有說云、耶舍與佛念等共勸法領所將梵本、然後翻出、衆說少殊、未詳孰正、又准僧肇長阿舍序及高僧傳並云、四分弘始十二年出者、此或據部終時說也、一依上引文獻、支法領之返抵長安、當在弘始十年、據上所述、可知僧肇之答劉遺民書乃作於弘始十年乃至十二年之間、〔註五〕而此答書起首又謂、「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若暫對、涼風屆節、頃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佳耳、信南返、不悉、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此與劉遺民間書中之、「遺民和南、頃餐徽聞、有懷遙佇、歲末寒嚴、體中如何、音寄雍隔、增用抱蘊、弟子沈痾草澤、常有弊瘵耳、因慧明道人北遊、裁通其情、略中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兩文互相吻合、故知劉遺民之通函致問在僧肇答書之前一年、遺民之得見般若無知論則又在通函致問之前一年、再則答劉遺民書中有云、「什法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以爲注解、辭雖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詳、試可取看、」據此可知羅什以午年即弘始八年譯出維摩經、肇公因作此經之注解、而以此經注解一部并其答疏、共致之劉遺民、故可推定般若無知論作於注維摩詰經以前、或較妥善、綜上所述、般若無知論之製作、當在弘始六年乃至八年之間、故斷定其爲弘始七年前後、當無大過、僧肇之答劉遺民書作於弘始十一年頃、劉遺民之通函致問則在弘始十年頃也、

復次、依高僧傳中所述、於記肇公作般若無知論之後、續云、「肇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亡之後、追悼永往、翹思彌厲、乃著涅槃無名論、」故可斷定不真

空論及物不遷論乃作於般若無知論之後，涅槃無名論之前，而前文所舉之答劉遺民書中有謂「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詠，并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與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游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因來何少？」且盛稱廬山方面著作之多，又紹介「已近著之維摩詰經注，然於不真空物不遷二論，曾無一言道及，若由此推想，則二論必成於寄發答劉遺民書即弘始十一年頃以後，作涅槃無名論之前也。」

涅槃無名論之製作，如上所述，在其師羅什圓寂以後，而本論最初載有表上秦主姚興一文，其中有云「不幸什公去世，諸參無所，以爲永慨，而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略中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書，略中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可以匠彼先進，拯拔高士，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庶擬孔易十翼之作，豈貪豐文，圖以弘顯幽旨，輒作涅槃無名論，論有九折十演，博采衆經，託證成喻，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略中謹以仰呈，若少參聖旨，願勅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註云一即對秦主姚興之通四科義中之第三義，安城侯姚嵩曾奉書致問，興又致書解答，此語譯者增僧肇之文乃更對此書而作，即此涅槃無名論也，而文中有云羅什寂後，諸參無所，謹呈其論於與什公神契之姚興，而冀倘有差違，承興指授，此處成爲問題者，乃羅什入寂之果在何年，一、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云「以晉義熙中卒於長安」而未明記其年月，二、梁慧皎撰高僧傳云「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更附記云「然什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傳

中猶有本有三本宮一年者，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三、而隋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獨謂「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四、然唐智昇撰開元釋教錄作「以秦弘始中卒。」更詳考諸傳及經序等而附記如次：「什公卒時，諸記不定，高僧傳云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於常安，或云七年，或云八年，傳取十一爲正，此不然也。准成實論後記云，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豕章九月八日，尙書令姚顯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准此十四年末什仍未卒，又准僧肇上秦主姚興涅槃無名論表云，肇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若什四年出經，十一年卒，始經八載，未滿十年，云何乃言十有餘載，故知但卒弘始年中，不可定其年月也。」解決此一疑問之積極的重要材料，乃爲釋僧肇之鳩摩羅什法師誄并序，按其文云：「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於大寺。」癸丑之年者，乃義熙九年，當弘始十五年，故羅什之薨，當確定其爲弘始十五年，而高僧傳中記僧肇之卒時爲「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一矣。」故涅槃無名論之製作乃在義熙九年，至十年之間，正僧肇晚年之作也。

以上乃概述僧肇之主要著述，其中關於肇論一書之製作，敘述較詳。

## 第二章 肇論之注疏

前章關於肇論一書之製作，已加考辨，此中所包含之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涅槃無名論等四論，最初原爲各別作成，是以各篇之寫作年代亦不相同，但僧肇晚年親自於其所著論文中，特將此等四篇集爲一書，已如上述，據古舊諸目錄之所載，可知後世學人對此肇論，頗加研討，且於此書



亦有相當數量之注釋書，但於中華人氏所撰諸目錄中，設非甚晚之作，則並其書名亦不可得，且其著錄者亦復甚少，反之，於日本及朝鮮人氏所撰諸目錄中，著錄者為數甚多。

### 第一節 諸目錄中所見之肇論注疏

關於肇論之注釋書，為欲明瞭古昔所存之為如何，茲由諸目錄中檢之，則所得如次。

#### 一、大唐開成四年 (A.D. 839) 圓仁撰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

肇論略疏一卷

東山矩作

肇論抄三卷

牛頭山幽西寺慧證撰

肇論文句圖一卷

慧證撰

肇論略出要義兼注附焉

并序

沙門靈與撰

按本書卷末有云、「右件法門等、圓仁去承和五年八月到大唐揚州大都督府、巡歷城內諸者、寫取如前、……」

#### 二、承和七年 (A.D. 840) 圓仁撰慈覺大師在唐送進錄

肇論抄三卷

沙門靈澄撰

肇論略出要義一卷

沙門靈與撰

肇論疏一卷

東山矩作

肇論文句圖一卷

沙門靈澄撰

#### 三、承和十四年 (A.D. 847) 圓仁上入唐新求聖教目錄

肇論略疏一卷

東山矩作

肇論抄三卷

牛頭山幽西寺澄撰

肇論文句圖一卷

惠澄撰

肇論略出要義

兼注附焉并得一卷

沙門靈與撰

按本書卷末後記有云、「延文四己亥年四月九日、於東寺西院僧坊以或本書寫訖、追可比較證本矣、大法師賢實、元文四年歲次己未七月廿二日、命岡本深慶令修補、權僧正僧贊、文政三年庚辰十一月中旬、以東寺觀智院本、令書寫之、台嶽已講權僧正真超、是則括弧、」內之考證、乃據深慶之修補本也、

四、唐大中八年 (A.D. 854) 圓珍撰福州溫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錄

肇論科文一卷 於溫州永嘉郡求得

五、大中十一年 (A.D. 857) 圓珍撰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

肇論文句一卷

六、大中十二年 (A.D. 858) 圓珍撰智證大師請來目錄

肇論文句一卷 惠澄〔國澄〕作證

據卷末後記、可知上文括弧〔內〕乃深慶所修補者、

七、五宗錄中延曆寺玄日上天台宗章疏

肇論疏三卷 按東城云元康 肇論私記一卷 按東城亦亡名

五宗錄者、延曆十四年甲戌之歲 (A.D. 824) 奉聖王勅命、各宗之頭學所撰各宗之目錄、以奉御覽者也、其後於寬政二年 (A.D. 1780) 智積輪下沙門東武謙願得此古寫錄、乃合校其餘諸錄、題名為諸宗章疏錄而出版、於註脚處有按語者、乃謙願所加之私見也、

八、五宗錄中元興寺安遠上三論宗章疏

肇論疏三卷 九十六紙 元康述

九、高麗十三葉在宥之八年歲次庚午 (A.D. 1080) 高麗沙門義天錄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第三海東

有本見行錄下

肇論一卷 僧肇述 註一卷 亡名、或云敷法師注、待勘、 夾科二卷 元康科 疏三卷 元康述 注三卷 光瑤注 注三卷 瑤等三注

注三卷 注好直 中吳集解三卷 中吳集解科一卷 令摸鈔二卷 已上淨源述

十、寬治八年(A.D.1094)永超集東域傳燈目錄

肇論疏三卷 康元 同論私記一卷 同論略疏一卷 東山雅作 同論抄三卷 惠證撰 同論文句圖一卷 同上

同論略出要義兼注附焉并序一卷 雲興

按大正大藏經第五十五卷目錄部所收之東域傳燈目錄、乃據鎌倉初期寫高山寺藏本排印、而與現存之梅左尾高山寺本異、故以上所述、直接引自高山寺本、而此高山寺本之標題、謂為明惠上人(A.D.1183-1188)之手寫本、

十一、凝然(A.D.1240-1321)撰花嚴宗經論章疏目錄

肇論吳集解三卷 惠遠述 同論令摸鈔二卷 淨源述

十二、浪華鳳潭(A.D.1654-1738)錄扶桑藏外現存目錄

422 肇論吳集解三卷 淨源(梅尾) 423 吳集解令摸鈔二卷 淨源(梅尾) 424 肇論註疏三卷 機叢遺式

十三、寶巖興隆(A.D.1691-1796)集佛典疏鈔目錄

肇論註疏目錄 肇論一卷 僧肇述 註一卷 亡名或叙法師述 夾科二卷 元康述 疏三卷 元康述 注三卷 光瑤述

注三卷 瑤等三注 注三卷 淨源述 中吳集解三卷 淨源述 中吳集解科一卷 淨源述 令摸鈔二卷 淨源述 游刃

十四、寬政二年(A.D.1790)東武謙順集增補諸宗章疏錄 三論宗論疏部

肇論略疏一卷 東山矩述 肇論鈔三卷 牛頭山幽栖寺惠證述 肇論文句圖一卷 惠證述 肇論略出要義兼註附焉并

序一卷 雲興述 以上出東域 肇論新疏四卷 文才述 出古錄

十五、高山寺顯聖教目錄上

第二十二甲中日 肇論吳集解三卷

惠遠 不足

同令摸鈔二卷

淨源

按本書上卷末有朱書云、「已上見在、分加朱鑑之點了、又云、「右一卷以古目錄寫之、朱書分新加之、用捨讓再校之時而已、寬永十年十一月廿一日」、由是可知、寫此目錄、乃在寬永十年、則本錄之成書、可想見其為時頗早也、本錄乃據高山寺藏本、而昭和法寶目錄第三卷中、

「惠遠」誤作「惠遠」

十六、建仁寺兩足院藏書目錄

第十四中日 肇論新疏三

肇論新疏游刃

才文 三

以上乃由日本及朝鮮人士所撰諸目錄中所摘錄者、其次見於中華人士所撰錄之目錄中者、大略如左、

十七、大明三藏聖教北藏目錄

大明續入藏諸集之下云

1621肇論新疏十卷

南藏 缺

1622肇論新疏游刃十卷

南藏 缺

十八、明密藏禪師道開遺筆藏逸經書標目

肇論集解

淨源師集、家藏宋槧本作、論中吳集解、東海龜藏也、

肇論游刃鈔

未經閱覽、

肇論註疏

慈雲繼主註、居姑蘇、名遠式、

按本書卷首有云、「凡北藏未收者、無論言義得失、悉採錄其名目如左、以俟明哲揀辨而後入之」、如是則本錄乃密藏採錄北藏未收諸書而成者也、

十九、藏版經直畫一目錄

遵依北藏字號編次畫一之下

1619肇論新疏十卷

1620肇論新疏游刃十卷

又續藏經值畫一之下 1920肇論注疏

二十、明永歷八年(A. D. 1654)智旭撰閱藏知津

卷第三十九大乘論藏諸論釋第三之下 肇論新疏游刃二十卷 查元大白馬寺沙門釋文才述科一卷、新疏九卷、游刃十卷、

二十一、大清三藏聖教目錄

1607肇論新疏十卷

譯者按、唐書藝文志載光瑤注僧肇論三卷、補元史藝文志載肇論注、海印、明史藝文志載肇論略注、德清、

### 第二節 現存之肇論注疏

如前節所舉、諸目錄中所見之肇論注疏、數亦頗多、此等注疏中、其現存者、今依年代之先後、列舉

如次、

一 肇論疏三卷 陳慧達撰

大日本續藏經目錄卷下之下諸宗著述部有、1655肇論疏三卷卷下 晉惠達撰又云肇論吳中集解「此處

所附之別名、於續藏經之本文中、徧檢不得、然高山寺顯聖教目錄上第二二甲之中、有肇論吳集解

三卷惠達一條、因此而續藏經目錄之編纂人遂以此條為陳晉字誤也慧達肇論疏之又一題名歟、但斷然

附會二者以為一書、此乃編目者之誤也、實則如後文所述、肇論吳集解三卷者、乃淨源所筆述、而以此

為惠達之所著者、乃現存本高山寺顯聖教目錄中所犯之一不可索解之過失也、故此別名、應予刪削、

茲先檢視續藏所收之肇論疏，卷首第一葉已闕失，而由無名論義記上之中途始有其文，其次爲不真空論，論末題云肇論疏上，又次爲般若無知論義私記卷中，繼之而釋物不遷論，於其末題云肇論疏卷下，而全不載其爲誰人所撰，但於物不遷論之末，有後記如次，

「康永三年(A.D.1344)二月五日寫之，同十七日點之畢，此疏惠達法師撰云云未詳之。」

「文永三年(A.D.1266)七月廿日於光明山東谷往生院敬奉書寫了，願以此寫功，自他開惠眼，

三論宗智舜，春秋六十八」

東南院寫本後記云，

「神龜二年歲次乙丑(A.D.725)十一月，」

「寶龜二年年次辛亥(A.D.771)四月卅日沙彌慈晉云」

「文永三年八月廿七日校合之次，加謬點了，寫本文字不法之間，極難見解，後來之士尋正本可正之耳。」

「貞和四年(A.D.1343)五月談肇論了，而述義中引惠達釋，皆符此書，□□□□□□。」

又不真空論末之後記云，

「此疏惠達師撰云云未詳之。」

「康永三年閏二月廿九日以尊良上人之本重校點之。」



件本云、

「文永三年五月四日於光明山東谷往生院以東南院御本寫了、本字極草之間、老眼難見解、定多其謬歟、後學正之、三論宗智舜、春秋六十八」

寫本記云、

「神龜三年正月七日寫竟、」

「寶龜二年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沙彌慈晉、」

「貞和四年談歟肇論了、仙光院肇論述義中多引惠達言、其文悉合此疏、惠達撰無疑者哉、」

如上則至晚在東南院寫本後記所載之神龜二年 (A.D. 725) 頃、此書已傳至日本、其後約經幾度之傳寫、遂流傳至於今日、然而古目錄中關於此事、都無任何記載、甚不可解、唯石田茂作所撰奈良朝現註七在一切經疏目錄支那撰述雜部之下、有涅槃無名論疏一卷、爲天平二十年 (A.D. 748) 寫本、想或即爲本疏之一部分、然或即爲唐元康撰肇論疏三卷中之一部分、亦未可知、此事非經詳查、難遽決定也、又五宗錄中延曆寺玄日上天台宗章疏、及永超集東域傳燈目錄中各有肇論私記一卷、然均不載作者名氏、且今已不存、其爲本疏之一部、抑另爲一書、已全不可知、

復次、前文所引貞和四年 (A.D. 1348) 之後記中、謂仙光院肇論述義中多引惠達之言、其文悉與此書相符、故本疏之爲惠達所撰、無復可疑、據此、略知本疏之撰者即爲惠達、而此等傍證之外、更由

本疏內容上考之，可得如下之確證，即如無名論義記上有云，

「涅槃泥洹泥日，即此論云楚夏

中花州曰夏，南越郡曰楚。

不同，而涅槃音正，

觀師大亮師亦述此義也。

然須真天子問經云，於泥

洹行，不槃泥洹，於泥日行，不槃泥日，招提意，泥洹通作必有所依。」

又云，

「第二科，然即下正弁窠義，招提判經文，唯說同無生如實際，無即疑正明文廣說窠義，若如惠仰經說亦非窠非不窠，此止有言也，今先出異解，開善云……」

上文所用之「招提」二字，依前後文推量，即指本疏撰者之自身，然則招提者何人耶？現存本肇論之首有一序文，謂是小招提寺沙門慧達所作，而唐元康撰肇論疏中，關於慧達所述如次，

「閩州江寧縣，舊是丹陽郡，始自吳朝，爰及宋齊梁陳，六代以來，佛教興盛，伽藍精舍，連棟接甍，名字相參，往往而有，即如莊嚴寺，則有大莊嚴妙莊嚴，招提寺則有大招提小招提也，大招提是梁時造，小招提是晉時造，慧達法師是陳時人，小招提寺僧也，當陳時，名「達」之者，非止一人，故標其寺，以爲別也，有本直云小招提撰，撰者，撰集，非是製作，應言作，不應言撰也，直言小招提不言名者，江左敬重法師，不呼其名，故但標其寺耳，然此法師，未善文體，所作論序多有庸音，直以敘述論宗，不無倫次，貴其雅意，如後釋之，所望通人幸無譏誚也。」

（未完）

## 中國佛教概況

常盤大定講  
于丹絨節譯

中國佛教有千餘年之歷史，幾經變遷，以迄於今，爾來宗風不振，無甚可觀，近十年間，忽又呈勃興之象，此次事變後，雖一時沈滯，然一般人士，既覺悟佛法之重要，逮和平後，定能順時應變，而成立一新佛教也。

現代中國佛教，雖無足稱述，然在隋唐時代，則盛極一時，其出現於世之高僧碩德，中國人或多忘之，吾日本人固永矢弗忘也，如天台宗之智者大師，淨土宗之善導大師，唯識宗之玄奘三藏，華嚴宗之法藏，賢首禪宗之六祖慧能，日本各寺中，皆尊爲祖師，日夕頂禮膜拜，幾不辨其國籍何屬，返觀中國，即號稱佛教徒者，或不能舉其名號，是可歎也，夫隋唐數百年間，是諸名僧大德，先後迭出，彼時一般人士之精神，概可想見，以與近代較，相判奚啻霄壤，菊池長官有言，一彼時東洋人士，如非有偉大精神，何以名僧碩德，如是之盛，一斯言誠是，然遂謂此等精神，中國人今日猶保持不失，則殊有未然者，世謂漢明帝時，中國始有佛教，實則佛教傳入中國，固不始自明帝，後漢書楚王英傳，「英晚節更喜黃老之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納縑帛贖愆，詔報之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尙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婆塞桑門之盛饌，一由是觀之，似當時已有佛像，英特設祠祀之，三月之間，齋戒誓神，明帝因將所奉贖愆之縑帛還之，俾助伊婆塞桑門

之盛饌，此詔尙在未遣蔡愔之前，又何待騰蘭西來，佛法始入中土哉，未幾安世高來自波斯，支謙至自印度，均從事翻譯，佛經遂以流通，安世高所譯爲原始佛教，支謙所譯殆皆大乘經典。

佛法甫入中國，即宏揚大乘，若般若大典，尤大乘中之最重要者，蓋般若之空，與老莊之虛無，大本雖殊，而部分頗多相涉，老莊與佛學，參互研究，相得益彰，故般若之義，傳入中土，未幾即與老莊之虛無，交灌合流，而爲學海之新川焉。

三國時代，與譯經有重要關係者，爲朱士行，士行潁川人，爲中國沙門之始，因讀道行經，覺文義隱晦，諸未盡善，乃誓志捐身，遠求大法，在於闐得梵書正本，遣弟子弗如檀送歸，後由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今放光般若，是也，於彼時代，乃能親往西域，遠求原典，竟得成功，誠希有之盛事，其後有支謙者，本月氏人，而生長於中國，所學亦月氏系統，支謙傳弟子避北方亂，南遊於吳，孫權禮之，官以太子傳導，未以異國羈旅，素味平生，而遽委以重任，則其崇仰佛法可知，其時南方人士，對於佛法已有相當之了解，由此亦可推見。

西晉竺法護，系出月氏，而世居燉煌，爲燉煌人，燉煌在當時爲中印文化接觸之要衝，護又能通西域三十六國語言，故所譯經典，弘達欣暢，光流東亞，其一生譯業甚宏，維摩法華兩經，尤稱絕業，維摩經至今猶盛行於世。

東晉之末，羅什、覺賢、曇無讖，均爲傑出之翻譯家，羅什尤爲斯界魁傑，其所譯法華經，固永爲世寶。

即三論四論等空宗典籍，亦皆純瑜無瑕，至其譯業之宏，尤難遍舉，流傳至今，猶爲一般佛子所誦習，至於其時名譯，如什公之般若，覺賢之華嚴，識公之涅槃，義真詞切，文筆流暢，後人讀之，幾不辨其爲譯爲作，是中國翻譯事業之造極時代也。

其時有不通梵文，未與譯事，而宏法功德，冠絕今古者，厥惟道安與慧遠，道安俗姓衛，常山人，乃中國純粹佛教之初祖，或曰，中國自後漢三國，以迄兩晉，名僧碩德，先後輩出，何以獨祖安遠二公，曰後漢至兩晉，爲佛教準備時代，換言之，即老莊佛學時代，當時老莊學說，浸染已深，治佛學者，既以老莊釋佛典，又以佛典釋老莊，輾轉比附，第求會通，故謂之老莊佛教，然老莊自老莊，佛自佛，比附爲說，轉失真諦，道安於是主張空諸依傍，就佛言佛，而佛法本來面目，始昭然若揭，謚爲中國佛教始祖，誰曰不宜，安公一時熏陶，多所成就，廬山慧遠，則其弟子之傑出者，慧遠弘揚佛法，有二特色，即立嚴肅之戒律，與結白蓮社以念佛，彼於佛離苦得樂一境，真能體驗而得之，奉持而行之，且多方開示，以廣流傳，宜乎吳越人士至今猶崇信弗衰也，蓋中國佛教，有準備時期，有翻譯時期，及至慧遠，則入移植時期，由哲理之探求，變爲宗教之皈依，其後，譯經者雖不乏人，惟移植事業，至是已告完成，其功德顧不偉歟。

道安慧遠二大德後，政局南北對立，佛法亦入研究時代，當五胡十六國之際，北方全部蹂躪於異族，南方亦陷於恐怖狀態，適於此時，印度之文明，與胡人之勢力，駸駸相伴而來，彼胡人之傑出者，且能了解佛法，而尊崇之，漢族文化，秦漢以來，發榮滋長，已蔚爲大觀，一般人士視本國文化爲外族所壓倒，

亡而不救，壞而不修，以人情言，固所難堪，然則當此中印兩文化之生死關頭，由衝突而調和，乃勢所必然。彼時學者對此問題，態度雖不一致，然大別言之，不外積極消極兩派。若慧遠之信受奉行，積極派之代表也；寇謙之之力加排斥，播為風氣，卒致魏太武之禍，此消極派之代表也。總之，南北朝時代，即南與北力爭之時，有軍事之爭，政治之爭，胡漢民族之爭，而道佛二教，亦於是時，各標旗幟，爭為雄長，上說下效，傾動朝野，其時文化界實有如火如荼之壯觀，惜文獻不足徵，無以考其變遷之跡。

寇謙之為一時人傑，力足傾動人主，太武聽信其言，致有廢佛之舉，彼時平定諸胡，版圖廣大，挾暴主之權威，與僧侶為難，實佛法之厄，然毀佛之令，僅隔六年，興佛之詔，旋即頒發，自是可瞻彼時佛教之精神，且大同之雲岡，洛陽之龍門，考其成立之年，即在毀佛之後，蓋佛法之力，已深入人心，故文成即位，於其祖太武之所為，極抱不滿，下令恢復佛教，敬造佛像，藉表一己信仰，而示人民以觀瞻，故雲岡龍門等有名之石佛，乃出現於世。

復次，關於南北朝研究時代之翻譯，雖語涉支蔓，然有不可不論及者，即菩提流支與真諦二大德之所譯，與以前譯品迥殊，印度佛教，由龍樹至世親，為蛻變時期，前者為空大乘，後者為有大乘，有大乘即唯識佛教，印度之佛教既變，翻譯界之風氣，亦隨之而變，真諦及菩提流支，適當此際，唯識佛教，卒賴其力，而譯布於中華，夫龍樹之空大乘，羅什所譯，固已毫無遺憾，然語其教義，則一切皆空，即空亦空，頗有沙門議其流弊，於是剖析名相，詳說因緣，以救執空之失，西土佛教，由是別開生面，建立新宗，其在中



土，則慧光曇鸞慧可諸大德，皆新佛教之代表人物。

慧光與菩提達摩同時，其與日本佛教關係尙淺，姑從略。若曇鸞者，在日本淨土宗或眞宗，均以彼爲七高僧中第三祖。由龍樹世親及曇鸞，序在第三，故曰三祖。日夕而禮拜之，其念佛依三論四論之空大乘，加以世親淨土論之

有大乘，而爲積極之新淨土教，是空與有融合而生之新大乘教。淨土論由菩提流支譯出後，未幾成立曇鸞之新淨土教，要以不離體驗爲法門，佛教至此，已由教化之理論，進爲性分之資糧。明治時代，新淨土教流入日本，是猶曇鸞之遺風。曇鸞生於北魏，家住雁門，因病求長生之術，聞南朝道士有陶弘景者，渡江往從之，盡得其傳。夫山西至金陵，路途窈遠，北魏至南朝，身入異邦，其時戰亂頻仍，交通梗塞，非有大願力不辭艱辛者，曷克臻此。厥後因菩提流支開示，棄仙學佛，於無量壽之生命，深有所得，遂爲東方淨土初祖。

慧可爲達摩弟子，斷臂求法，傳爲美談，其學宗楞伽經，內容偏於唯識，依然爲世親之佛教。中國自空大乘盛行，學者多依空生解，明心見性，自楞伽經出，漸由消極趨向積極，而活動禪學以興，此派自慧可開之，中國禪宗之始也。蓋印度念佛與中國異，其禪學亦與中國異，即中國與日本亦有不同，中國禪學活動灑脫，是其特色。

智藏僧旻法雲爲梁武帝時三大法師，聖德太子之法華義疏，雖與法雲之法華注釋，互有異同，然實以其書爲藍本，復次慧思法師者，乃聖德太子之前身，其轉生日本人或以爲疑，然此非日本人之言。

鑑真和尚之所說、鑑真中國人、爲奈良招提寺之開山祖、嘗對留學中國之日本僧言、慧思大師、轉爲國王、大宏佛教、其國即日本、汝等聞之乎、慧思大師、天台始祖、世稱南嶽思大師者是、又三論宗之法朗、亦研究時代中之最有價值者、特一言及之、

南北朝晚年、北周武帝、又有廢佛之舉、佛入中國、厄運迭乘、北周前後、均罹禍殃、然此次實爲廢佛之花、在禍佛史上爲最光彩之一段、周武帝以少壯有爲之主、富於思想、雄於辯術、挾帝王之威、以與佛教爲難、羣以爲佛教從此毀滅矣、然未幾石佛石經出現於世、且曇鸞智顛慧遠信行吉藏諸大師、皆龍象之資、不世出之才、身嬰禍亂、潛伏於水火之中、憂勤於危難之際、禍之適所以成之、今諸大德邈矣、石佛石經、入民國後、雖有損壞、其殘存者、尙蔚爲佛教之光、是南北朝研究時代文化、亦可謂建設時代文化、炳炳烺烺、遺留至今、猶足供吾人參考、詳觀熟玩、雖不無瑕疵、而大體有一如之精神、活躍其間、奧妙非言語所能形容者、誠法界之巨寶也、

日本關於隋唐時代文化、每定爲國寶、重要美術品、由國家或個人寶藏之、而中國視隋唐時代遺迹、較美洲爲尤遠、於其文化品、輒漠然置之、近十餘年來、受日本之影響、稍加注意、

南北朝晚年、有菩薩僧者、不出家、不著僧服、而從事文化事業、以應國家急需、然中國與日本民族性異、以少數寺院、住多數菩薩僧、勢有所不能、未幾、復寺居而僧服矣、

北周廢佛、佛教轉入建設時期、迨至於隋、以政治統一故、思想亦歸於統一、若智者大師之天台宗、

信行禪師之三階宗、吉藏法師之三論宗、同時並起、領新標異、雖由天下一統、時和世泰所致、然當北周之世、佛法危於累卵、僧衆命若懸絲、而諸大德不屈不撓、勇猛精進、早植唐初佛教昌明之基矣。

唐初道宣之律宗、善導之淨土宗、玄奘之唯識宗、法藏之華嚴宗、慧能神秀之禪宗、不空之密教、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佛教至此、歎觀止矣、後雖有作者、弗可及已、惟盛極難繼、更遭唐武之禍、此社會情勢、人生趨向、各種問題、有以致之、豈偶然哉、自廢佛初起、以至此時、佛教組織、漸趨實行、歷晚唐五代兩宋、更由初步實行時代、而入專門實行時代、宗風至是一變、夫一寺蕭然、不見佛經、在日本遠離都會窮山荒谷之寺院、容或遇之、然在中國、除龍藏外、不見有經典者、比比皆是、吾遊中土、足跡頗廣、除福州之寺外、經典多蕩然無存、即有亦不過殘冊斷片、所謂文字佛教、著述佛教者、實不多見、彼何以欲離文字而實現佛教之大精神耶、亦唯求之本心、求之自性而已、吾人所居世界、非但肉體世界、心性之世界也、明自心見自性、不假外求、一切俱足、所應開拓者、不在外之世界、而在內之世界、內之世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豈復筆墨所能形容、於是有不立文字、別傳心印之禪宗、應運而興、心印既傳、臨濟、潯仰、曹洞、雲門、法眼、各發展其特色。

五代末、雖遭周世宗之禍、然周亡宋興、雕印大藏出、亦屬驚動世界之文化產物、此在中國文學史雖無甚異彩、即於中國佛教、亦不過部分發展、然在世界文化史上、極關重要、是經印成、流傳各寺、典冊既富、研究益便、五宗外益以楊岐黃梅、共爲七宗、而禪門遍四海矣、禪者包舉佛教全體之佛心宗也、以

自心證入佛心，即以佛心圓成自心，此與印度或有不同，若是者，殆真證實悟之小乘禪歟。其在教理上，自大藏經出版，天台宗山家山外兩派競勝，互相辯難，闡教益精，析理愈微，教理之發達，至是造極。

佛教入元明清時代，晦盲否塞，非復舊觀，雖元之喇嘛教盛行，以吾觀之，摘葉尋枝，未達根源，不免混亂。明代憨山紫柏雲棲蕩益，名僧輩出，各放異彩，憨山調和儒佛二教，紫柏調和性相二宗，雲棲調和禪宗與淨土，蕩益舉一切宗派融會而貫通之，皆一代真僧，卓然有所樹立，惟就其影響社會人心者言之，尚不及王陽明一人，盛德大業，更爲喧赫，然久已混亂之佛教，諸大德起而振之，即謂佛教再興，亦無不可，惜爲時未幾，明社以屋，莫睹其大成，此時法界重要產品，爲方冊大藏經，即綴輯成冊之大藏經，以前佛典概爲梵冊，價值較昂，自方冊出，佛子便之，憨山紫柏之力也，是經係就黃檗本翻刻而成，與原本比較，除裝訂外，表面內容，并無差異，印於明萬曆間，流通既廣，淨業斯弘，翼教之功，顧不偉歟。

明末有袁了凡者，其名取了悟凡夫之義，以居士而負盛望，自是居士在佛教，嶄然露頭角，清代雍正以帝王之尊，自號圓明居士，且著書立說，顯揚所學，乾隆帝巡幸天下，所至崇異僧侶，保護寺院，一時佛教，非不顯隆，然外表徒存，精神頓歇，以視古德，猶大鵬之與斥鷃，不可同年而語，此時佛法所賴以維持者，厥惟居士，彭際清楊仁山皆居士之尤者，篤修淨業，廣爲宣揚，綿延至今，佛教乃日有起色焉。

# 佛教同願會二十八年會務報告

## 第一章 叙 言

自佛教同願會之成立，今已經年，經本會副會長理事長各常務理事及全體同仁之上一心，各關係方面之內外協力，慘淡經營，始克有今日之成績。本會成立之經過，見于王副會長夏理事長成立大會之致辭，本會之宗旨，見於開年會時之宣言，本會成立後之工作進行，見於所出特刊之會務紀要，本會今後推進之方針，見於年會時之提案，故欲知本會一年來之經過情形，不難分別檢察以上各件，然所紀述者，多略而不詳，且因各自為章，不成系統，欲得一詳明之記載，有系統之說明，則不得不有此項年報之編纂矣。

年報凡分三部，一曰發起因緣，通叙本會創設之旨趣，與成立以前之經過，二曰工作報告，別為法務工作、教化工作、社會工作、利生工作、交際工作，此數者會略誌於二十八年度本會特刊之會務紀要中，然特刊所紀，截至八月為止，故有賴於年報，蓋彼略而此詳，彼闕而此具也，三曰今後之方針，則別為佈教方策、教育事業、社會事業三類，夫本會自三月開始辦公，截至年終，為時不過十月，且復局於會址，限於經費，牽掣於種種關係，未能如預期之迅速進展，然十月以來，在會同人，固無日不兢兢業業，冀其不違本願，而有裨於宏法利生之事，若夫事之不能盡意，力之不能從心，則亦天下之所常有，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是篇所載，蓋不過本會初創期中，事路藍縷所肇啓之雛型而已，今後發展之所靳待，一則須同人之益加奮勵，勉報佛恩，二則望會外各佛教善信之同願同行，一體協力，三則盼各關係方面之尊崇正法，力任護持，誠以國家教法之隆替，常與人民之福德為正比例，蓋非厚德無以載福，亦非積福無以載道，故觀禮樂可以知國運之興廢，察民德亦可以卜法運之盛衰，嘗聞之耶律文正之言曰：以佛治心，以儒治國，本會創立於國事凋瘵之際，民俗敵亂之秋，如何可以厚民德而正人心，尤為本會同人願力集中之點，但期佛道大昌，其餘緒

所及，自足使風化厚而國運益隆，人心治而政機自定，是知教以輔政，衆善同歸，孰謂宗教迂緩無裨治道也哉！

### 第一節 發起因緣

經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科學家謂文化運動之產生，皆各有時代之背景，然則同願會所受時代背景之影響，以成爲本會發起因緣者，其關係若何，不可不先爲說明，夫文化宗教無國界，爲世人所公認，但同願會爲中國人所發起，成立於中國境內，則其發起因緣，自宜先詳於發起所在之中國，而後及其他，茲特分別述之。

佛教之入中國，雖屬西來之大法，然二千年來，此中國之民族，浸潤漸漬於佛教之法乳中，固已久忘其爲非固有矣，後漢以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佛教實佔最重要最光榮之一部，宋明之理學者，雖標反對佛教之旗幟，然夷攷其實，則其所學，源於儒者十三四，源於佛者十六七，使當時無佛教之輸入，則宋元明三朝七百餘年文化之思想，決難有如此之超悟，可斷言也，更推察其他，則中國最早之國外留學生，佛教徒也，最早之國際路線開闢者，佛教徒也，最早最偉大之翻譯家，佛教徒也，此外若刊印，若校勘，若寫經造像，建立道場儀軌等藝術，皆以佛教爲中心，是故中國文化殆可稱爲佛教之文化，中國民族殆可稱爲佛化之民族，在史蹟上，佛教因受小儒及邪道之排擠，雖亦屢伏屢起，而在精神上，佛教於無形中，固久已同化民族之靈魂思想，雖謂中國已成爲一元化之佛教國家可也，然中國民族，好保守而難進取，習安逸而畏鍛鍊，流風相承，學隨俗弊，清代以還，達德漸稀，羣嬰乏怙，信心日削，既違佛門勇猛精進之旨，亦背儒者自強不息之訓，故今日佛教之不振，由來既漸，非有獅子之吼，象王之行，難以震起羣迷，同瞻慧日，故爲振興中國佛法計，當結合同願，共同努力，偏者正之，仆者興之，弊者補之，失宜者改善之，庶幾符爲學日新之道，而弘正法再建之功，此佛教同願會之發起因緣一也。

與中國文化，同出一系，而並稱爲世界之佛教國者，厥爲東鄰之日本，書同文，人同種，夫人而知之矣，且一衣帶水，隔海相望，海禁開後，交往益繁，乃在近百年史上，中日之交互關係，並未入於正軌，糾紛誤會，不時發生，蘆溝變起，遂至以兵戎相見，夫中日兩國



唇齒相依、兄弟之邦也、合作則并美、分裂則兩傷、然以同文同種之親、望衡對宇之勢、不能使之共存共榮、何耶、兩國國民思想、未盡訴合之故耳、天下事率皆先有理而後有事、志趣若同、則情感自孚、精神既貫、則行爲自合、否則親善如手足、或不免鬩牆之爭、則又何獨責於同文同種者乎、故欲謀共存共榮、必須同信同願、信願既同、則誤解自消、步調自齊、居今日而欲謀東亞之和平、戰禍之消弭、捨宏揚佛法外、更無其他辦法、其故有三、一者、惟有佛法、可以懺悔業障、拔除苦果故、二者、佛法爲中日兩國所共同信仰之宗教、其對於人心之支配力、潛於兩國國民性中、至深且鉅故、三者、中日不幸事件、久而不決、兩國皆已創鉅痛深、國民莫不酷望和平、而此種心理、與佛教觀苦起悲之旨、最易相應故、故知純恃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所不能決者、惟佛法爲唯一之出路、果中日兩民族能同信同願、慈心相向、佛眼相看、則非但今日之不幸事件、立即可以解決、而東亞新秩序之建設、與永久和平之基礎、胥有賴乎是、此佛教同願會發起之因緣二也、

晚近世界科學發達、物質文明進步、人類崇尚功利之觀念日增、而支配佔有之慾望亦日盛、於是軍備之擴充、市場之競爭、殖民地之分割、亦愈演愈烈、人類之腦海中、純爲貪慾與嗔恚所充滿、世界遂無時無地、而不在備戰狀態之下、歐洲之第一次大戰也、殺人千萬、傷折倍蓰、此歷史上空前之教訓也、而曾不足以遏二次戰端之暴發、何則、物質功利主義、根本誤之也、彼日以物質之享受、誘惑人心、使物慾日熾、荀子所謂、「欲則不能無求、求不得則爭、爭則亂、」此必然之勢也、當歐戰之初、休也、歐美人士、憬於大戰時傷亡之衆、損失之鉅、莫不痛心疾首、謀所以撤消軍備、永奠和平、如國際聯盟之創設、軍縮會議之召集、和平公會之組織、與國際間各種和平運動之發起、戰後創傷之各國國民心理得此、似亦可爲一時之安慰、而實則皆等於具文而已、以吾人眼光視之、戰禍之能否消滅、爲整個文化問題、決非一枝一節以謀之、所克有濟者也、彼歐洲之文化、自工業革命以後、即建設物質中心主義之思想、前乎此者、有塞爾文赫胥黎之荒謬、其端後乎此者、則馬克思列寧之徒、揚其緒、物種原始之書、出則種類同源、而華倫攸叙之德陰矣、物競天擇之說出、則弱肉強食、而仁慈和愛之衷、泯矣、更進而唯物史觀階級鬥爭之說出、則人類皆以讐仇相視、殺伐相尙、爲

當然矣。夫以如此思想，如此學說，如此文化，世界焉得而不亂，人類焉得不日趨於危殆，今日而欲挽救世界之大勢，消弭人類之危機，非根本改造世界文化，而建立新的人生哲學不可。其道唯何？曰：佛教中心思想之確立是已。蓋佛教無我無諍不住不受之消極精神，足以挽五陰熾盛，殘賊相陵之苦，大悲大願大智大勇之積極精神，足以救自私自利瘋狂殘酷之風，自宗教立場觀之，佛教固為世界之最古最偉大信眾最多之宗教，自哲學立場觀之，佛教亦為最高超，最富理論，組織最周，實踐方法最備之哲學。世界之所謂主義學說政策方法，其上焉者，亦不過制方隅之宜，救一時之敵，而佛教則互萬古而常新，攝十方而普化，惟此一是實，餘二則非真，捨弘揚佛法外，今後世界之人類更無其他出路，蓋可知矣。此本會發起之因緣三也。

### 第二節 同願命名之意義

本會以同願為名，其意義所在，或不盡為人所知，茲略加引證解釋如次。

一、開成立會時，副會長王揖唐居士致辭有云：「集中佛教徒同願者的全體力量，共挽浩劫，現在就世界國家社會的混亂情形看去，非以大慈大悲之佛法，不克挽回劫運，共致太平，我們大家，應該一致勉力同發大願，勇猛精進，上弘下化。」

二、理事長夏蓮居居士致辭有云：「蓮居現在只就同願兩字，略加解釋，什麼是同願，如何纔能同願，因為佛法不離因果，所以善惡因緣，都是願力所成的，本會的願，就是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是發心，與這四宏誓願相同的，皆是我們的同願，不過有願之後，就要身體力行，願行相應，纔能斷除煩惱，度化眾生，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纔是同願的真義，如果不能本著願力去行，而僅僅有同願的虛名，依然是不相應，也就不能謂之同願，歸納起來，說同願的意義，就是要一同發菩提心。」

三、本會第一次年會宣言云：「十方如來，皆以大悲願力，垂迹應化，雖應化因緣方便萬殊，而一切大願，要當以四宏誓願為根本，所謂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此四宏誓願者，為十方諸佛之所同，亦即本會同

仁之志願也。」又云、「因思崇信佛法，爲中日兩大民族共同之點，欲圖共存共榮，必須同信同願，欲達永久和平，必須宏揚佛法，倘兩國人民，彼此皆能慈心相向，佛眼相看，以平等心，行大悲願，豈復有爭奪殘殺之事乎？況一切諸法，不離因果，就因而論，非以佛教中四宏誓願之精神，不足以防惡業於將來，就果而論，尤非藉佛教懺悔祈禱，虔誠迴向之心，不足以挽狂瀾於既倒，須知虛空非大，心王爲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衆生業力固不可思議，而願力亦不可思議，佛力法力尤不可思議，當前浩劫，既屬共業招來，而彌天厄運，定憑大願消去。」

觀於以上三端，可知本會命名之意義矣。

### 第三節 籌備經過與成立大會

本會同仁悲羣苦之益深，歎邪見之日熾，惻然惶然，不能自己，於是以深信願發起斯會，關於籌備經過，在開成立大會時，夏理事長致辭中，曾有以下之說明：「在很久以前，王揖唐居士、靳翼青居士和野崎先生，就屬以宏揚佛法的工作，約我參加，彼此研究考慮，經過數月之久，我總不敢追隨，因爲自己知道學業修養，精力時間，種種都不够，所以屢經審慎，不敢自任，後來因爲安欽上師以大悲心，答應擔任會長，內政部總長王揖唐居士，又答應擔任副會長，又有許多在家出家諸位大德善知識參加指導，蓮居纔不敢過辭，在最近幾天，纔定發起本會，這是本會成立的經過。」

本會發起諸同願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北京廣濟寺召開成立大會，是日天氣晴快，朝暾初上，廣濟寺門前，即已車水馬龍，肩摩轂擊，九時許，全市各寺廟大德，各佛教慈善團體，暨各機關代表，凡千餘人，咸集會場，如儀開會，茲將是日程序列下：

#### 一、振鈴開會

#### 二、全體肅立致敬

#### 三、上香唱讚佛偈

同願學報

第一輯

佛教同願會二十八年度會務報告

五

四、公推臨時主席

五、臨時主席報告開會宗旨

六、公推會長副會長

七、公推名譽會長

八、公推理事

九、公推理事長副理事長

十、公推評議

十一、公推評議長副評議長

十二、會長副會長致詞

十三、來賓致詞

杉山最高軍司令官閣下

堀內參事官閣下

行政委員會王委員長

市公署余市長

十四、會長率各職員禮佛發願就職

十五、攝影

十六、閉會

關於本日臨時主席、現明法師、及本會會長安欽上師、王副會長揖唐、夏理事長蓮居、各位演詞、均載於本會二十八年之特刊中、茲不複載。

## 第二章 工作報告

本會自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開成立大會後、因會址尚未覓妥、即暫假廣濟寺、作為臨時籌備處、歷時二月、始覓得東城松公府夾道嵩祝寺為會址、於三月一日移入辦公、寺居城東而偏北、為國師章嘉呼圖克圖駐錫之所、建自乾隆年間、凡三寺毗連、中曰嵩祝、左曰法淵、右曰智珠、皆轄於一特木齊之下、而殿閣巍巍、規模弘敞、惜以年久失修、昔之金壁輝煌、今皆塵封黯淡矣、本會遷入之初、重加油漆、煥然一新、初僅借用嵩祝寺中院、繼因房少不敷分配、遂遷入西院智珠寺內、而以中院作宿舍及儲藏室之用、就現在情形、房屋已深感不敷分配、將來會務增繁、尚須另作辦法以圖擴充云。

### 第一節 法務工作

#### 甲、舉辦各種吉祥道場

本會自成立以來、每逢吉祥令節、或佛教紀念日、輒啟建道場、誦經禮佛、并延請會內外縉素大德、蒞會說法、以增進同仁之道業、並為會外諸善友倡、際茲世運日降、福智日薄之時、與一處道場、即增無量善根、多一人發心、即滅無窮災厲、茲將本年度歷屆舉辦各種道場經過、略誌於後。

一、普賢道場 四月十日即夏曆二月二十一日、為普賢菩薩聖誕之期、本會於是日起、舉辦道場三日、請拈花寺僧眾五位、領眾薰修、每日誦普賢行願品、彌陀經、及彌陀聖號、早晚上殿四堂、并由夏理事長、及法務組魏善忱組長、分別宣講念佛法要、到會參加者甚為踴躍、於四眾之弟子外、并有白雲觀道長門扉橋、率領道士多人參加隨喜、至第三日（十二日）圓滿、此為本會第一次舉行法會之概要也、按普賢以十大願王、普攝無盡願海一切眾願、與本會同願之義、最為相應、所謂乘大願船、度生

死海、普濟一切沉溺衆生，悉令安住無上菩提。此普賢之本願，亦即本會同仁之本願也。本會成立之初，第一次道場，即欣逢普賢大士聖誕，是亦因緣之不可思議者。既有此願，尤貴能圓此行。此本會同仁所兢兢自勉者耳。

二、準提道場 國曆五月五日，即夏曆三月十六日，爲準提菩薩聖誕之期。本會於先一日（四日）起，啟建準提道場。三日、於五月三日，即請彌勒院可觀法師薰壇洒淨，四日道場開始，除誦持經咒佛號外，并由夏理事長及本會講座真空法師，分別說法。五六兩日，則請慈舟法師說法。按本會辦公之智珠寺院內大殿，爲大悲殿，所供爲十一面觀音，而準提爲觀音之化身。準提一咒，據顯密圓通集所述，可以統攝二十五部密法。夏理事長於四日說法時，述此咒功德，略謂從來密教大德，教人修習，以此咒先令修習加持，即宗下老參，久而不悟者，亦多密持此咒，以消宿障。且此咒爲準提大慈，特爲障重衆生，開一方徑。縱未能即斷葷酒，禁除欲念，若能精勤修持，亦克著效。與三業清淨，受持他法之功德，等無有異。此次經夏理事長宣說後，會中初發心同人，多開始受持此咒。本會王副會長亦久持此咒，數十年無間，故其福智莊嚴，具有由來也歟。

三、釋迦聖誕道場 今歲爲娑婆教主本師釋迦世尊降世二千九百六十六年（紀元從中國舊說）紀念。遙維本師以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自是而後，世間始有佛法。三界初睹光明，作人天之眼目，爲苦海之慈航，正法住世，即已德敷五印，化衍三千。本師寂後，法乳西流，震旦代興，早懸聖記，住持宏揚，大德蔚起，近代以還，信衆漸稀，邪見日熾，於是福德日衰，苦果日熟，際茲末運，衆生業重，非宏揚聖教，不足挽救浩劫。本會初擬藉此殊勝節日，聯合各界，擴大舉行。故於事先，即派人向各方接洽，冀得喚起羣迷，同登覺岸。終以了解此趣者，仍由本會在嵩祝寺單獨舉辦。延請僧衆及喇嘛，各在東西兩院，數十人分建道場兩處，誦經念佛，并由夏理事長及真空法師說法。本會於事先，曾聯合各慈善團體，向內政部及市政府請願禁屠一日。是日由本會主編在新民報及天津庸報，各出佛誕紀念特刊一大張，并由本會專人在中央廣播電台，放送佛教講演。茲將是日舉行節目，摘要登錄於下。



## 子、法儀

- 一、設千供一堂，香花燈水等
- 二、青衣僧領衆誦經念佛一永日
- 三、黃衣僧誦金光明經一部
- 四、王副會長江評議長及各界名流，皆蒞會拈香參加
- 五、真空法師及夏理事長說法
- 六、會場幢幡寶蓋及彩牌樓大棚等，備極莊嚴

## 丑、宣傳

- 一、新民報庸報各出特刊一大張，本會主編
- 二、佛教特別廣播講演
  - 一、紀念釋迦牟尼佛聖誕的意義，午後放送
  - 二、佛教是離苦得樂的唯一法門，午後放送
- 三、標語，本會印刷佛教標語萬餘張，分贈各寺廟，并張貼各街市，極爲醒目
- 四、傳單，本會印紀念聖誕傳單甚多，分送各界

## 寅、結緣修福

- 一、設千僧齋一堂，每人供半斤饅頭一個，月餅一塊，糖果一包，襯錢四角，毛巾一方
- 二、呈准政府禁屠一日

三、放生、同人集資舉行

四、觀音成道紀念道場 八月四日即夏曆六月十九日，爲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本會舉行道場一日，由僧衆十餘人領衆誦普門品，及觀音聖號，午後，請真空法師及黃陽山普照法師說法，按觀音大士耳聞圓通，十方佛土無刹不現，與國人關係尤深，雖婦孺愚騃，無不尊仰，是日參加會內外同願，禮誦皆極虔誠，聞法尤生歡喜，至六時許圓滿散會。

五、孟蘭盆會道場 八月二十九日即夏曆七月十五日，爲孟蘭盆節，是日日本會舉行道場，計分三項宣揚佛教，一、爲報恩度苦，獎勵孝道之意，本會在會內發起孟蘭盆會道場，盛大舉行，二、北京市商會經本會之敦勸，由各同業公會發起，籌建一道場，請本會指導一切，在萬善殿盛大舉行，三、本會夏理事長與日本淨土宗僧正椎尾辨匡博士發起之中日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以本日爲兩國第一次同時舉行之期，與孟蘭道場一併舉行，以上三項，除第三項共修念佛之發起經過，與歷次舉辦情形，俟下文專章說明，茲記一二兩項於下。

本會方面在嵩祝寺高搭彩棚，并請僧人領衆誦孟蘭盆經及佛號，是日中外各界參加達七百餘人之多，嵩祝寺內盛況空前，王副會長夏理事長江評議長各有講演，并請慈舟法師蒞會說法，本會設齋普供，是日在新民報發行孟蘭盆會特刊，王副會長並親赴電台廣播，講題爲從孟蘭盆會說到救災，蓋此時正華北各地，水旱洊災之時也。

至本會指導之下，如商會各公會在萬善殿所發起者，定名爲北京市商會孟蘭盆追遠道場，經籌備多日，在中南海萬善殿舉行，是日全體商會，由會長鄒泉潔氏主祭，全體執監委員皆陪祭，各委員家屬皆參加觀禮，自朝至夜，凡數千人，關於道場設備等事，均由本會前代文教組長妙舟法師主其事，誦經僧衆計一百零八人，夜間放瑜伽餞口，并在中南海散放河燈甚多，頗極一時之盛云。

六、地藏菩薩聖誕道場 九月十二日即夏曆七月二十九日，爲地藏菩薩聖誕，本會舉行慶祝法會，恭誦地藏菩薩本願功

德經。

七、燃燈佛聖誕道場 夏曆八月二十二日爲燃燈佛聖誕，是日適值國曆十月四日世界動物節之期，本會於一星期前即籲請呈准政府當局，禁屠一日，并在報紙及電台宣傳紀念動物節的意義，并設供禮佛。

八、觀音成道紀念 九月十九日即國曆十月三十一日，爲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是日本會舉行道場，誦普門品及大悲咒與佛號一永日。

九、藥師如來聖誕道場 十一月十日即夏曆九月二十九日，爲藥師如來聖誕，本會敬備香花，供養莊嚴，由妙舟法師引導同仁，恭誦藥師如來聖號。

十、彌陀聖誕道場 夏曆十一月十七日即國曆十二月十七日，爲阿彌陀佛聖誕紀念，本會請拈花寺僧人引導，在大悲殿念佛，到會內外男女同願甚多，由夏理事長對衆說法，略謂末法時代，衆生垢重，惟此念佛法門，普攝三根，易知易行，但能發菩提心，執持名號，專心念佛，必可往生無疑，惟最忌疑心、偷心、歧路心，若無三心，何愁安養，會內同願什九皆修習淨業，聞法心開，皆大歡喜。

#### 乙、建議政府重興僧政

自雙林示寂，金光隱曜，承流宣化，住持佛法，惟僧寶是賴，故僧寶爲如來之化身，而七衆之尊師，其戒行威儀，皆可以典型當世，而矜式來學，其所繫於佛法者鉅矣，攷中夏佛法之興，莫盛於李唐，其時大德輩出，龍象蔚起，顯密禪淨，殊途競秀，判教分宗，粲然大備，揆厥所由，豈非得人之慶歟，明主知其然也，故創爲僧錄之制，以維持其綱紀，蓋綱紀不墮，則儀範不失，儀範不失，然後行者得遂其修學，成德達才，皆基於是，法至善也，宋元至清，相沿不廢，鼎革以後，舊制蕩然，僧政不設，羣綱解紐，於是法流濫承，獅蟲遍體，龍天弛護，威德日衰，今日而謀所以整飭紀綱，重光聖教，蓋莫急於整理僧伽，亟圖恢復僧錄舊制，本會有鑑於此，爰建議政府，重興僧政。

并蒐製史料，攷核舊制，提供參攷，現此案正在內政部審議中，大約不久可以明令頒布見諸事實也。

### 丙、募修壇城

本京故宮內，西路雨華閣，有壇城三座，爲密教重要法宗，明清兩代，內廷每有慶祝祈禱，或戒懼修省，皆延請大德，於此設建道場，如法修持，以靈感之特著，故奉事而無替，壇中寶相莊嚴，威光晃耀，建設儀軌，悉本密制，攷吾國歷代奉佛勅建招提，要以此爲第一殊勝之處，近年國家多事，壇外殿閣，既年久失修，壇內法器，亦半多散佚，本會會長安欽上師謂此壇之興廢，關係佛法世運至鉅，副會長王揖唐遂慨然發心，以修復自任，所須費用，亦願全部募集，并以司理出納之責，委之本會，而工事之監督，則由本會副評議長湯住心居士評議劉玉書劉宇民兩居士共任之，歷時三月，遂獲蕙事，於十二月九日竣工，舉行開光典禮，是日鑿請各界蒞壇參加，共到中外人士一百餘人，由臨時政府行政委員長王叔魯，與各院部長官，均親蒞壇禮拜，頗極一時之盛，關於壇城之詳細說明，見于二十八年度本會特刊之會務紀要欄中，茲從略。

### 丁、中日兩國共修念佛

慨自事變以來，已逾兩載，戰禍之烈，曠古罕聞，兩國人士，莫不創鉅痛深，而二十八年國內又復水旱風蝗，災禍洊至，凡此天災人禍之繁興，皆由衆生共業所感，倘欲挽此浩劫，莫若同發大願，各抒至誠，同懷悲憫，虔敬祈禱之法，雖有多途，而簡單易行，攝機最廣，功德最勝，靈感最著，而且人人能修，處處可行，無如擇期共修念佛法會，當二十八年五月中旬，日本淨土宗大僧正林彥明上人到會訪問，即會與本會夏理事長論及此事，而林上人行期匆促，未訂具體辦法，其後於七月二十日，推尾博士來訪，與夏理事長往返磋商多次，始克決定，推尾博士亦淨土宗之僧正，并爲衆議院議員，大正大學校長，在日本聲譽極隆，此次磋商之際，推尾氏初主張採用每月陽曆十五日爲兩國共同念佛之期，後經夏理事長竭力闡明，必須用陰曆之理由有三：一、佛經多以月光表法，攝有多義，舉要言之，一者光明，二者清涼，三者瑩淨，四者圓滿，故此日共修功德最勝，二、共修辦法，當竭力於各地推行，鄉曲之地，未易每期

通知、如以月圓爲期，則不致遺忘。三、佛在世日，印度所採亦爲陰曆，至今中國內地，仍多採用陰曆，流俗相沿，并以此日爲吉祥日，嗣經椎尾博士贊同，自七月十五日起，爲兩國首次舉行之期，以後中國方面，即由本會領導，在北京首倡，而陸續推及各地，日本方面，亦每期在東京西京大阪各地淨土宗寺廟，同時舉行，茲將二十八年各次舉行情形略誌於下。

一、第一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於夏曆七月十五日，即國曆八月二十九日，在本會舉行，是日適爲孟蘭盆節，本會於午前啓建孟蘭盆道場，午後即共修念佛，時間規定爲午後三時至五時，嗣後亦一律準此，是日在嵩祝寺正院，高搭法棚，繞佛經行，備極嚴整隆重，共到中外人士七百餘人，並請華北專弘淨土之慈舟法師，蒞會說法，至六時許，始告道場圓滿，攝影散會。

二、國曆九月二十七日即夏曆中秋，舉行第二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地址在西城廣濟寺，到會參加者，亦不下七百人，由王副會長、夏理事長、及現明法師，分別開示，說明共修念佛之意義，佳節勝會，倍增吉祥，信衆極爲歡喜。

三、國曆十月二十七日即夏曆九月望日，在東城內務部街知恩院別院舉行第三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兼作兩方陣亡將士慰靈祭，此次中國方面，由本會通知，日本方面，由柴田上人通知，院內佛壇之前，懸丈五長聯云，「汝意云何，試觀人生究竟，我聞如是，惟有吾佛慈悲」，字爲理事長公子夏東庵居士所書，宗法顏氏，適勁雄厚，屹然有神，由新發心出家之牧次郎少將柴田上人，與本會夏理事長三人先後演說，是日除各界善信，及各機關代表外，初來自滬上之江亢虎博士，亦經本會邀往參加云。

四、國曆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夏曆十月望日，在北城拈花寺舉行第四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拈花寺今冬傳戒，適於先一日圓滿，故有新戒比丘多人參加，是日朔風凜冽，天氣奇寒，而共修人數，仍有二百餘人，由夏理事長、全明法師，及知恩院柴田上人，先後講演，柴田上人自來華後，與各方法緣甚親，而對於同願共修念佛之推行，尤爲盡力，茲以奉宗務所之召，不日擬行返國，是日參加共修，講演辭中，不勝惜別之感。

五、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夏曆冬月望日，在本會舉行第五次共修念佛禱息災道場，由拈花寺僧衆九位領導，并請慈舟法師說法，關於外省各地響應本會，共修念佛文件，曾先後收到，多已提出報告，是日天氣晴朗溫和，頗有春林佳日之概，參加人士，甚爲歡欣云。

## 第二節 教化工作

### 甲、設立佛學講座

學佛次第，信解行證，然信須解啓，不解何信，行因解發，不解胡行，解若透關，始克深信，解若真切，即知即行，解若圓成，立證祖位，故知信行證三，非解莫辦，如來在世，法輪常轉，恆爲衆生解說妙義，如來滅後，付囑七衆，受持經典，爲人解說，故教化衆生，首重說法，昔者正法在世，風被五天，其時身毒各國講筵盛開，每逢宣教法侶雲集，婦人孺子，皆通勝義，故能龍象颯興，佛道昌隆，近代國內學風不振，人智日削，正信日稀，邪見日熾，非廣開法筵，弘演經論，不足以振興佛教而挽救沉溺，本會成立，即首聘慈舟法師真空法師爲講座，每逢道場集會，皆蒞會說法，慈老教宗賢首，行在彌陀，曾在各地宣講華嚴楞嚴多次，歷數十年寒暑無間，而戒律謹嚴，力振頹風，宗通說通，衆流景仰，真老則早預祖位，續佛心燈，直指人心，專提向上，活潑透脫，慧日開朗，魯殿靈光，碩果僅存，除兩師不時說法外，并設定期講座，由夏理事長及法務組長魏善忱居士分任講席，每星期三日，魏居士講大乘百法明門論，於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之學，廣徵博引，發微闡幽，夏理事長則每星期六日，宣講淨宗要義，以小本彌陀經自雲棲靈峯諸大士竭力宣揚後，遂成爲近代修淨土者第一宗經，故宣說法要，自彌陀經始，僅釋經題，已歷講三月，尙未圓滿，每屆星期三六兩次講期，除本會職員全體參加外，萬國道德會華北居士林及各蓮社社友，男女兩衆，遠道來聞法者，甚爲踴躍，雖值風雨不少阻，其勇銳求法之精神，殊可讚歎，於此亦可以觀京市發心學佛者之衆多，爲餘處所不及，際此寰宇鼎沸，萬方多難，燕京一隅，獨能保持安全，終始無恙，謂非佛光加被，諸天護持，胡克至此，惟願已發心，今發心，當發心，諸同願，觀此之後，各自奮勵，則幸甚幸甚。



乙、廣播宣講

閻浮提人耳根銳利，聲塵顯法，感入至深，香味光明，所不能及，文殊大士所謂「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是也。故本師降世，法輪初轉，首度聲聞，即進至大乘方等，圓頓教中，亦悉以聲教為主，一音圓演，異類等解，隨機大小，皆得成就，科學家利用以太，電力放射，聲發斗室，音揚萬里，近世各國，率多賴此宣傳，教化國民，每有宣播，全國各地，立可家喻戶曉，猶如對面，本會為顯揚正教，挽救人心計，期於日常生活中，為京市民輸入以佛法宗旨，乃函商於北京中央廣播電台，請於每週廣播節目中，規定相當時間，為佛法講演，不唯應本市數十萬佛教徒之需要，且於社會教育，市民思想，所裨甚鉅，接准中央廣播電台復函，亟表同情，遂於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七日起，每星期四午後六時至六時二十分，為佛學講座，由本會派員講演，此外每逢佛教紀念日，臨時增加廣播，如四月八日之佛誕節，七月十五之盂蘭盆節，均由本會派員，特別廣播，惟自十月六日以後，改為兩星期講演一次，本年二月間講演日期，又改為星期二，此本會廣播宣講之大略也，今將歷次講演員及講題等列表如左。

次數	日期	週	講演人	講題	時間	講稿字數	備考
一次	八月四日	星期六	夏蓮居	釋迦聖誕紀念 感言	午後七時至 七時二十分	一千一百一十字	
二次	七月五日	星期六	王揖唐	由救濟水災說 到孟蘭盆會	上午十二時	一千三百四十餘字	
三次	七月九日	星期四	萬叔豪	共修念佛息災 之意義	午後七時至 七時二十分	一千三百字	
四次	九月四日	星期四	劉永謙	佛法與人生	午後七時至 七時二十分	一千餘字	
五次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李笑淵	建設人間淨土	午後七時至 七時二十分	一千一百餘字	
六次	十月六日	星期四	李公田	人何以要學佛	午後七時至 七時二十分	一千七百餘字	

七次	二十一日	星期四	萬叔豪	蔬食運動	午後七時至七時二十分	一千一百餘字
八次	三十一日	星期四	李明圓	由殺人自殺說到佛法	午後七時至七時二十分	一千八百餘字
九次	十七日	星期四	萬叔豪	三皈五戒淺說	午後七時至七時二十分	一千一百餘字
十次	三十一日	星期四	萬叔豪	論念佛人現生利益	午後七時至七時二十分	一千三百餘字
十一次	十四日	星期四	萬叔豪	從救濟文貧說到念佛	午後七時至七時二十分	一千五百字

丙、監獄佈道

釋迦本師之願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藏菩薩之願曰：「地獄未空誓不成佛。」嗟夫，佛菩薩積極救世之大悲心，觀於此而益嘆其深切矣。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則人間亦牢獄而已。而於此人間世同業苦果之大牢中，復有衆苦所聚，迫制最嚴之別業苦果焉。則監獄是已。監獄誠苦已，然人性之恒，塗窮知返，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親，故惟怖苦者，易勸以發心也。小乘以知苦慕道，大乘以觀苦起悲，北俱盧洲自在天，皆三界內之極樂也。而佛法不到，豈非荒樂忘苦之過歟。本會弘化組組長宗月法師幹事何叔良吳子嘉兩居士，志願宣說佛道，度諸苦厄。就本市所有各監獄，如模範第一監獄，第二監獄，地方法院看守所，及外寄人犯看守所等處，按日前往佈道。使在獄諸人，怖苦發心，數月以來，化度甚衆。每逢宣講因果之理，以及念佛法門殊勝功德，聽者多深心懺悔，涕淚交迸，或歡喜踴躍，發心向道。本會備念珠應願施與，諸念佛人先後已施送千五百餘串。又在各監內，供設彌陀觀音地藏聖像，并備有接引初機之佛經善書，及應時藥品，隨宜施送。復次，為憐愍死罪刑犯，特於刑場內，為供六尺彩畫阿彌陀佛接引佛像一尊，并於兩旁懸掛榜書彌陀聖號，及前來接引等標語，以助死者正念，俾一心稱佛名號，蒙佛慈力，得以往生淨土，或他方勝處。此監獄佈道進行之概況也。

丁、發行會刊及各種特刊

本會於四月八日起，着手籌辦編輯會刊一種，因即作為佛誕紀念專號，刊有釋尊傳記、會集經典各項與佛誕紀念有關史料、論文、以及燉煌石室寫本佛教歌曲數種，又附有本會略史、與各項章程紀錄圖表等，都十餘萬言，精印一冊，篇首有誕生佛像，及遜清歷代帝王浴佛日寫經真蹟十二幀，皆大內所藏，而外間所無從得見者，豈獨藝林之鴻寶，實亦法界之奇珍也。又四月八日，在北京新民報及天津庸報，由本會主編，各出佛誕紀念特刊一大張，登論文十餘篇，各三萬餘言，七月十五日，在新民報又發行孟蘭盆法會專刊一大張，此外每逢紀念節日，如觀音成道日、佛成道日，乃至十月四日國際動物節，皆有論文在新民報發表，查新民報在華北各地銷數達二十餘萬，風行各省，無遠弗屆，讀衆常有數百萬人，願諸讀者，皆得以此因緣，發菩提心，深入佛海，則幸甚矣。

又本會并籌備發行佛教週刊半月刊季刊各一種，其佛教週刊，仍假新民報版幅，半月刊季刊則自行出版，久經策劃，均定于二十九年年度實現，當此文脫稿時，週刊已出數十期，半月刊亦已出而問世矣。

戊、徵集寫經畫像

造像功德，七寶難量，寫經靈感，虛空無盡，蓋一像成則一佛成，一經寫則一法住也。本會敬備薄酬，徵集繪畫彫刻佛像，端楷書寫經典，於九月一日開始，登報徵集，歷時一月，應者踴躍，由會聘請藝林名流蒞會審查，品第甲乙，公布發獎，計錄取畫像二十張，塑像五尊，書寫經呪一百八十六卷，茲分類列表於下。

類	別	單位	數量	備	考
畫	像	張	二〇		
塑	像	尊	四	皆銅質裝金	

影 像 尊	一	牙刻一面爲觀音像背面刻心經
彌 陀 經 卷	七〇	
心 經 卷	七八	
大 悲 咒 卷	三八	
三種經咒合計 卷	一八六	
總 計 件 數	二二一	

以上二一一件作品，應徵人數爲一三六名，蓋以依本會所定章程，寫經者，每人得寫以上指定經咒一種，或兼寫二三種，故作品多於人數也。此次試辦，共發給獎金二百五十二元九角，每件最多獎金十元，最少二角。

己、籌設佛教學院

蓋聞人能弘道，法隨緣興，故欲弘揚佛法，昌明聖教，自以培養人才爲第一要務。查日本佛教各宗，皆自設有佛教大學，如東本願寺之大谷大學，西本願寺之龍谷大學，知恩院之佛教專門學校，真言宗之高野山大學，天台淨土合設之大正大學，規模之大，設備之全，視我國國立諸大學，容有過之，各校皆以造就本宗僧侶爲主要目的，畢業後所得學位，與國立學校等，故能多士濟濟，人文蔚起。其在我國過去，各地雖亦有佛學院之設，而多因經費與環境之限制，未能盡量發展。事變以後，佛教方面僅有之建設，破壞更多。今後欲爲佛教作百年樹人之計，則非從佛教教育著手不可。本會有鑒於此，成立之初，即著手籌備佛教學院，延請海內外碩學大德，執掌教務，俾縉素兩衆，皆得從學，行解並重，事理雙融。關於章程之擬訂，經費之預籌，院址之覓定，教務人選之物色，皆久經策劃，屢提出於常務理事會討論，及與關係各方協議計劃，直至年底，始籌備就緒。在本文脫稿時，已開課數月矣。雖觀成於翌歲，實創

始於前春，所謂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是也，故附誌其因緣於此云。

### 庚、籌設佛教圖書館

佛法深廣，浩如淵海，梵籍繁多，汗牛充棟，七略四庫，不足以比其多，三墳五典，不足以喻其富，然坊間流通經本，部門既多不全，購請所費亦賒，發心研讀者，每多向隅之感，坐使無盡妙寶，湮沒不彰，慕道之士，問津無路，殊為可惜，此佛教圖書館，所以有設立之必要也。查本市舊有佛教圖書館一，為通遼唐宗郭氏所設，藏有木版龍藏，及影印宋版磧砂藏各一部，流通本若干冊，自事變起後，唐氏離京，館務陷於停頓，本會已商得該館理事長現明法師，副館長陳蓮森居士同意，由會接辦，加以擴充整理，力求廣引閱者，並發行刊物，以利研究，現此案正在積極進行中，不日即可正式接收云。（按圖書館已由會撥款另行創立現附設會內）

### 第三節 社會工作

#### 甲、施送般若茶大悲水

京市地勢高亢，氣候乾燥，夏令烈炎薰灼，令人津液蒸發，焦渴如煎，勞力負載者，求飲不得，往往因之中暑猝倒，本會有鑒於此，特定製施茶車三輛，每車內設巨桶二，容水可百餘斤，一載綠豆湯，一載茶湯，於夏曆六月初旬開始，至八月初停止，每日由會中人，為誦大悲咒加持湯水，注入茶桶，侵晨即分三路出發，北至鼓樓，南迄前門，東西兩城，靡不遍巡，車之上端，書有南無阿彌陀佛佛號，及觀音菩薩聖號，車身並大字分寫醒人偈語，俾見者皆深發警覺，施茶工友，均預先訓練，對於就飲者，皆勸其於受飲時，多念佛號，施送一夏，市人稱便，茲將施送路線，列表於下。

第一路 鼓樓——後門——三座門——北長街——南長街——司法部街——前門——珠市口

第二路 北新橋——東四牌樓——東單牌樓——崇文門——花市大街

第三路 新街口——西四牌樓——西單牌樓——宣武門——菜市口

乙、發起華北救濟聯合會

查二十八年度華北各地水旱風蝗，災害並至，灾情慘重，近年所無，又復大兵之後，四郊多壘，振饋阻塞，糧源匱乏，遂至餓殍枕藉，溝壑皆盈，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聞者心酸，慘曷忍言，凡此苦果，皆屬共業所招，本會為正本清源，移轉業因計，故聯合國內外各地佛教徒，每月共修念佛，祈挽劫運，一面則聯合華北各宗教慈善團體，共計四十七單位，組織成立救濟聯合會，對內調整各慈善團體之救濟方法，對外則代表全體慈善團體，向關係當局，作有效之呼籲，建議自成立以來，關於平抑糧價，開放糧禁，輪通糧運，救濟煤荒，請撥振款，增加輸出貨類，以換取購量外匯，調整植棉計劃，以維持麥類生產，凡此諸端，皆經屢向負責當局呼籲，並先後蒙採納施行，或多方改善，各在案，其他詳情，另載於救濟聯合會之紀錄報告中，茲不及詳述，惟以華北救濟聯合會為本會所發起，會址亦即在本會內，而茲會之創立，直接間接予難民之有利影響極大，茲將華北救濟聯合會之負責人員列後：

總裁	江朝宗	副總裁	劉永謙
主席	王揖唐	副主席	夏蓮居
專任委員	馬良	袁乃寬	何豐林
		鄒泉霖	胡觀生
		蔣尊禕	方肇

丙、吉日禁屠

每逢吉日，呈請禁屠，並籌設永久放生辦法，良以佛心者何，大慈悲是，大慈無緣，大悲平等，所謂等視衆生，如一獨子，菩薩為救一衆生，不捨三塗，願悉代受所有苦果，故如來制律，首戒不殺，經云，以人食羊，人死為羊，羊死為人，如是死死生，互相食噉，夫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以儒氏有遠庖廚之戒，故夫聖世仁民，澤及鳥獸，屠門血刃，劫啓刀兵，全禁為難，忽置何忍，本會於二十八年四月八日佛聖誕日，臘月八日佛成道日，及國曆十月四日國際動物節，均先後聯合各界，呈准內政部，及北京市政府禁屠一日，並通電各省市縣，一體照辦，復經呈請於此三日，臨時政府通飭所屬省市，每年著為定例，一律遵行，考各國對於保護動物，皆有法令



明定、並有各種慈善團體、專司其事、往歲津滬各處、亦有保護動物會之設立、事變以後、類皆停頓、本會促進國人、養成慈心、挽救規、運計、故擬籌設中國保護動物會、以爲永久之計、並於二十八年十月中、聯合各佛教慈善團體、請劃定北京三海、及萬壽山昆明湖、爲永久放生池、文上後、由前內政部轉咨北京市公署、卒以種種關係、未能照准、不無遺憾、然本會遞此文時、中外各宗教慈善團體、合署蓋章者、達十七單位、亦可見各界對此問題、善善從長、熱心期待精神之一斑矣、茲將原呈錄後、

竊維仁民愛物、義本儒宗、戒殺放生、事遵佛旨、是故時無今古、教無內外、王侯賢聖、鮮不提倡放生、以著文明而迓天祿、爲惻隱之心、人所當具故也、曠觀世界文明進化各國、亦莫不崇尚博愛平等、故保護動物之圍墮、毒害禽畜之禁令、亦俱蒸蒸日上、法律完密、茲查本京名園昆明湖三海等處、遜清時代、本皆爲放生地點、民初雖開放售票、尙有相當保護、迨至河間秉政、竟將三海魚類出售與人、非但創開惡例、抑且騰笑萬邦、比年以來、昆明湖鱗介則按期包租與人、北海中南海雖不准售魚、而仍售垂釣之票、此次收入每年極其有限、不得謂爲與財政有關、以數千年文化之首都、竟不能共維善制、得一完全永久之放生池、殊堪惋惜、理合會同呈請鈞部、准予轉行市府、明頒佈告、標定萬壽山昆明湖、北海、中南海三處、爲永久放生池、嚴禁釣網、以利生物、而克宏仁、實爲德便、謹呈

內政部總長王

北	京	佛	教	會	真	言	宗	高	野	山	金	剛	寺		
淨	土	宗	知	恩	院	臨	濟	宗	妙	心	寺				
曹	洞	宗	觀	音	寺	真	宗	本	派	本	願	寺			
真	宗	大	谷	派	本	願	寺	日	蓮	宗	身	延	山	別	院
善	提	學	會	佛	教	利	生	會							

世界紅卍字會 華北居士林

救世新教總會 萬國道德會

佛教同願會 北京藍卍字會

北京道教會 五台山普濟佛教會

丁、籌設佛教工藝傳習所

中國佛教之所以沉寂寡聞，由於佛弟子多忽視社會事業，以故佛教與社會接觸之機會過少，而社會亦不感覺佛教在人生之重要性，今後欲宏揚佛法，須力矯此蔽，易言之，即須努力提倡佛教之社會事業也。彼歐洲之天主基督教，挾其雄厚經濟力量，利用各種社會事業，以為推行宗教之前驅，固非中國佛教徒能與競爭，即日本佛教各宗派，社會事業之發達，亦深可為吾國追步，本會有鑒於此，故籌設佛教工藝傳習所，為同願者倡。（按佛教同願會工藝傳習所已於二十九年暑期成立）

總括以上各章觀之，本會自成立至年終，為時僅及十月，又復限於經費，偏於會址，故會務之推進，未能盡如本願，此文亦不過粗舉梗概，至與中日佛教團體之交際，曾略見本會會刊，茲不複及，又如本會招開第一次年會，延聘友邦第一流佛教大德學者二十餘人為顧問，共同致力於佛法宏揚事宜，於臘盡年終百忙之際，各顧問不辭風雪，遠道來華，參加年會，實為中國佛教史開一新紀元，另有專文詳述，茲亦從略，總之本會同人，自慚德薄，負此重任，愧無殊功，此後尙望凡屬佛教同願，一致協力贊助，則佛法幸甚，本會幸甚。

### 第三章 未來之計劃

本會第一次年會宣言有云，「本會鑒於中國之佛教，向偏重於獨善自修，多與社會隔絕，故本會宗旨，在推行大乘佛法，普化社會人心，建設人間淨土，永固世界和平，胥凡法務之推進，人心之改善，寺廟聖蹟之保護，叢林制度之整理，專門人才之培養，佛教

社會事業之提倡、國際佛教運動之推廣、皆為今後佛法興替之重要關鍵、同仁不敏、願任前驅、云云、本會之計劃、亦依此而制定、惟以經費人事種種關係、不得不擇要分期推進、茲將二十九年度會務計劃大綱列下、

- 一、徵集會員（已辦）
- 二、成立佛教學院（已辦）
- 三、發行佛教週刊半月刊季刊（已辦）
- 四、翻譯日本佛學名著
- 五、成立貧民施醫處（已辦）
- 六、成立工藝傳習所（已辦）
- 七、擬舉辦佛教圖書館（已辦）
- 八、擬成立青島天津濟南分會（青島分會已於二十九年度成立、津濟兩處亦不久即可觀成）
- 九、設立佛教靈寶館
- 十、開辦佛教僧尼講習會
- 十一、成立佛教俱樂部
- 十二、舉行佛教廣播講演（已辦）
- 十三、設立佛教青年會

### 附本會附屬事業五年計劃表

年二十三國民 (年八十和昭)	年一十三國民 (年七十和昭)	年十三國民 (年六十和昭)	年九十二國民 (年五十和昭)	年度 事業
←	←	←	設開科預院學教佛	教 育 事 業
←	←	設開科本院學教佛		
←	←	←	設開館書圖教佛	
		書國中藏收		
	書本日藏收			
書國外諸藏收				
←	←	←	設開館寶靈教佛	
		籍典古藏收		
	畫佛古藏收			
像佛古藏收				
←	←	←	會習講尼僧	社 會 事 業
←	←	←	校學曜日教佛	
←	←	←	設開所習傳藝工	
←	←成 完	設開院療施		
←成 完	設開村樂安			
設開院兒孤				
←	←	←	設開部樂俱教佛	
←	←	←	講開座講電線無教佛	
←	←	←	行發誌雜刊月教佛	
		纂編書叢小教佛		
←	行發聞新教佛			教 化 事 業
作製畫映教佛				
←	←	←	教布獄監	
←	←	教布場工		
←	←	←	教布廟寺	
←	←	←	成結會年青教佛	



二月二十八日	本會成立經過具文呈報行政院委員會備案并請轉行各省市	
一月二十七日	連日商借大高殿作會址未成因另覓地點 本會成立經過呈報內政部備案並請分行各省市	
一月二十九日	在夏理事長寓內召各常務理事各組長開座談會並決定二月四日開第一次常務理事會	
二月四日	召開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決案件四項	假座中央公園來今雨軒
三月一日	勘定嵩祝寺為臨時辦公處	
三月五日	職員六人先行在臨時辦公處開始辦公	
三月八日	臨時辦公處牌匾製就懸掛	
三月十一日	在臨時辦公處召開第二次常務理事會	
三月十六日	會長安欽呼圖克圖啟程旋西藏	
三月十七日	晨王副會長到會召集各職員談話 午後開第三次常務理事會	
三月二十一日	開第四次常務理事會	
三月二十四日	本會重要職員鄒泉蓀喻伯椿馬瀾岑牟授中諸居士啟程東渡訪日	
三月二十七日	王副會長離京南下	
四月五日	王副會長返京	
四月十日	本日為普賢菩薩聖誕即日起舉辦道場三日	
四月十一日	普賢道場第二日王副會長到會拈香夏理事長開示念佛法要	



四月十二日	法務組長魏善忱居士講台宗念佛法門 普賢道場圓滿	
四月二十二日	開第一次職員事務會議	
四月二十六日	開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	
五月三日	籌建準提道場三日即晚夏理事長偕可觀法師率衆薰壇	
五月四日	準提道場第一日由夏理事長及真空法師分別說法	
五月五日	準提道場第二日請慈舟法師說法 鄒理事等一行訪日返京	
五月六日	仍請慈舟法師說法是晚道場圓滿	
五月十一日	日本淨土宗大僧正林彥明上人到會訪問並講日本淨土法要	
五月十二日	安藤紀三郎中將宇野哲人博士到會訪問	
五月十六日	開第二次職員事務會議	
五月二十日	開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議	
五月二十四日	本會聯合京市佛教慈善七團體分向內政部市公署請願禁屠慶祝佛誕并祈降甘霖	連日籌辦佛誕紀念慶祝大會 工作極為緊張
五月二十六日	本日爲釋迦牟尼佛聖誕本會延請青黃兩衆僧人分別舉辦道場慶祝由夏理事長及真空法師說法同日在新民報庸報由會編特刊各一大張並在中央電台放送佛號及佛誕講演	
五月三十日	日本淨土宗華北視察團十一人來訪本會	
五月三十一日	開第三次職員事務會議	

六月七日	魏組長在會講大乘百法明門論	自後每星期三開講一次
六月九日	召開第一次評議委員會通過議案三項	
六月十日	夏理事長在會講淨宗要義	自後每星期六開講一次
六月十一日	淨土宗江藤上人來訪	
六月十四日	日本高野山金剛峰寺密宗代表多人到會訪問 魏組長續講百法明門論	
六月十五日	高野山代表到會訪問	
六月十七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六月二十二日	日本臨濟宗禪師古川大航等借本會開鑑真大師追憶會	
六月二十三日	開第四次職員事務會議	
六月二十四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六月二十八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六月三十日	開第七次常務理事會因人數不足改座談會	
七月一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七月二日	本會同仁集資放生是日在北海放魚類八十餘斤並請妙舟法師為授三皈	
七月五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七月八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七月十三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七月十四日	知恩別院舉行孟蘭法會本會理事長評議長均往參加講演	
七月十五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七月十九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七月二十日	日本淨土宗學者椎尾辨匡博士訪問本會商訂兩國佛教徒定期同時念佛以挽劫運計劃本會製施茶車三輛今日開始施茶	
七月二十二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七月二十六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壇城事項	王副會長邀劉宇民劉玉書居士等會商修整
七月二十九日	夏理事長講淨宗要義	
七月三十一日	開第七次常務理事會	
八月一日	夏理事長應請赴教育部主辦之中等教員暑期講習班作佛教講演 北京市商會委託本會為代辦孟蘭盆法會本日開籌備會議	
八月二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八月四日	舉辦觀音成道紀念道場並迎請真空法師普照法師到會說法	
八月八日	開第五次職員事務會議	
八月九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八月十二日	連日籌議舉辦救濟聯合會與各方商洽甚忙	
八月十六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昨日講期因大雨故改為今日

八月二十四日	本會籌議聯合各地佛教緇素舉行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
八月二十八日	高野山金剛寺座主高岡隆心派吉井上人來會接洽到本會訪問事
八月二十九日	啟建孟蘭盆會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請慈舟法師說法並設齋供僧到各界善信七百餘人王副會長在電台廣播孟蘭盆法會之意義
八月三十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九月一日	本會發起聯合各界人士籌辦華北救濟聯合會辦公處即暫設於本會
九月三日	夏理事長往西本願寺訪常盤大定博士
九月四日	本會發起之華北救濟聯合會假本會開會到各機關及慈善團體代表六十五人公推蔣彬侯劉永謙等為起草委員草擬章程
九月五日	日本常盤大定博士及高岡隆心座主等來會訪問由王副會長夏理事長接待懇談並交換意見
九月七日	歡宴常盤大定博士等交換中日雙方共揚佛法意見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共修念佛息災之意義」
九月八日	晚間本會同仁在觀音殿共同念佛祈禱息災
九月九日	常盤大定博士在東本願寺歡宴本會王副會長夏理事長及中日佛學界名流
九月十二日	地藏菩薩聖誕本會舉行慶祝恭誦地藏菩薩本願經
九月十四日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佛教與人生」
九月十七日	王副會長因公飛南京
九月二十一日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建設人間淨土」
九月二十二日	夏理事長領導同仁參加嵩祝寺啟建之白傘蓋緣度母法會

九月二十四日	夏理事長率同仁赴日本淨土宗知恩院參加彼岸法會
九月二十五日	王副會長返京來會視察並詢問離京期間之會務
九月二十七日	中秋節本會循例放假一日並舉行第二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到會參加者中日僧眾及善男信女七百餘人由王副會長夏理事長現明長老開示闡發共修念佛祈禱和平之意義
九月二十八日	本會聯合各慈善團體呈請政府以昆明湖北海中南海為永久放生池禁止垂釣
九月二十九日	王副會長邀請夏理事長到內政部商談會務
十月一日	本會聯合各慈善團體借赴市公署請願於本月四日動物節禁止屠宰以召祥和
十月四日	本日為燃燈佛聖誕又為動物節全市禁屠一日本會同仁敬備供品虔誠禮佛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月六日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人何以要學佛」
十月八日	開第八次常務理事會 本日晚間張幹事又哲病故於會中各同仁為念佛迴向助其往生
十月九日	以張幹事又哲身後事各同仁助為料理一切
十月十一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月十三日	知恩院柴田上人陪同新發心出家之日本陸軍少將牧次郎到會訪問同時又有大正大學教授中島真孝及權僧正稻永實圓亦來會訪問遂共聚談
十月十八日	本會聯合各慈善團體各派代表借赴關係官署呼籲解決食糧問題以蘇民困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月十九日	本會招待胡子笏老居士早餐與夏理事長討論復興佛教以挽世運
十月二十日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蔬食運動」

十月二十五日	定製故宮影印佛誕寫經版由妙舟法師整理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月二十七日	全體同仁赴知恩院參加中日兩國共修念佛祈禱息災法會
十月二十八日	歡宴中日佛學界各名流到牧次郎傳沅叔江亢虎等多人
十月三十一日	觀世音菩薩成道日本會同仁齊集大殿誦普門品及大悲咒
十一月一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午開第九次常務理事會
十一月三日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由殺人自殺說到佛法」
十一月八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一月十日	藥師如來聖誕本會敬備供品並由妙舟法師領導恭誦藥師佛聖號
十一月十五日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一月十七日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三皈五戒淺說」
十一月十八日	夏理事長偕同仁等赴拈花寺隨喜該寺傳戒道場
十一月二十二日	函請各名人題寫佛教標語以便印製 魏組長講百法明門論
十一月二十三日	開第十次常務理事會討論歡迎行將來華之日本佛學名流辦法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本會舉辦第四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參加者中外善信百餘人
十一月二十六日	開第十一次常務理事會決議以來華訪問之日本佛學界名流林彥明 椎尾辨匡常盤大定等一行十六人皆對於佛典深造有得且熱心贊助 本會應聘為本會顧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函請主管機關借用勤政殿以備本會召開第一次年會並招待日本佛學界名流
十一月二十九日	本會同仁赴車站歡迎日本大僧正林彥明等
十一月三十日	擬第一次年會之提案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爲「論念佛人現生利益」
十二月一日	本會在勤政殿召開第一次年會並招待日本佛學界名流首由王副會長致辭繼由日本林彥明大僧正等演說會畢即在懷仁堂招宴到會凡二百餘人
十二月二日	本會年會第二日各顧問開懇談會 開職員聯席會討論一切進行事項 晚與亞院喜多長官歡宴本會顧問及全體幹部職員
十二月三日	年會第三日在本會開座談會 晚行政委員會王委員長歡宴本會顧問及幹部人員
十二月四日	年會第四日討論本會會務方針王副會長夏理事長及各顧問先後致辭發表意見早晚由市商會及新民會分別招宴年會人員
十二月五日	年會第五日閉幕式仍在勤政殿舉行圓滿閉會
十二月六日	日本林彥明大僧正來會舉行獻大藏經典禮即留晚餐並有峯籙良充柴田上人作陪與夏理事長暢談佛法
十二月八日	林彥明大僧正等回東京同仁赴車站歡送
十二月九日	本日故宮兩華閣壇城開光典禮王副會長夏理事長及各機關首領均往拈香同仁皆往參加頂禮
十二月十二日	開第十三次常務理事會議決案件四項
十二月十五日	印發各省市縣及海外僑胞所在地佛教會代電提倡於每月月圓日（夏歷十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舉行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以期佛光普照共挽劫運
十二月二十日	本日爲廣濟寺蓮社念佛之期夏理事長應請前往說法



十二月二十三日	開第十四次常務理事會議決強化會務改組辦法及分會章程佛教學院章程等十四案
十二月二十四日	王副會長到會拈香禮佛
十二月二十五日	舉行第五次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到中外各界人士二百餘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	舉辦阿彌陀佛聖誕紀念道場同人全體參加由理事長說法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是日星期因總務組趕辦交代故照常辦公 本日電台廣播講題為「從救濟文貧說到念佛」

### 本會會員規約

- 第一條 凡篤信佛教贊成本會宗旨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理理事會之審查認可得為本會會員
- 第二條 本會會員分為四種一永久會員二名譽會員三基本會員四普通會員會員入會時得自認某種會員但理事會有審查變更之權
- 第三條 會員皆有交納會費之義務一次交納會費壹百元以上者為永久會員每年交納會費十二元者為名譽會員每年交納會費六元者為基本會員每年交納會費二元者為普通會員
- 第四條 會員照章繳納會費後由本會發給會員證書及徽章證明之
- 第五條 會員證書及徽章應由會員妥為保存如有遺失應即向本會聲請補領並應補繳證書及徽章費每件各五角
- 第六條 本會每星期一三五聘請大德或居士在會宣講經論每月夏曆十五日舉行共修念佛會一次以期薰習佛學祈禱和平並禮請大德於念佛會後開示法要俾資行持至其他講演法會隨時通知
- 第七條 本會得禮請大德為會員傳授三皈五戒如已受五戒得授菩薩戒俾增福田
- 第八條 本會設有佛學研究班聘請講師專為本會會員指導研究大乘佛法發揚佛教真義以期自利利他實現佛教濟世之精神
- 第九條 凡本會會員皆有被選舉權其選舉細則另訂之
- 第十條 凡本會會員除皆得享受第六條至第九條權利外永久會員名譽會員得免費贈閱本會出版各種刊物基本會員得半價購買普通會員得七折購買以示優待
- 第十一條 會員欲退會者應先期陳明理由經理理事會認可後方得退出
- 第十二條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其他不合法行為者得由會員大會開除之會員大會休會時得由理事會處理之
- 第十三條 本規約經常務理事會通過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常務理事會隨時修正之

## 佛教同願會第一次年會紀要

本會於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以會址卒難覓定，遲至三月初，始擇定嵩祝寺作臨時辦公處。草創之初，一切簡陋，自春徂夏，歷秋至冬，爲時十月，依會章應有年會之召集，以結束當年之工作，而決定來歲之方針。適友邦佛教各宗派之代表學者十六位，遠慕懿風，越海來訪，本會慨於今後非宏揚佛法無以救世界，非中日兩國之佛教徒同信同願，一心一德，無以宏揚佛法，來訪各宗學者，又皆於佛法深造有得，且熱心贊助本會之會務，核與會章聘請顧問之條文相符，遂均聘爲本會顧問，並約同參加第一次年會，此開會之緣起也。

### 年會第一之日盛況

年會第一日爲十二月一日，是日風清氣朗，太液池畔，車馬喧闐，諸山長老，縑素大德，及地方最高軍政當局，皆絡繹而至，未及十時，而勤政殿內，已濟濟一堂，迨振鈴開會，行禮如儀，由威儀嚴肅之青衣僧二十一人，領衆恭誦經咒，法音清雅，婉轉絕俗，繼以發願迴向，梵唄既休，諸師退席，首由王副會長，致開會辭，全文如下：

今天是我们開第一次的年會，同時歡迎新從東方佛土遠來的諸位佛使，代我佛宏法的大德導師，也可以說是紀念我佛釋迦大乘法寶重新宏揚中土的先兆，實在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本會的宗旨大願是在重興已經衰微的末法，難得諸位導師，遠道降臨，來受我們的恭敬，做我們的顧問，指導我們的工作，幫助完成我們的大願，是何等的欣幸與感謝，本會的成立經過，過去現在工作的事實，以及未來的計劃展望等等，在會議的時候，再向諸位報告，我現在先發表一點我的個人感想和歡迎的意義。

從佛教傳播的歷史上面看，我們中日兩國彼此道義互惠的關係，在娑婆世界裏再也沒有別一個國家可比，諸位不嫌絮聒，請耐心聽我敘述一下。

自從世尊滅度以後，馬鳴龍樹無著天親諸大菩薩在一千年間，陸續相繼的精進宏揚大法，從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日曆垂仁天皇時）迦葉摩騰竺法蘭大師由西方將經像傳入，中國才建造寺廟，譯出四十二章經，闡明教義，這可以算是東方得聞佛法的初步。桓帝建和二年，沙門安世高從安息國來到洛陽，駐錫傳教，譯出安般守意經，此後印度大德如安清支婁迦讖竺佛朔一班人陸續的東來，翻經談法，時有所聞，到晉朝更加隆盛，北方有鳩摩羅什竺法護，南方有佛圖澄釋道安一班人，一直到達摩尊者渡海東來，做中土禪宗的初祖，這時候中國才大暢宗風，佛教發原地西方印度的法運也日就衰落，只還有小乘的法門傳布了，這是西方向中國發展佛法的經過，到了隋唐時代，一方中國玄奘法師到印度去求法，取不少經典回來，一方日本時常派遣僧侶到中國來研求佛法，就使節上說，隋時有四度，唐時有十二度之多，開元年間鑑真大師領帶徒衆到日本，奈良去宏法，弘法及傳教大師也跟隨着使節到中國，弘法大師受了惠果大師的兩部密法回國，後來三武摧殘佛教，中土比丘多紛紛的逃避日本去傳揚宗法，這時候日本受了唐土佛化，就產生了天平極盛的文化，所以到現在大乘的法燈不滅，尤其是天台宗及淨土宗禪宗真言秘密的宗傳，全部保存，更加發展，更爲可貴，這不能不感謝日本宏揚的力量了，我在弘法大師一千一百周年法會期間，曾到高野山虔敬參拜，并遍到各著名寺院如奈良的法隆寺，唐招提寺，東大寺，宇治的黃蘗山，萬福寺，比叡山的延慶寺，三井寺，本願寺，知恩院，摩耶山，勿利天王寺，京都東寺，醍醐寺，靜岡清水寺，淺草觀音寺，東京豪德寺，芝增上寺，池上本門寺，福井的永平寺各處瞻仰，處處感覺到宏揚的成績，可佩可敬，足見我們中日兩國在數千年歷史上，共同負荷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光榮使命，雙方密切關係實在長久了，佛法平等本無人我畛域的分別，更無國界的話，何況我們兩國傳法本是一家，更得親切了，現在要建設東亞的新秩序，進一步實現國際的和平，更進一步要建設人間的淨土，實現世界的大同，除去佛法恐無別法了。

現在世界人類物質文明可算進化的驚人，進化的愈快，人類的危機毀滅愈大，這是什麼緣故，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挽救，實在是因爲太偏向物質萬能，一方面天下拚命爭在形而下用功夫，把形而上忘失了，所以弄到人欲彌天道德掃地的結果，造成彼

此殺害毀滅、因果循環、永無安寧的現象，佛法是形而上的最高根本妙用，人類制心的良藥，華嚴經說，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又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可見心的作用不可思議，心的危險也就未可限量，所以只要把心調伏好，無論世出世間一切一切都成功了，什麼爾詐我虞爭奪殺害種種的事件都自然根本消滅了，調伏人心只有佛法，所以要求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幸福，非發揮形而上的妙用，非宏揚制心的佛法不可，我們佛教同願會正是要用佛法來救濟現世國家人類以至衆生一切所不能解決的危險苦難，我們的同願是極積是包括世出世間一切的。

諸位尊者大德居士，都是宗教的先覺，我佛的化身，這回發大慈悲心，冒冬寒風雪，萬里重洋，惠然肯來，和我們合作，一定對於我們會務能多多的指教，我們十分至誠感謝，我們對於諸位歡喜讚歎，希望把鑑真弘法諸師幾千年以前帶到東方的大乘法寶，還借化身傳帶回來弘揚中土，共同發揮妙用，重興衰微的末法，做東亞新秩序的堅固長久奠基，同心協力的勇猛精進，更進一步來實現人間的淨土，那麼我們大願必定有圓滿的一天了，最後我結束我的話，恭敬合掌默念佛號，代諸位大德和諸位來賓祝福。

副會長致詞畢，顧問中由大正大學教授關精拙氏代表致詞如下：

我們一行十六人以本北京佛教同願會之顧問而被推薦，並且以數千萬的日本佛教徒之代表，而出席於這個同願會第一次年會，親拜諸位之尊顏，得到能够懇談的機會，覺得爲無上之光榮，且不勝歡喜的。

我們是於十一月二十六日由東京或京都出發，在火車之中經過三晝夜，纔於前天十時半到達正陽門車站，這三日間的火車和輪船中的行旅，在像我這樣老年人，不是那樣舒服的旅行，然而假如考慮一下，想起去今千數百年以前傳教大師弘法大師爲始，我們日本國許多的祖師們，爲了求法，不畏萬里之波濤而遠渡中國的事情，或追憶以鑑真大師及義空禪師爲始，貴國的高僧們爲了宏法而東渡日本的那種勞苦，則我們的旅行，完全像睡着覺似的，對於這些祖師們，完全要感激涕零，故對於貴國與日本曾爲最親交際的唐宋時代之如火如荼的文化的交通，經過約千年的今日，必定要再現，是期待而不止的。

佛教開始傳到日本，是去今千三百八十七年前，然而真正以日本佛教而確立的，是其後約經過百年，由推古天皇之攝政聖德太子、聖德太子曾作成在世界也可說是最古憲法的十七條憲法，而指示日本國民應趨向的方針，在其第一條內教敕着所謂「以和爲貴」，在第二條內宣言應以佛教爲國教，即明言爲「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不貴此法」。日本佛教是由聖德太子這個憲法而植下不可動的根底，佛教之精神不消說是關於這個三寶皈依的，所謂三寶即是佛法僧之三寶，歸依三寶，是不擇人種的，是無國境的，「何世何人不貴此法」，是超越時間與空間，所有活潑而有生氣的，都宜歸依三寶的意思，實際皈依三寶由鹿野苑之昔時，就是佛教之第一關，而且又是最終的極致。

所謂佛的是經過釋迦牟尼世尊爲我們所認識所信仰所體驗的圓滿具備大智與大悲的覺體，是遍滿全宇宙而不可缺的，佛之光明是在中國沒有剩餘的地方，在日本沒有缺欠的地方的，是一切平等的，在這種意味上，我們都是佛子，中日之佛子，越海而懇談於一堂，相信沒有這樣再契於佛心的了。

所謂法的便是達摩，這又是遍滿而無所不包的天地之真理，但由釋迦牟尼世尊開示於我們的法是由印度傳於中國，由中國傳於日本的，日本佛教現今雖分爲十三宗五十六派，但差不多一切都發源於中國的，尤其如天台宗、曹洞宗、臨濟宗、黃檗宗，甚至其宗旨之名稱，都將中國之固有名詞就那裏使用着，是如何的尊敬貴國，是可得而知的，然如檢討此等法之內容而觀察的時候，雖然是失禮，但在貴國是幾乎衰微了，或是完全沒有結實，許多的大乘佛教之思想並信仰或修行，在日本就是現在仍嚴然的保存着護持着的，假如舉一個例來說，我是屬於臨濟宗的，可是在我們宗內貴國之高僧臨濟和黃檗馬祖百丈之思想或心境或體驗，迄今六百年，這方面猶一滴不漏在密密的傳授着，修行着的，這些都是我們日本佛教所誇耀於世界的，然而相信這不是永久的日本所應獨佔的，日本佛教雖以所謂報恩感謝而爲實生活之生命，但想到日本佛教受着貴國許多的恩惠的時候，怎麼能不感謝呢，能不報恩呢，所以想到將現在日本傳着的許多的大乘佛法之寶，向貴國倒輸入而返回來，是最適切的報恩感謝之方

法，而且相信現在的確是那種時期。

其次是僧了，這不消說，是和合之義，我由去年曾三次渡海到貴國來參詣許多的寺院，而感覺的是在寺院之中我們是無國境的，所有山門大雄寶殿方丈禪堂一切的建築物設備品，和我國差不多是沒有差別的，法衣和袈裟數珠既完全相同，經典發音雖異，但文是相同的。

假如能够行之於實際，相信非先由同一信仰之對象同一祖師同一經典同一生活的我們佛教徒實現不可，何況在我們以和合爲本義的僧侶優婆塞優婆夷之間呢，聖德太子在十七憲法之最初宣言「以和爲貴」，我以爲是太有意義的，和就是生成發育天地萬物的無上之力，今日在同願會的我們兩國之佛教徒之和，相信就是築造不久的東亞和平之礎石，唯有由世界之佛教徒實現和，纔能認爲真正的世界和平是將來的東西的，然而要像百丈禪師所留的「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的千古之金言，那麼我們的和合是不可終於一片口頭禪的。

此次之同願會年會要具體的實現何等之活動，是我所希冀而不止的，恐怕兩國的顧問理事們，經過五日的期間，對於這個事情相信能够着實的研究，移之於實行，這是和諸位不勝同慶的，茲當開會，承會長閣下懇篤的歡迎之辭，特深致謝意，並以此答謝尊禮。

關氏致辭竟，遂散會，全體赴懷仁堂午宴。

### 年會第二日及第三日

第二日停止開會一日，友邦各佛教名流得與會外各方面稍事接洽，是夜興亞院喜多長官召宴同願會幹部職員及友邦諸學者於興亞公館，由各會部長官作陪。

第三日午前各顧問自行開懇談會，對中日兩國佛教提携及會務交換意見，午後三時在本會開座談會，中外來賓均詣大悲

殿一一上香，全體誦大悲咒讚佛偈念佛經行，赴大雄寶殿各燃一燈獻佛，是時領衆青衣僧之經聲佛號，與殿內作法諸喇嘛之梵樂番經，交替而作，全體出殿入總會議廳，座談會遂開始。

首由夏理事長致辭

今日友邦佛教各系派善知識遠道來訪，不勝榮幸，同願會成立未久，一切草創，設備簡陋，招待難週，諸多抱歉，在中日兩國國際間最習用之名辭，即「同文同種，共存共榮」，此成語前者爲民族上歷史上固定之事實，後者爲今後兩民族相互之期望，不過蓮居個人以爲僅以同文同種之關係，未必即可以作共存共榮之保障，即以中國自身而論，同爲中國人民，可謂同文同種，而多年來南北稱兵，爭伐不休，一國一家尙且不能和平相安，況國際間乎，故個人之意非僅用同文同種，且須同信同願，果真能同信同願，何愁不能共存共榮，此同願會成立之意義也，是知如果能同信同願則縱非同文同種亦能共存共榮，何況中日兩國原係同文同種，若再有同信同願，則更多保障矣，此次來訪諸善知識，皆同以四宏誓願爲根本，與同願會之信願完全相同，竊以同願會既非某一個人之同願會，而佛法亦非某一國之佛法，今後欲謀救世界救東亞之有效方法，除宏揚佛法外，更無他計，易言之，即中日兩國皆當努力同心作同信同願之事體，此次諸大德來極爲榮幸歡迎，且望於閉會後，能多盤桓數日，因欲達到同信同願，必須彼此先有深切之認識，個人以爲諸位在嚴寒之時遠道來此，若於宏揚佛法之事，得以多作磋商，於此行之收穫及意義上關係甚重，

所備茶點皆極粗糙，招待亦甚草率，殊不足以供高賢，然俗云「禮輕義重」，會中同仁對於來訪諸大善知識，藉此聊以表示其歡迎恭敬之至意云爾。

次由林大僧正致辭

今日承貴會在會中招待座談，欣慰無量，本人茲代表十六位顧問作簡單之答謝，個人於今夏五月會至同願會訪問，當日所得印象極佳，不圖今日又得重來，同來十六位中，過去或已曾來此，或未會來此，而對同願會皆抱有甚大之期待，今既承聘爲顧問，



對同願會今後應有工作，自負有相當責任，現正研究同願會會務推進問題，頃聞夏理事長所說過於客氣，愧不敢當，至謂同文同種不能作共存共榮之保障，今春五月來，聞此議論，即感覺熱烈之同情，頃聞聞及此語，益加自信，夏理事長所云，無論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或文化相同，或血統相同，而不一定即能彼此和平相安，歷史上無數之戰爭，可以證明此語，然則如何始可實現共存共榮，與永久和平，是誠極大問題，個人相信欲實現永久和平與共存共榮，有賴同信同願之一法，此信條超過一切時間，超過一切空間，超越一切人種，故如能同信同願，必能共存共榮，為千古不磨之真理，據此則凡和平之實現，決不能超此規則，此同願會成立之理由，亦十六位同仁來此之動機，中日兩國依此方針努力邁進，如兄弟姊妹之親睦，自可達永久和平地位，同事或尚有發言者，本人不便多說，敬祝諸位健康。

座談既畢，來訪各名流復全體赴故宮雨花閣，瞻禮壇城，壇為明清兩代內廷修建密法之所，歷朝供奉，威應特著，規模之大，設備之精，為全世界其他密壇所不及，即在建築上美術上亦頗重要，惜乎鼎革後年久失修，遂瀕圯廢，本會副會長怒然憂之，慨以募款興修之責自任，鳩工修整，補殘理敝，未及半載，煥然一新，各同願詣壇禮拜，迴繞瞻禮，備極崇仰，至五時許始分別歸去，是夜行政委員會王委員長設宴招待同願會幹部同人於外交大樓。

#### 年會第四日

本日為願問總會，即新聘之十六位願問與同願會互交換意見，以作會務推進之參考，午前九時仍在勤政殿舉行，開會如儀，由王副會長首先致辭，繼由各願問分別發表意見，討論會務進行方針，提案計分為布教方策、教育事業、社會事業、三部，討論畢，由副會長理事長宣付討論，並引申說明而散，按此次年會本會原準備有提案三部，與前所述相同，並次第緩急，分別先後，四月為一期，每部各分三期，都凡三十四案，於是日開會前分發出席各位，及各願問發表意見，建議事項與本會準備提案不謀而合，全體相同，謂非同信同願之明證歟，茲將是日開會時出席各位致辭要點紀錄於次。

甲 副會長致辭

王副會長揖唐致開會詞 此次佛教同願會開第一次年會，各長老不遠千里而來，歡聚一堂共同研究，可以為中日佛教開一新紀元，佛教在世界上為偉大之宗教，意義廣博精微高深，無空間時間之分，亦無國際之別，凡研究佛學者，皆能承認，即以空間時間論，在此二十世紀物質文明之期，欲求國家興盛世界和平，捨佛法莫由，本會自上年成立以來，各種計劃方案甚多，今日僅就目前需要，略擬草案數則，各大德連日熱烈參加，發揮贊助，不遺餘力，凡在同仁皆歡喜讚歎，請即按照提案性質，及推動計劃逐項加以討論，共策進行。

乙 來賓致詞

一、安藤正純先生略謂，此次參加佛教同願會第一次年會，連日對於會務經過狀況，及未來進行計劃分別研討，同來之十六人，本應每個發表意見，但為時間所限，只得推舉數人代表發言，茲由本人略抒鄙意，亦即十六人共同之意見，關於同願會未來計劃，應提出之提案甚多，亦以時間過短，不容一一詳為討論，故皆簡單提出，佛教同願會宣言業經拜讀，頃聞王副會長致辭，彼此所見尤為相同，意義全體均極贊成，同仁均歡喜接受，願共同努力，王副會長云，佛力偉大，可以解決一切，於補救今世迷信物質之偏弊，尤為切要，本會以同願為名，寓有深意，以四宏誓願為主，而期自利利他，普度眾生，因大千世界皆同一佛土，如僅求自覺，以至成佛，尚非大乘精神，未合同願二字之本旨，蓋同者同一，同佛度生同登覺岸之意也，必須自覺覺他圓滿覺行，方符大乘佛法精神，本會在現時東亞建設狀況之下，即以佛教精神志願救護東亞，進一步言，即係發揚東方文化以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前最切要最急需之事，中日兩國握手合作，在此前提之下，合作起來共同建設，在過去提倡中日握手合作已經多年，而並未能收顯著之効力，即因彼此握手時未除手套之故，今後言親善提攜，宜除去一切足以隔閡兩國感情之障礙，在建設新秩序之題目內，產業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固屬要圖，而精神建設尤為一切之泉源，精神能建設其他各事自易解決，但同仁等意不欲以

宗教牽涉政治，希望同願會以純粹佛教精神進行事業，並願中日兩國精神結合，同信同願，宏揚佛教純粹無雜，中國民衆大多數信仰佛教，日本亦同，故中日兩國以佛教的信仰共同結合，庶可促進真正中日親善，實現和平，此即同願之真諦，同仁絕對相信佛教是純粹的，不雜政治的，望同願會本此態度，不加政治之意義作去，必可使中日真正親善真正和平，從速實現，今日精神甚感愉快，不過言之過多且甚直質，但對同願會前途發展有二點貢獻。

一、中國過去精神，護持佛法歸元無二，日本則十三宗五十六派，雖各有不同，而皆以佛法救世爲不二精神，因此對中國佛教以及其他有關係者，應特別研究，而大家應有發揚佛教協助佛教之努力，故對佛教同願會，具十二分同情。

二、同謀扶植佛教同謀發展建設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新精神，以爲指導基本原則。

貴會照此二目標作去，使社會功利主義個人主義與物質文明，皆能受佛教之同化，以共同建設大同新秩序，相信佛教同願會能共向建設新秩序上進行發展，今代表十六人之意，如同願會能容納，必可補救一切危機，茲先代表十六位同仁將原則宣布，至施行具體辦法及事實，分爲布教方策、教育計劃、及社會事業三部，另由別位發表，現在更將本人的三個希望簡單說明。

第一、是要想宏揚佛教，必須先謀僧衆生活之安定，然而在中國現有之僧伽制度之下，僧衆生活極難安定，故願意對於改善僧伽制度，安定衆僧生活一類問題作研究。

第二、願以佛教歷史灌輸民衆一般思想中，如四月八日佛誕紀念，在日本國內對此日之紀念普遍全國，對佛教之傳布推廣，所裨甚大。

第三、此行對同願會精神非常感動，願貴會更努力協助以救濟社會危機，隨時共同研究，以求實現，非僅具形式而已，在北京或東京乃至他處隨時召集顧問會，對於一切問題均可協力解決，時間頗久，言詞過長，現另請他人講演。

二、大森亮順先生略云，本人今日只對同願會傳教問題供獻意見，傳教事項第一期，應辦者有三件。

一、在中外重要地方設立分會，由分會宣揚總會意旨，使人了解範圍不必過大，應先在華北各省會及特別市設立。

二、佛教方面刊物發行與研究各問題，並兩國佛徒之聯絡，關於各地分會及刊物，為目前最要之點。

三、寺廟之復興及佛教古蹟之保存，凡此皆同願會最要之責任，以常人見一切廟貌巍峨佛像莊嚴，不知不覺遂起恭敬欽仰之感，故對佛教寺院古蹟，當力加保護，與復興廟宇及保存佛像古蹟相連帶者，即頃間安藤先生所發表僧侶之向上，及生活安定問題皆極重要，望會中同仁努力，茲事體大，非一蹴可及，然願注意同此邁進，僅提三件餘案不及備提，殊覺有愧。

三、宇野圓空先生云，關於教育事業，本人擬分五條，頃閱提案綱要大致相同，茲簡單分述於下。

一、設立佛教學院，收中日僧侶加以訓練，培育人材，此與同願會所提之案完全相合，不僅中國青年僧侶可入學受佛教教育，即日本之來學者也可受同等待遇。

二、在京設佛教圖書館，此亦與同願會提案一致。

三、願中國青年僧衆赴日留學，施以適合現代環境之教育，日本僧侶對留日之中國僧甚願予以協助。

四、願中日佛徒常往返視察觀摩，彼此聯絡，同願會提案亦有此議。

五、設立佛教工藝傳習所，同願會亦有此案，將貧苦青年施以工藝傳習。

最後誠懇申明，不僅對民衆救濟事業應注意，即對民衆尤須教化，亦使同信同願有所成就，且免來學者不僅念經，使能真實接受佛教精神，得有進境，但人必先具信仰心，解行相應使人同化，如此則中日兩國和平可期，本會經費不裕，以此作教育社會事業不敷支用，然以此精神邁進，遲早必有成就，本人謹就社會問題代表十六位同仁意旨向同願會提供採納。

四、椎尾辨匡先生發言，頃聞三願問已表示意見，今更簡單一述，佛化事業應各人發展固有智慧，使皆能圓成宏願，如能將分別競爭觀念打破，使同心合力以謀發展，庶合乎社會進行原則，二千五百年來，佛教在真正信仰之下發展，在各民族，如印度暹

羅緬甸觀之，其盛衰興亡皆與佛教有關，在中國過去，後漢六朝以至隋唐，佛教最盛，元後大變，佛教受種種打擊，遂以衰落，使無元之敗壞，繼隋唐之盛世，必較今日尤佳，頃聞安藤三君所提保存佛教古蹟，使數千年相承文化，益見發展，乃關係極大之事，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新文化雖有發展，然對舊文化破壞甚多，至今殊可惋惜，同願會所提案件皆甚重要，望急起進行，頃已言及，請以精神建設為先導，中國士農工商四階級皆須建立佛教信仰，茲就以下二點說明。

第一、就是在中小學教育裏加入佛教教育，此案曾經提出東亞文化協議會，現在正由該會研究，同時在國內各方面，皆應注意研究此問題，促成其實現以作建設新秩序之基礎。

第二、為預防將來佛教之衰落，並強化佛教在思想界之立場計，應設佛教大學，因佛教已為文化重心，而迄今中國尚無佛教大學，故願早日成立佛教大學。

為補充先兩點意義，頃安藤君言過，即純以佛教立場謀同願會之發展，不涉絲毫政治作用，其願同願會前途照此原則推行，王副會長起立云，頃聞諸顧問發表提案，與本會所擬極多相同，幾於每案皆有同感，惟佛教重在信願行，何時實現，何者先辦，何者後議，請夏理事長簡單說明。

夏理事長云，頃聞諸顧問所發表意義，王副會長已簡單答復，所應研究之事，與本會擬定計劃不謀而合，此皆同信同願有以使然，諸位熱烈精神與誠意，不惟本人感動，凡出席同願俱有甚深感動，申謝又不僅出席同願為然，本席乃至代表未到會同願，定皆完全接受，乃至四眾弟子，皆歡迎接受，乃至十方諸佛對此精神，皆合掌贊歎，就此點精神論，足以表現佛教徒偉大精神，尤以安藤先生所提，純以佛教立場不雜政治或其他意義，更加贊歎，本人三十餘年不問政治，除佛教外無所致力，今日所聞甚符本願，雖僅四位顧問發表意見，可以認為即係全體顧問乃至代表全體佛教徒歡迎接受，故今日之會可以表現中日佛教徒全體精神，不過時間太短，應發表之意見太多，非幾分鐘所能罄，即幾點鐘亦難以畢詞，各位員嚴寒遠道來此，明知宜多交換意見，俾彼此能有

真切之認識，惟應酬時間多而談話時間少，只好略加貢獻，頃各顧問所提案件有已辦者，有未辦者，均詳列於本會提案綱要內，王副會長所謂原則全同，不過時間次第稍有出入，大致相符，必可進行，但本席於提案外，略有要求，即請十六位顧問在此地多留數日，以便交換意見，其意義較開會為尤大，安藤先生之握手不帶手套，譬喻甚好，然亦須準確認識，某手握某手方不致錯誤，欲達到同信同願共存共榮，亦須有彼此真確認識充分了解，否則與錯誤握手同一道理，故要求諸位多住數日，即此意也，此不僅副會長與本人有此要求，即出席未出席諸同願亦同此渴望。

副會長云，夏理事長對各位顧問提案及意見皆已答復，對於正式會後，希望諸位能多作盤桓，本人極端贊成，雖不敢必請留若干日，然究以能假以數日交換意見最為欣盼，安藤先生及夏理事長握手之喻甚佳，換喻謂教者心也，若照頃所發表意見，深合東亞數億萬人之心理，第一此次會結果甚佳，顧問會既經成立，現在交通便利，隨時北京東京皆可聯絡，興亞院文化局各位對本會事業皆極熱心，相信此後聯絡甚易，本日時間較晚，未盡所懷，明日準時閉會，再為補述，本當請江評議長致辭，因時間過晚，改請在下次再行致辭。

是日午餐由市商會召宴，晚間新民會召宴，皆在銀行公會。

#### 年會第五日

本日為年會最後一日，晨十時各出席人即已到齊，振鈴開會，仍由威儀莊整之僧眾二十一人領眾唱誦經咒，迴向發願，繼由夏理事長致辭，要旨如下。

今天我們佛教同願會開第一次會員年會圓滿的一天，本人以兩種資格，要向諸位貢獻點意見，一是佛教同願會理事長，一是日華佛教研會顧問，我就以這兩種身份同大家來說話，不過當要說話的時候，本人發生兩種感想，一是歡喜，一是慚愧，歡喜的是什麼呢，我們同願會從成立到現在，輾轉經過許多困難，快要到一年了，成績如何，暫且不論，但是自從有了這個團體，使中

日佛教徒都因同願同發平等菩提心，將來以這個力量，弘法利生，救東亞，救世界，造成人間淨土，必定可以圓滿大願，此其歡喜者一。此次來華諸位都是有權威的學者，耆年大德，躬冒寒冷，不憚遠道，純為佛法蒞臨本會，這種精神已足使人欽敬，連日以來，又聽了諸位所發的崇論宏議，表現著平等的精神與誠懇謙和的態度，實足令人佩服，此其歡喜者二。自開會以來，當此嚴冬，在往年早已滴水成冰，寒威逼人，而此數日中，風日晴和，充滿春氣，足見是大家誠感所招，佛力加被，可以說是造成東亞佛法復興的預兆，此其歡喜者三。至於慚愧的是什麼呢？本會會長是安欽呼圖克圖上師，他為弘法起見到西藏去了，副會長是內政部總長王揖唐先生，雖然願力偉大，而部務非常殷繁，本人忝任理事長，這一年以來，雖經諸位同願努力進行，但是還沒有造出很大成績，這是慚愧者一。此次諸公遠道而來，只是在集會場相見，本人並沒有單獨請教，同時也未得機會，將自己意見向諸位發表，這是慚愧者二。合着這兩種感想，本人所以趁今天閉會的機會，要向諸位發表點意見，作一種語言上的供養。

佛法是超世間的，但是也不能與世間法完全脫離，六祖曾說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猶如尋兔角，照這個偈子看來，足見佛法與世法本是融和無間，我們現在弘揚佛法，也不能抹煞環境，當前的環境有須待我們努力求個正當解決的，就是中日問題，關於中日問題，諸位也曾經發表了不少的意見，究竟這個不幸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應該探求他的根本病源，好像醫師治病，要找着病根，乃能對症下藥，古云，直心是道場，我們今日第一須要說實話，無隔閡的發表意見，不可互相敷衍。

中日事件的病根，究竟何在呢？據個人的見解，在中國方面，從前清之末，直到現在，接受了西洋物質文明，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壞處，固有的文化道德，久已根本搖動，國人都迷信物質，蔑視精神，而最大禍端即是對於三寶盡量破壞，造成種種的業因，自然感召到今日的業果，至於日本方面，明治維新以前，完全吸收的是中國文化，儒教佛教都異常發達，維新時代，又吸收了西洋思想，各種事業都有長足進展，雖也受到西洋思想不良影響，不過因為佛教思想培養深厚，政治教育基礎堅固，所以較中國還能抵制，未致根本破壞，總而言之，所有當前的中日問題，完全由於西洋不良思想的影響所致，雖受病有淺深的不同，而種種演變，釀成



今日不幸事件，實由以上之所述，爲主要原因，加以兩大民族，彼此了解認識不清，又復彼此估價太低，纔造成今日的糾紛的局面。安藤先生不是說過「中日過去也曾高唱親善，高唱合作，但實際上鬚鬚兩人握手，彼此都未脫去手套，」這種議論真可謂透澈到底，所謂手套者，何即是彼此存一對待之心理，往往相見彼此不肯說實話，即令一方肯說，一方也未必肯聽，或有時一方願聽，一方又未必肯說，爲挽救這一種弊端，兩國之佛教徒宜彼此推誠相與，時常的交換意見，以期達到相互的深刻認識，而尤須以真正之日本人，同真正之中國人接近，因爲中國人應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說話，方能表現誠心，彼此以誠心相接，然後有正確的認識，有正確的認識，然後有真正的提携。

現在單就佛教方面來講，佛法本來不限國界的，所謂此世界他世界十方一切世界，都在清淨大化覆被之中，不過就世間歷史而論，日本的佛教確是由中國傳入的，如鑑真大師東渡傳法，移植了不少的文明，但是日本自接受佛法以後，不僅高僧輩出，連皇室也降尊紆貴異常崇敬，聖德太子定憲法十七條，就把佛教列爲國教，平安醜醜諸位天皇都會經親受灌頂，一般臣民自然敬信逾恆了，因爲佛教發達的緣故，纔造成燦爛的文明，日本的佛法，是政治人民息息相通，政府方面是拿很大的力量來推行佛教，佛教方面也從有形和無形中協助政治的進行，自然是進步甚爲容易，在中國方面則大謬不然，佛教的傳播雖早，然而經三武的大破壞，法運黯淡幾乎中絕，六朝五代宋元明之鼎革，變亂頻仍，人民顛沛流離，救死不遑，自然要影響到佛教上，過去的政府不但不知弘揚佛法，反藉着破除迷信爲名，對於佛法盡量摧殘，提廟產，逐僧人，使衰微的佛法，又受着意外的魔障，那能不影響到國家人民而發生一種惡報，中國今日的佛教現象，實在已陷入艱困衰微時期，我們不應諱疾忌醫，自相掩蔽，如僧伽制度之整理，佛教人才之培植，寺廟組織之改善，皆須要整頓維護，中國的佛教弱點誠然很多，而優點亦是別的佛教國家所不及，第一就是富於消極的抵抗力，無論社會或者政府加以何等的摧殘破壞，他能於風雨飄搖中始終忍受，一方面還能保持固有的潛勢力，第二就是恪守佛陀的戒律，以立大乘佛法的基礎，長期茹素戒殺，不僅在僧尼爲然，即居士亦多能謹持不犯，這是在現世各佛教國中，可以

爲表率。

昨天聽見加藤先生說，日本政府把宗教管理法修整了，以後就可回復到明治維新以前自由發展的時代，同時中國方面各地政府，亦漸知崇信佛法，本會副會長又是內政部總長，以後自然是要盡力來護教弘法，救濟人羣，同時我們同願會的責任，也隨着時代而邁進，這是我們以上求下化自任的同願們所該加倍努力的。

至於本人在佛學上修養和學識都很感欠缺，在民國十一年間，因爲感到政治經濟等等，都不足以挽救國家社會的危機，所以辭去政治工作，專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籌設曲阜大學，並創辦東魯學校，十四年避地東渡，在日本寄住約將二年，專門考察佛教同文化，返國後更放下一切事務，鍵戶潛修，兼以本身多病，十餘年來謝絕外緣，嗣有老友前國務總理靳翼青先生，以世運艱危，堅勸弘揚大乘佛法，至再至三，不得已始出而參加佛誕道場，甫及兩月，即發生中日事變，至於同願會的宗旨，見於本會的宣言，成立之經過，與本人不得已担任理事長之情形，已見於開成立會時本人致辭，在這中日問題尙未結束，同時歐洲第二次大戰，又相繼發生，殺機瀰漫世界，人類慘遭荼毒，我們即不學佛，但念及胞與一體之義，也要發生悲憫，何況身爲佛子，能够忽然坐視嗎？本人雖然衰老，而弘法利生不敢少懈，並且曾經在佛前發願，此後誓竭餘年，專力弘揚佛法，盡未來際，絕不作另外任何事業，本人認爲一個國家，固然是由土地人民政事三者組合而成，但是唯一的要素，還是在文化的持續，儻若文化衰微，或至於斷絕，這個國家是不幸而就要滅亡的了，所以我認爲要興旺東亞，應該復興東亞文化，復興東亞文化之中，更要竭力宏揚佛教，造成儒佛一元，這纔是中日兩國唯一的出路，共同的生命線，末了還有兩事要同諸位大德一談。

第一在諸位顧問到北京來的前後，北京各佛教團體因見報紙所載，不明真象，所以不免有懷疑的地方，及見了諸位這種誠懇的態度，熱烈的精神，切實議論，多認爲不但是代表全體顧問，而且是代表日本全體佛教徒，因而引起中國人的同情，各佛教團體對於諸位，遂一變懷疑的態度而爲親切懇摯期待，所以打算合攏起來，拿僧伽日常吃的齋菜，供養諸位一次，中國有句俗諺叫

「千里餽鷲毛，禮輕人意重。」並且藉此可以領略中國僧侶簡單生活的趣味，我想諸位一定樂於接受。

第二安藤顧問曾經提出日本方面協助同願會，是純粹佔在宗教的立場，希望宏揚佛教來安定東亞，救濟人羣，決不夾雜絲毫政治作用，我對於這個原則，是非常的歡喜讚嘆，而全會的中國同願更熱烈贊成，因為唯其不雜任何政治作用，方能收得普遍偉大的效果，譬如春滿大地，百卉自然競萌，造化無私，萬物方能並育，若執草木而燔之，即使蓬勃一時，可是轉瞬之間，必然立就枯槁，所以我們以宏法為生命的，知有佛法即不知有其他的事務，我們同願會以後，當本此意義更加努力，不過有一層意思須要補充，佛法雖不可雜以政治，然用得其當，亦可互得其助，例如以政治推行佛法，以佛法維繫政治，日本佛教之盛，也就是在這個原則下而發展的。

就同願會的將來推測去，事業的發展固然需要人才集中，而經費之關係，亦頗重要，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切事業都不能例外，本人一年以來，忍辱含垢，勉強應付，以後惟希望中日兩國有識之士，自動發心，共挽厄運，佛法不是那一個人的佛法，同願會不是那一個人的同願會，大家都有維護的責任，又此次接近的顧問不過半數，而皆有極良的好印象，由此可推知未謀面各顧問之態度見解，一定也是相同的，今天本有許多話要說，因時間所限，不能盡量發揮，並且係隨意而談，毫無統系，敬望諸位加以指正和原諒。

夏理事長致辭畢，顧問中由林彥明大僧正代表致辭云：

茲代表顧問方面，而致最後之報告，在顧問方面，以兩本願寺之連枝二公為首，雖有貴紳並先輩諸賢多位列席，然以老齡之故，貧道竟敢荷此榮譽，此洵恐懼無所措者，自一日以來，歷五日間，舉行佛教同願會之年會，在我等顧問方面，積三日間熱心一再懇談研究，提供其有意見之所，而在同願會，亦已表示精細之綱要，二者之意向，完全一致，若合符節，此俱於昨日由同僚顧問提示報告，已無更加蛇足之必要。

佛教同願會之綱要，可謂網羅以大乘佛教徒而應施爲之世間出世間之大願大行，一無所餘，願與行雙方運用，乃所謂真實大乘之菩薩道，然則同願與同行，依此而中華民國，不久當能莊嚴淨土化，延而樹立新東亞，招來永久之和平，得以實現，相信爲可期而待者，以是我等表滿腔之敬意，而祝福佛教同願會之前途，在

如來大悲悲照護之下，於五日間之年會，得爲菩薩行，聊竭微力，謹感謝三寶，唱四宏願偈，以爲此報告之終結。

繼由副會長致閉會辭。

今天是我們這一次會議最後的一場，諸位大德，辛苦熱心，經過好幾天的懇談和討論，所得到計劃方案的結果，非常圓滿，足見是從慈悲大願力裏，才能表現出這樣利他的功德，不但本會會友們佩服感謝，即中日兩國人民，但就這一件形而上的妙用合作點上說，也都要大家同聲歡喜讚歎的了。

佛教徒的要點，是信願行三個字，我們皈依三寶，已經是表示實踐了「信」字，我們對佛發過四宏誓願，也是已經表示實踐了「願」字，現在我們彼此同心，時刻努力，還沒有完成的一件事是什麼，就是「行」字，應當怎樣去行，才能不辜負我們的願，才能實踐我們的願，現在既承諸位大德，指教我們行的途徑方法和步驟，我們能不努力的去工作嗎？古語說：「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也足見行字的價值了，我們既有了信願堅固的根本，無論怎麼樣的艱難，也要勇猛精進去做的。

這次諸位大德，遠道會合，真是甚難希有的因緣，雖然不能攀留諸位，久聚承教，是我們十分抱憾的事，但是同心一德，精誠相通，就是須彌山也不能阻隔我們的心力，何況只有一衣帶水的距離呢？諸位回去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要集合同願的人，到貴國去拜訪諸位，參教求法，實踐我們道義的互惠，追慕鑑真弘法兩位大師的前蹟，是我最殷切的希望，現在會議閉幕，我代表本會的同人，對諸位大德，恭敬致懇摯的謝意。

致辭畢，復由僧衆引導全體發願，願文如次。

願求菩提救世界，誓成正覺度衆生，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發願畢，全體在勤政殿前攝影以作紀念，年會遂圓滿閉會，時爲二十八年一月五日上午十時也。

附第一次年會日程

月	日	午	前	午	餐	午	後	夜
十一月三十日	(木)					會	談	
十二月一日	(金)	開會式(自十一時)		同願會主催招宴		講	演(自三時)	
十二月二日	(土)	顧問懇談(自十時)		大使館招宴		參	觀(自二時)	興亞院華北連絡部長官主催招宴
十二月三日	(日)	顧問總會(自十時)				座	談會(自三時)	行政委員長主催招宴
十二月四日	(月)	顧問總會(自十時)		市商會主催招宴		參	觀(自二時)	新民會主催招宴
十二月五日	(火)	閉會式(自十一時)						

第一次年會提案綱要

甲、佛教方策

第一期

- 一、興建各種法會 本會爲弘法組織，於會務工作之外，常有法會之興建，藉以增進會中同願之道業，並爲會外諸善友倡，每年恭逢 諸佛菩薩誕辰，及重要節日，均興建法會，於四月初八、七月十五、十二月初八，尤盛大舉行。
- 二、佛教廣播講演 本會爲顯揚佛教，挽正人心計，期於日常生活中，爲京市市民灌輸佛法宗旨，乃函商於北京中央廣播電台。

規定時間，爲佛教講演，不惟可以應京市數十萬佛教徒之需要，且於社會教育，市民思想，所裨甚鉅，接准中央電台復函，極表同情，規定自本年九月七日起，每逢星期四午後六時至六時二十分，爲佛學講座，由本會派員担任講演，此外每遇佛誕節日，臨時增加特別廣播，由本會宣講。

三、設立各地分會 遵照本會章程第三十七條之規定，本會於必要時，得在各國及中國各省市，設立分會，又據第三十八條之規定，本會各分會，受本會之監督指導，又據第三十九條之規定，各分會組織大綱另訂之，茲於第一期先在青島設立佛教同願會青島分會，將來擬於各處，次第設立本會各分會。

四、定製各種佛教標語 佛教標語爲闡揚佛化宣傳教義之重要事項，前經本會第九次常務理事會議決辦理在案，是以擬製唐磁各種標語，約須千元，特請各名人書家，繕寫齊全，張貼重要地點，以期普化而廣流傳。

五、編輯佛教新聞 關於佛教新聞，均含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原理，不惟勸善規過，維持世間道義，更可以止惡修福，改良社會人心，此佛教新聞之所由作也，本會除恭逢法會廣播講演，發佈新聞外，日常遇有重要事項，均登載新聞宣揚於社會。

六、舉行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 此次事變以來，已逾兩載，戰禍之烈，曠古罕聞，華北遺黎，喘息未蘇，而水患漫延，滲及數省，凡此天災人禍之交乘，實由衆生業力所共感，倘欲挽此浩劫，莫若同發大願，各抒至誠，同懷悲憫，虔敬祈禱，於是本會同願等，迭與中日佛學界縉素大德商定，於夏曆每月十五日午後三時至五時，定期舉行共修念佛祈禱息災道場，現已舉行四次，將來定於本會，廣濟寺，知恩院，拈花寺四處，輪流舉行。

### 第二期

一、監獄佈道 本會爲弘宣佛法，度諸苦厄計，就本市所有各監獄如模範第一監獄，第二監獄，地方法院看守所，及外寄人犯收容所等處，按日前往佈道，使在獄諸人，怖苦發心，並備施念珠，供設聖像，俾一心稱佛名號，蒙佛慈力，得以往生。

二、訪日佛教視察團 東方文化爲世界之冠，隣封日本，近世紀來，諸凡邁進，佛教事業，尤爲完善，本會同願，擬於明年春季，組織訪日佛教視察團，前往視察，藉資觀摩。

第三期

一、設立佛教宣講班 我佛玄妙首在音聞，本會擬欲設立佛教宣講班，於本市相當處所，擇期宣講佛法，藉以開導社會人士之佛法常識，兼且勸化羣衆，皈依佛教。

二、印送佛教小冊叢書 印送佛經，早已成爲中國極通行之故事，於宣揚佛法，爲利甚溥，本會職在弘法，擬編輯有關世道人心之佛教小冊叢書若干種印刷贈閱。

三、裝製霓虹燈佛號 佛光普照，遍滿大千，藉茲光明，可以朗照羣迷，使登覺岸，京市最高處所及各重要通衢，如北海塔上，景山亭頂，正陽門，地安門，鐘鼓樓等處，如能裝設霓虹燈佛號，不惟夜間往來行人見此燦爛光明發生歡喜感嘆，即聞人傳述，亦如暗室得燈，佛光加庇，真有不可思議之功德也。

乙、教育計劃

第一期

一、設立中國佛學院 本會成立之初，即擬籌設佛學院，以期造就弘法人才，現已編製具體方案，正在積極籌備中，依據學制規定，分設本科、研究科、短期科、別科、及講座科，規模宏偉，綜計開辦經費約需壹萬元，每月經費三千五百元。

二、設立佛教圖書館 本市舊有佛教圖書館一，爲通遼唐宗郭氏所設，藏有清刻龍藏及影印宋版磧砂藏各一部，流通本若干冊，嗣以事變唐氏離京，館務陷於停頓，本會商得該館副館長陳蓮森居士同意，由本會接辦，每月約需經費五百元。

三、發行佛教各種刊物 本會爲宣揚佛法計，特編撰刊物，流通社會，如佛誕中元等節，並於新民等報各出特刊，會內更編輯會



刊，每期約十萬言，爲不定期刊，已出創刊號，爲佛誕紀念專號，以後擬繼續發行。

四、建議國立北京圖書館設立佛教研究室。國立北京圖書館規模宏廣，館內設有遠東金石史地等研究室，現爲事實需要計，應有設立佛學研究室之必要，且館內藏有大正藏經續藏經藏文甘珠爾經，以及其他各種經典，綜計不下數千冊，應由興亞院轉達該館，限期設立，由本會派員隨時參加指導。

### 第二期

- 一、興辦佛教小學校四處。本會以推行佛化教育，救濟失學兒童，擬在東西南北四城，共設四校，定名爲佛教同願會第一二三四小學校，開辦費約計一萬一千餘元，月支經費若干元，現章程草案開辦預算等業已擬妥，俟經費有着即行舉辦。
- 二、建議政府中等以上學校設立佛教講座。本會爲宏揚佛教學術，改正學子心理計，中等以上學校，應有設立佛學講座之必要，中等學校，每週宜授三小時，大學文教法等科，定爲必修科，理農工商醫等科，定爲選修科，每週三至六小時。
- 三、設立佛教藝術館。藝術之爲用甚大，其在莊嚴佛土，宣揚佛音，尤關重要，本會爲提倡佛教藝術計，擬設佛教藝術館，原藏有嘉興藏龍藏清代歷朝君臣寫經，以及宋明版本，綜計不下數千冊，均係珍貴典籍，封存在大內，人鮮寓目，茲爲提倡佛學，發揚文化計，實有設立佛教藝術館之需要，應請興亞院轉咨行政委員會，令該院酌量辦理。

### 第三期

- 一、籌設佛教古物館。北京爲歷代建都之所，伽藍之富，首冠全國，凡各寺院，均有其收藏之古物，本會俟會址固定後，擬設立古物館，此案宜由興亞院內政部移咨北京市，轉達社會局，令飭北京各廟將各收藏之古物選借收藏，並會同內政部北京佛教會合作辦理。

- 二、編纂佛教叢書。本會爲提倡佛教學術計，擬組織佛教叢書編纂處，編輯佛教叢書若干種，流通社會，藉以灌輸佛學知識，其

編纂及印刷經費另定之。

三、影印佛教古籍 佛教典籍浩如淵海，除大藏續藏博採外，其未經收集者，為數尤夥，茲擬設法搜羅各寺宇各圖書館各收藏家之古典珍籍，設法影印流通，藉以保存法寶，宏揚佛法，再者嘉興藏為我國近代雕刻最佳之經典，且內多珍稀典籍，自絕版之後，皆無覆印，本會於可能範圍，擬延聘名宿，校印流通。

四、組織東亞佛教瞻禮團 世界佛教南北兩傳可分三大系統，中國日本為大乘系，蒙藏青海為密教系，錫蘭暹羅安南緬甸等處為小乘系，各有宗規，不相聯絡，茲為明瞭各系佛教處所之教徒修持，寺廟情況，宗義推進，自應彼此觀摩，互取其長，本會於可能範圍，擬聯合中日佛教徒眾，組織東亞佛教瞻禮團，實地考察，藉資借鏡。

丙、社會事業

第一期

一、徵集寫經造像 本會備酬徵集寫經造像，項目分書寫經典、畫像、繡像、雕像、塑像五種，酬金數目分圓滿菩提四等，五月間會舉辦一次，成績優良，嗣後擬隨時舉辦，除提倡藝術廣種善根外，兼寓救濟文貧之意。

一、夏季施送大悲水 酷暑炎蒸是為身苦，煩惱熾盛是為心苦，時當夏季，勞動士夫，可憫尤甚，本會是以施送大悲水，特製佛教同願會綠色施茶車，巡歷通衢，普徧供給茶湯，以除其飢渴之苦，用佛菩薩名號及大悲咒加持，以除其煩惱苦，除今夏已經辦理外，擬按年照辦。

一、恢復永久放生池 查北京北中南三海及西郊頤和園昆明湖，原為前朝皇室永久放生池，民國以來，開放網釣，吾人仰體佛慈，下遵人道，認為均有力圖恢復之必要，世界動物節日，曾聯合北京佛教會及其他宗教慈善社會團體，聯銜會呈內政部請轉行佈告，標定三海昆明湖為永久放生池，嚴禁釣網，奉批已據情轉咨北京特別市公署查核辦理，仍擬集中中外各界全力，

於短期之內促其實現。

一、設立平民工藝傳習所 本會爲籌平民生計，擬設立平民工藝傳習所，廣結善緣，乘時灌輸佛法，期收財法兼施之效。

### 第二期

一、恢復撞擊鐘樓大鐘 查北京地安門北鐘樓，原創建於元代至元年間，歷經明永樂年、清乾隆年重修，向懸大鐘，由僧人撞擊，與庚子以前鼓樓所藏刻漏，同爲都人計辰報晚之用。民國十七年，由地方政府令停止撞擊，按鐘聲之爲用，足以消煩惱長智慧，通惡道生菩提，功德不可思議，亟應重新修葺，禮請僧人常川住守，恢復撞擊。

一、建設佛教安樂村 北京房價高漲，中等經濟狀況以下，居住維艱，本會擬呈請官廳請領本市內空地數處，請由政府暨銀行撥借款項，建設佛教安樂村，以應需要而便弘化，所有借款即以將來收入租金爲担保，陸續償還。

### 第三期

一、設立佛教公墓

一、設立佛教化身窠 送死爲世間大事，異鄉作客，尤感種種困難，以是義故，擬設立佛教公墓，將來大眾佛教信仰積漸加深，如能共同造成火葬之風尚，則於世間出世間之利益，尤不可思議，是故兼籌設立化身窠。

一、設立佛教孤兒院 貧苦孤兒，至堪憐愍，趁其童嬰時代，施以佛教之教養，最易收效，本會是以籌設佛教孤兒院，以利慈濟而便弘化。

一、設立佛教療養院 既生之後，未死之前，最足因人，厥爲病苦，出家僧侶無眷屬之看護，尤感極度艱難，是故供養病僧，福田最勝，本會擬設立佛教療養院，救護佛教徒之病苦，兼施於一般貧苦市民。

一、設立佛化合作社 吾人衣食服用，分營則費多而物竄，合作則物美而價廉，擬聯合同願佛教徒組設佛化合作社，除上述利

益外兼收和合之效。

編製佛教影片戲劇 戲劇影片之效用，足以移風易俗，而普通劇場之所表演，有關佛教者甚少，殊不足以弘教化而正人心，本會用擬編製佛教影片戲劇，以便深入社會，廣種善根。

設立佛教藝圃

設立佛教游藝院 各寺廟佛教團體及信仰佛教之家庭，個人佛前供養花果之屬，月計年計，花費不貲，本會擬統籌供給，設立藝圃，除經營交易外，竟日開放閱覽，兼設佛教游藝院，種種佈置，務取其與法相應，庶幾寶池寶樹鳥語風聲，使人飯食經行，酣嬉沐浴，恍如置身淨土之中，功德利益不可思議。

# 佛教美術展覽會紀略

## 一序言

盡法界爲一大博覽會，此博覽會即無盡虛空海是也，於此無盡虛空海中，有不可說不可說法界安立海，一一安立海中，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海，其中有世界海，名曰蓮華藏莊嚴，即我世尊盧舍那之報土也，海中各有廣大蓮華，一一大蓮華上各有大金剛輪圍山，一一輪圍山各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一一香水海各出一蓮華，一一蓮華各有一世界種，其中有世界名曰娑婆，即我世尊釋迦牟尼之化土也，一一世界種各有二十重世界於中布列，如是帝網交絡，重重無盡，是故以無盡虛空海爲大博覽會，則一一法界安立海爲總分館，一一世界海爲中分館，一一輪圍爲小分館矣，更等第而分析之，則一一香水海一一世界種爲小分館中之一部，世界種中一一世界爲部中之一組，一一世界中又各具十法界爲組中之一系，而所謂人間世者實居其一，然人界之一系中，仍復分爲東西南北之四區，其南方一區，即吾人現居之地球世界也，夫由總館分科演繹，歷總分館中分館小分館，三遞而至華藏香水海，由小分館更歷部組系區，四遞而至現居世界，雖僅七重累級，然各級比差大小懸殊，至不可以同年語，則此博覽會之富麗宏敞遼曠無涯，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誠非凡夫心量所能妄測者矣，以世間一切博覽會而較之諸佛之依正莊嚴海，雖滄海一滴，猶未足喻其懸絕也，雖然，小大精粗皆屬心自分別，諸佛菩薩於法自在，芥子可含須彌，毛端亦現王剎，則華藏非大，跬步非小，輪圍非高，海底非深矣，何有大小之別乎。

北京市爲華北文化總匯，宿被稱爲文化城，或譽之爲「藝術之都」，近歲舉行各種展覽會者，幾於日有所聞，凡金石文玩書畫工業農作，以及精良產物等項展覽，數年以來，應有盡有，層見迭出，獨於佛教美術展覽，則以本會此次爲創舉，考佛教自漢末傳入中國，其美術亦隨之而來，經南北朝之宣弘，唐宋之光大，亘二千年，與中國固有之美術融合，以印度之色彩，溶中華之作

風而成一嶄新之中國佛教美術，此類美術品現莊嚴古雅之外觀，具恬靜活潑之意匠，蘊雄渾熱烈之情緒，啓深慕景從之誘導，不但爲歷代朝野所珍視，且爲世界各國所贊美，而於中國美術中，亦獨標一格，故佛教美術，無論在美術上，在宗教上，在歷史上，在民族性上，在文化教育上，皆有卓然不拔之價值，則佛教美術之展覽，自亦與其他泛泛之展覽會不可並論矣。

## 二 展覽經過及內容

本會爲宏揚佛法，啓發一般民衆信仰計，特聯合本市各大寺廟如法源寺拈花寺雍和宮等及收藏名家如周養庵傅沅叔蕭龍友諸居士及本會夏理事長蓮居等各盡所藏佛教文物，選擇精品，經評議委員審定後，陳列於本會，展覽之品約分五類，曰佛像、法器、經籍、書畫、古物，佛像類中復分四目，一曰金石，二曰繪畫，三曰雕塑，四曰刺繡，經籍類中復分三目，一曰寫本，二曰木刻，三曰拓本，書畫類中復分二目，一曰墨蹟，二曰繪畫，古物類中復分四目，一曰佛龕，二曰古鏡，三曰漢瓦，四曰雜類，綜計展覽之品，達千餘件，參加之收藏家，共五十三人，展覽室凡七，第一展覽室居本會第一殿，見留影第二十八頁陳列品以經籍法器鑿金佛像爲多，若楊獻谷居士藏之唐人寫經，見留影第六頁周養庵居士藏之華嚴經，見留影第六頁及十六頁雍和宮藏之法器，見留影第十八頁華北居士林藏之西藏造菩提塔，見留影第十九頁夏蓮居居士藏之北魏太和六年造釋迦牟尼佛像，見留影第十四頁宋造文殊普賢菩薩像，見留影第二頁等是，第二展覽室居本會第二殿，見留影第二十九頁陳列品以造像雕像爲多，若王渡公居士藏之六朝造像，見留影第五頁夏蓮居居士藏之毗盧遮那佛像，見留影第二頁法源寺藏之接引佛像，見留影第十七頁雪山苦行像，見留影第十一頁等是，第三展覽室居本會會議室，見留影第三十頁展覽品以佛像法器爲多，若陸宗輿居士藏之緋絲大日如來像，見留影第一頁傅沅叔居士藏之金體羸女士繪觀音大士像，見留影第二十三頁王渡公居士藏之宋人繪羅漢像，見留影第九頁明陳洪綬繪嬰兒禮佛圖，見留影第十九頁夏蓮居居士藏之明嚴嵩鑄珠斑大鑪，見留影第二十一頁明吳佐邦鑄臘茶色犀耳雲足鑪，見留影第三頁及西藏造曼達囉，見留影第二十四頁并銅鐘鈴杵舍利塔，見留影第二十六頁等是，第四展覽室居本會聯合辦公處，陳列品以繪像及寫經爲多，若拈花寺藏之明人繪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見留影第十四頁周養庵居士藏之古畫阿彌陀佛說法圖，見留影第三頁明宣文明肅皇太后繪施十方佛像，見留影第九頁及畏兀兒書經卷，見留影第十二頁等是，第五展覽室居本會會員休

息室、陳列品以繪像、方外書畫為多。若許修直居士藏之明人繪盧舍那佛像、見留影第七頁張新梧居士藏之明西蕃畫佛、見留影第十頁周懷民居士藏之明人畫普賢菩薩像、見留影第十八頁周養庵居士藏之大錯觀衡佛玉法書、見留影第四頁靈璧墨荷性謙蕉竹、見留影第五頁等是。第六展覽室居本會東院正殿、陳列品以陳蓮森居士藏之古鏡、見目錄第十九頁王渡公居士藏之漢瓦、見目錄第二十頁王青芳居士藏之木刻佛像拓片、傅沅叔居士藏之宋本經籍、見留影第十六頁為多。第七展覽室居東院東配殿、展覽品以胡恩光居士藏之字畫、見目錄第十七頁為多。會期歷七日、九月二日至八日中外人士來觀者達二萬餘人、瞻禮稱許、嘆為希有。唯本會籌備甚暫、未能盡美盡善、承諸寺宇及收藏家之贊助、得有所盛。此誠佛光所被、及本市民眾之法緣也。茲將展覽品全目刊之於次、以誌一時之盛云。

### 三 展覽品目錄

#### 佛像類

##### (一) 金石

##### (甲) 銅像

##### 一、佛像(塔附)

名	稱	收藏者	數量	備考			
北魏造鑿金釋迦牟尼佛像	夏蓮居	一尊	太和六年造見留影第十四頁	古鑿金釋迦牟尼佛像	許修直	一尊	<small>見留影第十三頁</small>
元魏夷安縣佐無忌造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太和十七年造見留影第八頁	古鑿金釋迦牟尼佛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元魏肥如縣李妙容造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古鑿金釋迦牟尼佛銅像	周養庵	一尊	
隋趙居造銅像	柯燕齡	一尊		明周王府造釋迦牟尼佛銅像	柯燕齡	一尊	
唐造釋迦牟尼佛銅像	夏蓮居	一尊	<small>見留影第十三頁</small>	明造釋迦牟尼佛銅像	法源寺	一尊	
				鑿金釋迦牟尼佛銅像	夏蓮居	一尊	
				鑿金釋迦牟尼佛銅像	蒲子雅	一尊	
				清造旃檀佛銅像	夏蓮居	一尊	
				宋造鑿金毗盧遮那佛銅像	夏蓮居	一尊	<small>見留影第二頁</small>



鑲金無量壽佛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二十	北朝造踞坐觀音菩薩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唐造西方三聖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二十	明造鑲金瑞林觀音菩薩銅像	崔耀庭	一尊	
明鑲金阿彌陀佛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古鑲金千手千眼觀音菩薩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北朝銅造天宮佛像	周養庵	一方	見留影第二十	鑲金八臂觀音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金釋德瑛施造佛版	柯燕舫	一方	見留影第二十	鑲金千手千眼大悲觀世音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十七
西藏造銅質四相寶塔	夏蓮居	一座	見留影第二十	鑲金四面觀音菩薩像	蒲子雅	一尊	
西藏造銅塔	夏蓮居	一座		四面觀音菩薩銅像	蒲子雅	一尊	
西藏金飾寶塔	夏蓮居	一座	見留影第二十	鍍金紅度母像	山房	一尊	見留影第二十
古鑲金塔	周養庵	一座	見留影第八頁	鍍金綠度母像	夏蓮居	一尊	三頁
古銅塔	法源寺	二座		鍍金亥母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十八
二、菩薩等像				多羅菩薩立像	夏蓮居	一尊	
宋造彌勒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十一	古嚕古哩佛母銅像	夏蓮居	一尊	
明造大彌勒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古銅造彩色地藏菩薩像	周養庵	一尊	
明造彌勒菩薩銅像	蒲子雅	一尊		地藏菩薩銅像	法源寺	一尊	
鑲金彌勒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宋造彩色文殊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二頁
鍍銀彌勒菩薩銅像	蒲子雅	一尊		唐造普賢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二十
彌勒菩薩銅像	法源寺	一尊					

宋造彩色普賢菩薩銅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二頁
古鑾金金剛王菩薩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古護法神王銅像	周養庵	一尊	
宋造鑿金韋陀像	夏蓮居	一尊	
古鑿金宗喀巴祖師像	周養庵	一尊	
古鑿金宗喀巴祖師像	周養庵	一尊	
銅造宗喀巴祖師像	章廉甫	一尊	

(乙)石像

一、佛像(塔附)

北魏和平六年王真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魏皇興元年李祿造像	王渡公	一尊	
東魏天平三年比丘慧寂等造像	王渡公	一尊	
東魏武定三年漢白玉造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十一頁
東魏黃花石造像	崔耀庭	一尊	
北齊天保四年曹普等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齊天保九年景寺僧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齊皇建二年邵翊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齊天統元年孟元洪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齊天統四年董宣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齊王光造像	王渡公	一尊	
北齊張同安造像	周養庵	一尊	
北周保定元年造像	周養庵	一尊	
北周張陽侯造釋迦像	柯燕齡	一尊	
北周青石三連造像	崔耀庭	一尊	
北朝造釋迦涅槃瑞像	周養庵	一尊	
北朝造像	張伯英	五尊	
隋開皇七年樊尚造像	周養庵	一尊	
唐顯慶二年清信女衛藏仁造像	周養庵	一尊	見留影第二十七頁
唐神功二年女子五兒造像	周養庵	一尊	
唐天寶造像	華北居士	一尊	
唐造釋迦佛像	周斗欽	一尊	
唐小造像	沈思達	二尊	
唐張氏造像	周養庵	一尊	
宋造翡翠釋迦牟尼佛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十三頁

宋造白玉寶相佛像	夏蓮居	一尊	見留影第十七頁	古繪阿彌陀佛說法圖大幅	周養庵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三頁
古凍石造阿彌陀佛像	周養庵	一尊		明宣文明肅太后繪施十方佛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九頁
石造像	力舒東	一尊		明人繪五方佛像	周養庵	二幅	絹本
唐青玉雕佛板	崔耀庭	一方		明西番畫佛	張新梧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十頁
東魏天平二年金明心等造須彌塔	王渡公	一座		明單期繪佛像	傅沅叔	一幅	絹本
北齊造婆金塔	周斗欽	一座		嬰兒禮佛圖	王渡公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十九頁
二、菩薩等像				諸仙禮佛圖	蒲子雅	一幅	絹本
隋造觀世音菩薩像	華北居士林	一尊	附說明	羅聘繪佛像	沈思達	一幅	紙本
古造童子觀音像	周養庵	一尊		明人繪釋迦牟尼佛像	道學社	一幅	絹本
唐造文殊師利菩薩像	周斗欽	一尊		明人畫釋迦牟尼佛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白玉石造文殊菩薩像	拈花寺	一尊		古畫釋迦牟尼佛像	拈花寺	一幅	絹本
玉刻觀音並十八羅漢像	華北居士林	一堂		釋迦牟尼佛像	張慧超	一幅	紙本
唐造達摩渡江像	張新梧	一尊		齊璜繪拈花微笑佛像	拈花寺	一幅	紙本
白玉造伏虎羅漢像	法源寺	一尊		明人繪阿彌陀佛像	王渡公	一幅	絹本
(二) 繪畫				明西番畫阿彌陀佛像	拈花寺	一幅	絹本
(甲) 佛像(塔附)				古繪阿彌陀佛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古繪世界全佛圖橫幅	張新梧	一幅	絹本	薄靛彩繪接引佛像	拈花寺	一幅	紙本

阿彌陀佛像  
 接引佛像  
 明陶成繪藥師如來像  
 元洪福院金剛界大日如來像  
 明人繪盧舍那佛像  
 明人繪彌勒佛像  
 硃筆繪諸佛像  
 明代西藏繪佛像  
 明代西藏繪長壽佛千尊像  
 尊勝佛千尊像大幅  
 長壽佛千尊像大幅  
 白度母千尊像大幅  
 西藏繪佛像  
 佛手印  
 明繪釋迦牟尼佛曼荼羅  
 明繪穢迹金剛曼荼羅  
 古蕃畫密教壇場

莊惕生	一幅	紙本
蒲子雅	一幅	紙本
周養庵	二幅	絹本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許修直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七頁
道社	一幅	絹本
學社	一幅	絹本
許琴伯	六幅	紙本
夏蓮居	七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峯充	一幅	絹本
良充	一幅	絹本
華北居	一幅	紗紙本見留影第十五頁
士林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西蕃畫佛塔  
 丁雲鵬寫經塔  
 (乙)菩薩像

宋人繪觀音大士像  
 明丁雲鵬繪觀音大士像  
 明丁雲鵬繪觀音三十二相卷  
 明丁雲鵬繪觀音大士像  
 明周禧繪觀音三十二應卷  
 明繪觀音大士像  
 明繪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  
 明人繪魚藍觀音像  
 古畫觀音菩薩像  
 清金禮羸繪觀音大士像  
 清閔貞繪磁青地觀音大士像  
 清董邦達繪觀音大士像  
 清禹之鼎繪觀音大士像  
 彩繪觀音大士像

蒲子雅	二幅	布本見留影第二十七頁
蕭龍友	一幅	絹本
王渡公	一幅	絹本
王玉璋	一幅	紙本
張新梧	一卷	絹本
張新梧	一幅	絹本
蕭龍友	一卷	絹本見留影第七頁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拈花寺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十四頁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拈花寺	一幅	絹本
傅沅叔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二十三頁
拈花寺	一幅	紙本
蕭龍友	一幅	絹本
蕭龍友	一幅	絹本
蕭龍友	一幅	絹本

日本釋良光繪觀音大士像	張致和	一幅	紙本見留影第五頁	元趙衷繪羅漢冊	蕭龍友	一冊	絹本
溥心畬血繪觀音大士像	拈花寺	一幅	紙本	元無款十六應真卷	蕭龍友	一卷	絹本
湯佩琳血繪觀音大士像	湯住心	一幅	紙本	元人繪羅漢像	夏蓮居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十九頁
徐燕蓀繪竹林觀音大士像	王屏週	一幅	紙本	明宗古金繪羅漢冊	王渡公	一冊	紙本
古繪地藏王菩薩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明王曰縱繪羅漢像大幅	夏蓮居	一幅	紙本
三大士像	蒲子雅	三幅	紙本	明豐坊題十八羅漢像	張新梧	一幅	絹本
古繪文殊菩薩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明丁雲鵬繪羅漢渡海圖卷	沈光亮	一卷	絹本
竹禪繪文殊菩薩像	拈花寺	一幅	紙本	明人繪羅漢像	周懷民	一幅	絹本
劉恩涵摹古文殊菩薩像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古繪十八羅漢卷	周養庵	一卷	絹本
劉恩涵摹古草衣文殊像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丁觀鵬繪十六尊者像	廣濟寺	六幅	紙本
明人畫普賢菩薩像	周懷民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十八頁	十六應真像	法源寺	六幅	紙本
古繪普賢菩薩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二十二頁	五百尊者獻壽圖	邢勉之	一卷	絹本
(丙)羅漢像				清史貽直題羅漢像	賢良寺	一幅	紙本
晉顧愷之繪羅漢卷	蕭龍友	一卷	絹本	巖洪道者繪羅漢像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宋馬逵繪羅漢像	許修直	一幅	絹本	清王時敏題墨筆十八尊者卷	張新梧	一卷	絹本
宋人繪羅漢像	王渡公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九頁	王許賢荷賢淑賢英君德賢琴賢六女士繪十八羅漢像	周養庵	一卷	紙本
宋說岩繪十八羅漢卷	蕭龍友	一卷	絹本	月舟繪羅漢像	釋志達	一幅	紙本

月舟繪羅漢山圖	釋志達	一幅	紙本	清雍正年繪天眞禪師像	夏蓮居	一幅	絹本
(丁)護法像				清盤山智朴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古畫穢跡金剛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十五頁	清頌石頭希遷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密宗大威德像	莊惕生	一幅	紙本	清頌永嘉元覺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卜憲中繪大力神王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清頌藥山惟儼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明汾州天寧寺僧德洛重修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清頌瀉山靈祐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古繪護法神王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清頌清涼文益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古金繪護法神鬼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清頌趙州從諗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明繪護法關帝像	張新梧	一幅	絹本	清頌投子大同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護法關帝像	陸伯辰	一幅	紙本	清頌曹山本寂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戊)祖師像(拓像附)				清頌洞山良价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傅雯指墨達摩初祖像	拈花寺	一幅	紙本	清頌永明延壽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清黃慎繪達摩初祖像	王玉璋	一幅	紙本	清頌雪竇重顯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達摩像	蒲子雅	一幅	紙本	清頌圓照行森禪師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明如馨律主像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北齊文海珍妻周雙仁等造像拓本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明板寂光諸祖像	拈花寺	一部	紙本	明董其昌羅漢畫記拓本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華胥繪擔當和尚道影	周養庵	一幅	絹本見留影第二十五頁	明瑞蓮觀音像拓本	周養庵	二幅	紙本
清玉琳瑯和尚像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旃檀佛造像拓本  
莊惕生 一幅 紙本  
法華寺脇尊釋迦佛光背銘拓本  
良峰充 一幅 紙本  
法隆寺本尊師如來光銘拓本  
良峰充 一幅 紙本  
佛教圖像拓片  
王青芳 一部 紙本

(三) 雕塑

(甲) 雕像(塔附)

木雕三世佛像  
法源寺 三尊 見留影第十一頁  
木雕雪山苦行像  
法源寺 一尊  
木雕如來涅槃像  
法源寺 一尊  
茄楠雕佛像  
莊惕生 一尊  
香木雕佛像  
蒲子雅 一尊  
木雕接引佛像  
法源寺 一尊 見留影第十七頁  
木雕海鳥觀音大士像  
法源寺 一尊  
檀香木雕送子觀音大士像  
法源寺 一尊  
唐造木羅漢坐像  
夏蓮居 四尊 見留影第二十頁  
唐造木羅漢立像  
夏蓮居 三尊 見留影第二十頁  
木雕小羅漢像  
法源寺 三尊

木雕達摩祖師像  
陸伯辰 一尊  
木雕護法關帝像  
法源寺 一尊  
木雕韋陀像  
法源寺 一尊  
象牙雕彌勒佛像  
周養庵 一尊  
西藏造菩提塔  
華北居士林 一座 見留影第十九頁  
金漆木舍利塔  
夏蓮居 一座 見留影第二十頁

(乙) 塑像(塔附)

北朝塑像  
方雨樓 一尊  
唐人塑佛像  
沈思達 五尊  
明脫沙旃檀佛像  
周養庵 一尊  
元香泥佛塔  
拈花寺 一座 見留影第十五頁

(丙) 磁像

宋青磁佛像  
周養庵 一尊  
宋磁觀音大士像  
崔耀庭 一尊  
明磁觀音大士像  
周養庵 一尊  
明磁彩色送子觀音大士像  
周養庵 一尊  
青磁觀音大士立像  
王玉璋 一尊



明章駃像

明陶古佛像

明龍泉磁達摩像

古磁達摩祖師像

達摩祖師磁像

(四)刺繡

古絳絲佛像

清絳絲大日如來像

無量壽佛繡像

尊勝佛繡像

綠度母八難繡像

白度母繡像

繡像護法蘇

法器類

六朝造銅鐘

明萬曆己酉年造銅鐘

崔耀庭

道社

夏蓮居

法源寺

密夔揚

蕭龍友

陸宗輿

楊潤亭

楊潤亭

楊潤亭

楊潤亭

雍和宮

一尊

三尊

一尊

一尊

一尊

一幅

一幅

二幅

二幅

一幅

一幅

八幅

見留影第二十  
七頁

見留影第八頁

見留影第一頁

見留影第二十  
六頁

上齋心經全部  
見留影第三頁

清康熙平郡王妃福晉造銅鐘

旒形銅鐘

清乾隆年造銅磬

宋天禧三年銅造光明經筒

小銅經筒

漢銅蟠螭鑪

明初鑄無款鑲花三脚象耳鑪

明嚴嵩鑄玉堂清玩款珠斑大鑪

明嚴嵩鑄橘皮色乳足鑪

明宣德五年吳邦佐鑄鳳耳金片鑪

明吳邦佐鑄蠟茶色犀耳雲足鑪

明修敬齋鑄滲金鑪

明雲間胡文明鑄鑲金鑪

明雲間朱震明鑄鑲金鑪

明朱亮鑄銅鑪

明宣德鑄象形三足大鼎鑪

明鑄六字款耳雨雪金泥金底鉢形宣德鑪

夏蓮居

法源寺

夏蓮居

周養庵

周養庵

周養庵

夏蓮居

夏蓮居

夏蓮居

夏蓮居

夏蓮居

夏蓮居

周養庵

周養庵

周養庵

夏蓮居

夏蓮居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對

一對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  
一頁

見留影第三頁

明軸耳珠砂斑六字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見留影第十頁	明鼓形鑲金六字正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環耳棗紅色四字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鑲魚黃色二字款方形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冲天犀耳四字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宜德金錄大醜壇銅鑪	周養庵	一個
明六字楷款金斑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朝冠耳鑲魚黃色馬槽鑪	夏蓮居	一個
明二字款立耳方形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羊肝色蓮花口邊桶形鑪	夏蓮居	一個
明內壇郊社款軸耳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魚耳朱斑鉢孟鑪	夏蓮居	一個
明仿古青綠六字長方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戟耳小型象足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鱗壳青高脚獅耳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鑲金天雞耳仿古彝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金斑鎖耳分檔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琴書侶款銀片圓鑪	夏蓮居	一個
明蓮花邊雲雷六字紋正款宣德大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鳳耳朱斑鑪	夏蓮居	一個
明宜德盤螭六字楷款仿古大鼎鑪	夏蓮居	一個		明索耳分檔乳鑪	夏蓮居	一個
明款書六字低脚押經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天雞耳彝鑪	夏蓮居	一個
明鱗壳青冲耳六字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明虎耳筒式鑪	夏蓮居	一個
明宜德鑲金盤龍雙抱六字款彝鑪	夏蓮居	一個		明正德款橋耳栗色圓鑪	夏蓮居	一個
明環耳羊肝色六字篆款鉢孟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古銅鼎	法源寺	一個
明軸耳雨雪金泥六字楷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古嵌銀絲銅鼎	周養庵	一個	
明覆鐘形茶色四字楷款宣德鑪	夏蓮居	一個	古銅博山鏡	周養庵	一對	

西藏造三色銅咒輪海鏡	夏蓮居	一對	見留影第十頁	唐宣德州銅院造鈸	周養庵	一對	見留影第十八頁
石叟嵌銀絲淨瓶	夏蓮居	一對		銅鈸	雍和宮	一對	
古旃檀木製瓶	周養庵	一對		銅鈸	嵩祝寺	一對	
西洋錫三供	法源寺	一堂		剛棟	雍和宮	一對	
十供養	法源寺	一堂		剛棟	嵩祝寺	一對	見留影第二十頁
輪王八寶	法源寺	一堂		黃白二色銅造大鈴	夏蓮居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頁
貼金木質八寶	拈花寺	一堂		銅鈴	雍和宮	一個	
盤龍銅鉢	夏蓮居	一個	見留影第十八頁	銅鈴	嵩祝寺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頁
銅鉢	雍和宮	一對	見留影第十八頁	藏鈴	廣化寺	一個	
西藏造曼達囉	夏蓮居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四頁	西藏造鍍金大杵	夏蓮居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六頁
鍍金嘛呢轉	夏蓮居	一對		西藏製五股金剛杵	夏蓮居	一個	
琺瑯嘛呢轉	夏蓮居	一對		銅杵	雍和宮	一個	
西藏造紫銅嘛呢轉	夏蓮居	一對		銅杵	嵩祝寺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五頁
六角亭式銅製嘛呢轉	夏蓮居	一對		播拉鼓	雍和宮	一個	
宮殿式銅製大嘛呢轉	夏蓮居	一個		達墨樓	嵩祝寺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五頁
銅鏡	雍和宮	一對	見留影第十八頁	托達巴	雍和宮	一個	
銅鏡	嵩祝寺	一對		托達巴	嵩祝寺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五頁

本巴	嵩祝寺	一個	見留影第二十頁	唐人寫涅槃經	柯蕪齡	一紙	天授二年寫
提爐	雍和宮	一對	見留影第十八頁	唐人寫心慧菩薩大自在莊嚴經	沈思達	一卷	敦煌石室藏
九連環	雍和宮	一個		蕃書無量壽佛經卷	周養庵	一卷	見留影第十二頁
鎮明	嵩祝寺	一對	見留影第二十頁	唐蕃書經卷	楊歐谷	一卷	
新鼓	嵩祝寺	一對	見留影第二十五頁	唐回紇寫經	楊歐谷	一卷	
大喇叭	雍和宮	一對		唐畏吾兒書經卷	周養庵	一卷	吐魯番出土見留影第十二頁
大喇叭	嵩祝寺	一對		元乙卯年書金字妙法蓮華經	釋寬祥	五冊	
百壽檀香如意	法源寺	一個		明釋如方血珠書華嚴經卷第二十五	周養庵	二冊	見留影第六頁
三星雕漆如意	法源寺	一個		日本人寫經卷	王渡公	一卷	文龜四年寫密宗灌頂儀軌見留影第十二頁
經籍類				清高宗御書賢首經	周養庵	一冊	
(一)寫本				清高宗御書妙法蓮華經	張新梧	一冊	
貝葉經	法源寺	一函		清輔國公永璋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釋寬祥	七冊	
貝葉經	周叔迦	一函		清顯親王書金剛經	周養庵	一冊	
晉人寫經殘卷	楊歐谷	一卷	見留影第六頁	清顯親王書藥師琉璃光明王如來本願經	拈花寺	一冊	
唐人草書觀音靈感事蹟殘本	楊歐谷	一紙	見留影第六頁	彭元瑞書金字無量義經	周養庵	一冊	
唐人寫法華經殘本	峰簇	一紙		清釋顯鐸書華嚴經卷第十四	釋寬祥	一冊	
唐人寫無量壽經殘本	良充	一紙			周養庵	一冊	
	章廉甫	一紙			周養庵	一冊	

清釋性澄爲都憲揆翁山主 寫金剛經	周養庵	一冊		宋紹興丙寅本妙法蓮華經 第五卷	釋寬祥	一冊	
羊腦牋金書佛經	蕭龍友	一冊		宋本大般若波羅密多經	傅沅叔	一冊	
磁青紙金字楷書藥師經	拈花寺	二冊		宋本陀羅尼呪	傅沅叔	一冊	
薄心香楷書遺教經	拈花寺	一卷		宋本華嚴經卷第十七	釋寬祥	一冊	
硃書心經	高國柱	一卷		宋本無量壽經論轉法華經 論	周養庵	一冊	
血書楞嚴經	廣化寺	一部		西夏文華嚴經卷第八十四	周養庵	一冊	
血書阿彌陀經	拈花寺	一冊		元僧質吉祥題記宋徑山藏 宗鏡錄卷第八十五	周養庵	一冊	
(一) 刊本				明永樂刻經咒	周養庵	一冊	
五代刻經	楊獻谷	一卷		明世宗靖妃盧氏施造阿彌 陀經	周養庵	二冊	
雷峰塔磚藏宋本陀羅尼經	張新梧	一卷		明興國太后施造長壽滅罪 護諸童子陀羅尼經	周養庵	一冊	
雷峰塔磚藏宋本陀羅尼經	張慧超	一卷		明司設監太監趙政施造圓 覺修多羅了義經	周養庵	一冊	
北宋淳熙本蘇東坡書金剛 經	張伯英	一冊		明章藻寫刻梵網經	周養庵	一冊	
北宋本華嚴經	傅沅叔	一冊		明章藻寫刻華嚴經	周養庵	一冊	
北宋本妙法蓮華經	傅沅叔	一冊		日本僧定光開板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第四百五十七	周養庵	一冊	
北宋本發智論	傅沅叔	一冊	見留影第十六 頁	大乘法寶諸品經	釋寬祥	一冊	
北宋本阿差末菩薩經卷第 三	周養庵	一冊		殿板大般若涅槃經	拈花寺	一部	
北宋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傅沅叔	一冊	見留影第十六 頁	殿板宗鏡錄	拈花寺	一部	



清丹霞諸師詞翰卷  
清文覺禪師元信行書詩幅  
清釋超鑑臨十七帖卷  
太虛法師書僧教育帖原蹟

(乙)名人

清朱竹垞臨敦煌碑  
清查士標墨跡  
清姜宸英墨跡  
清唐文翰縮臨多寶塔碑  
清高鳳翰墨跡  
清鐵寶書壽屏  
清曹文植書十八羅漢贊  
清桂馥墨跡  
清查昇書太上感應經墨跡  
清姚元之朱本墨跡  
清趙之謙書楹聯  
清孫爾準書楹聯

周養庵 一卷 紙本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周養庵 一卷 紙本  
梁亞平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六幅 紙本  
力舒東 八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王渡公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世宗書楹聯  
清劉墉書楹聯  
清王芑孫書楹聯  
清錢泳書楹聯  
清郭麐書楹聯  
清董誥書楹聯  
清王文治書楹聯  
清張問陶書楹聯  
清孫星衍篆書楹聯  
清伊念曾書楹聯  
清戴熙書楹聯  
清周爾墉書楹聯  
清吳信申書楹聯  
清高澂書楹聯  
清祁雋藻書楹聯  
清陳希祖書七言楹聯  
清汪士鋐書楹聯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張致和 一對 紙本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清莫友芝書楹聯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清林則徐書楹聯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清吳大澂書楹聯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清梁同書書楹聯

胡恩光 一對

紙本

(二)繪畫

(甲)高僧

明僧珂雪繪貓蝶海棠圖

周養庵 一幅

金牋本

清釋靈壁繪墨荷

周養庵 一幅

紙本見留影第五頁

清釋上睿繪溪山積雪圖卷

周養庵 一卷

紙本

清釋僧營繪山水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釋大汕繪松風亭子圖

周養庵 一幅

絹本

清八大山人繪山水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釋澹庵繪歲朝圖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釋寄塵繪花卉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釋六舟繪墨菊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釋智水繪墨松

周養庵 一幅

紙本

清釋性謙墨筆蕉竹

周養庵 一幅

紙本見留影第五頁

釋月舟繪群雄鬥智圖

釋志達 一幅

紙本

(乙)名人

宋晁補之繪人物

沈思達 一幅

絹本

文徵明繪山水卷

胡恩光 一卷

絹本

內翰諸名公書畫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清閔貞繪墨竹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查士標繪山水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鄒一桂仿宋花卉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潘恭壽仿巨然煙浮遠岫圖大幅

夏蓮居 一幅

紙本

清洪範繪竹石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關九思繪山水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弘昨繪山水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章武繪拯災圖

胡恩光 一卷

紙本

清黃慎繪山水人物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清王宸繪黃鵠山亭種菊圖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汪昉繪山水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清費丹旭繪人物

胡恩光 四幅

紙本

清朱英繪花卉  
清司馬鍾繪福壽中堂  
清彭玉麟繪梅花  
清繆鳳儀繪紫薇高照中堂  
清朱昂之繪山水  
清萬上遜繪梅花  
沈運舟繪山水  
無雙譜  
消寒雅興圖卷  
三教搜神拓片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賢良寺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賢良寺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幅 紙本  
胡恩光 一冊 紙本  
胡恩光 四冊 紙本  
胡恩光 一卷 紙本  
王青芳 一部 紙本

古物類

(一) 佛龕

石造佛龕  
紅木雕造牌樓佛龕  
幕式佛龕  
樓式佛龕  
玉頂佛龕

周斗欽 一座 內木刻關帝像  
關祖章 一座 全堂  
關祖章 一座 內銅關帝像  
關祖章 一座 內青銅關帝像  
關祖章 一座 內驪子天王一

海龕  
三層式紅木龕  
硬紙宮殿式龕  
木造仿古式龕  
小牌樓式龕  
西藏塔木龕  
(二) 古鏡  
秦鑄黑漆古蟠螭葉花鏡  
秦鑄變形羽獸文四山字鏡  
秦鑄千秋延壽蟠螭鏡  
秦鑄細地文蟠螭鏡  
秦鑄珠漆彩畫十字紐鏡  
秦鑄常樂未央規矩格葉花文鏡  
秦鑄細地蟠螭唐草花紋鏡  
漢初鑄潔清白重銘內行花文鏡  
漢鑄異體潔清白銘辭鏡  
漢鑄四乳方勝鳥獸鏡

關祖章 一座 內金佛像十二尊  
關祖章 一座 內金銅佛像十尊見留影第十  
關祖章 二座 內金銅佛像及關帝二十三尊  
關祖章 一座 內金銅佛像二十尊  
關祖章 一座 內金銅佛像四尊  
陳蓮森 一方 秦鑄各鏡即  
陳蓮森 一方 楚器也劉士  
陳蓮森 一方 類器戰國時  
陳蓮森 一方 製考詳友  
陳蓮森 一方 邦學非秦末  
陳蓮森 一方 治而為先  
陳蓮森 一方 漢說在國  
陳蓮森 一方 各鏡惟中  
陳蓮森 一方 十考家向  
陳蓮森 一方 江劉氏有  
陳蓮森 一方 閣文收校  
陳蓮森 一方 十金鈕乃  
陳蓮森 一方 羅四玉陳  
陳蓮森 一方 諸氏所收  
陳蓮森 一方 多近鏡最  
陳蓮森 一方 氏藏鏡富  
陳蓮森 一方 成式鏡已  
陳蓮森 一方 鏡今名君  
陳蓮森 一方 循俗稱也

漢鑄見日之光所言必當鏡	陳蓮森	一方	漢尙方鑄十二辰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十二辰麟龜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兔魚龍虎畫象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長宜子孫弦文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氏作龍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壽如金石佳且好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青蓋作龍鏡	陳蓮森	一方
漢大人鑄尙方簡型銘辭十二辰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明如日月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簡型絜精白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黃羊作四乳五雀文章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水銀浸雲鈎花紋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絜清白八乳重圈昭明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青羊作雙龍戲鵲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三羊鑄上方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水銀浸見日之光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四乳六雀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內清光明面字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黑漆古盤龍鏡文鏡	陳蓮森	一方
漢尙方鑄十二仙禽交鳴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王氏七子九孫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黑漆古重輪素質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天藍繡秦山神人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常貴富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海獸葡萄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飛龍奔鹿陰陽浸正字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黑漆古海獸葡萄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琴弦雲鈎八乳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變形絜清白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奇禽獸十二辰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異形葡萄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十二禽獸畫象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獸紐雲花鏡	陳蓮森	一方

漢鑄黑漆古天生光四蒼龍鏡	陳蓮森	一方
新莽鑄懸針書八子九孫鏡	陳蓮森	一方
三國鑄青龍明鏡	陳蓮森	一方
六朝鑄幽煉三商四十六字銘神獸鏡	陳蓮森	一方
六朝鑄迴文盤龍麗匣鏡	陳蓮森	一方
六朝鑄海貝仙蝶人物方鏡	陳蓮森	一方
六朝鑄麟象獅虎五絕詩鏡	陳蓮森	一方
隋紅壽年鑄龜麟四辰始驗銷兵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雙鸞狻猊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平雕仙人奕棋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果實連枝花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四時花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玄卿櫻寧瑩形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黑漆古盤龍吞紐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飛鳧流雲四季奇花聯珠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五月五日午火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楷字銘名寶旌嶽鎮四方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黑漆古四蝶紐座棠萱花鵲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宜酒食四神闊邊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真子飛霜鏡	陳蓮森	一方
唐尙氏鑄觀音造象鏡	陳蓮森	一方
唐鑄梵文咒鏡	陳蓮森	一方
宋相州官鑄芙蓉交芬鏡	陳蓮森	一方
宋鑄羅漢渡海鏡	周養庵	一方
(三)漢瓦		
億年無疆瓦	王渡公	一塊
與天無極瓦	王渡公	一塊
泰靈嘉神瓦	王渡公	一塊
八風壽存當瓦	王渡公	一塊
永奉無疆瓦	王渡公	一塊
馬氏萬年瓦	王渡公	一塊
長樂未央瓦	王渡公	一塊
千秋萬歲瓦	王渡公	一塊
延年益壽瓦	王渡公	一塊

見留影第二十三頁

萬歲千秋瓦筒	王渡公	一塊	石室朝口宮瓦	王渡公	一塊
千秋萬歲安樂無極瓦	王渡公	一塊	延壽長相思瓦	王渡公	一塊
漢併天下瓦	王渡公	一塊	萬歲冢當瓦	王渡公	一塊
家屋萬歲瓦	王渡公	一塊	曲成之舍瓦	王渡公	一塊
長生無極瓦	王渡公	一塊	甲天下瓦	王渡公	一塊
常生無極瓦	王渡公	一塊	承光瓦	王渡公	一塊
萬歲未央瓦	王渡公	一塊	奇文瓦	王渡公	一塊
高安萬世瓦	王渡公	一塊	雲頭瓦「四雲瓦」	王渡公	一塊
永受嘉福瓦	王渡公	一塊	延壽萬歲常與天久長瓦	王渡公	一塊
千秋萬歲未央瓦	王渡公	一塊	上林瓦	王渡公	一塊
臣楊冢當瓦	王渡公	一塊	右將瓦	王渡公	一塊
衛字瓦	王渡公	一塊	萬歲半瓦	王渡公	一塊
天下康寧瓦	王渡公	一塊	上林半瓦	王渡公	一塊
天相吉人瓦	王渡公	一塊	千秋半瓦	王渡公	一塊
守祠堂當瓦	王渡公	一塊	萬秋半瓦	王渡公	一塊
方春蕃萌瓦	王渡公	一塊	受天百祿瓦	王渡公	一塊
秦十二字瓦	王渡公	一塊	壽昌萬歲瓦	王渡公	一塊

居攝二年都司空布瓦  
 歲央半瓦  
 大秦龍興化牟古聖瓦  
 居攝二年保城都司空布瓦  
 始建國四年保城都司空布瓦  
 始建國天鳳四年保城都司空布瓦  
 (四)雜類  
 唐經幢  
 遼比丘尼惠淨舍利石匣  
 古佛牙  
 宋福勝禪院銅印  
 元都綱銅印  
 元諸路釋教都總統所印付  
 乾隆五彩佛像花瓶  
 西夏佛寶六字真言龜鶴齊壽錢  
 雕刻象牙小西天九層繡球  
 祖先堂

王渡公 一塊  
 王渡公 一塊  
 王渡公 一塊  
 王渡公 一塊  
 王渡公 一塊  
 王渡公 一塊  
 王渡公 一塊  
 張伯英 一方  
 周養庵 一具  
 法源寺 一尊  
 周養庵 一顆  
 周養庵 一顆  
 傅沅叔 一幅  
 拈花寺 一個  
 周養庵 二枚  
 劉維濟 一個  
 陸伯辰 一份

見留影第二十  
 四頁  
 滿洲人祭天用品  
 (以下同)

四祖  
 神像  
 譜牒  
 馬祖圖  
 神帽  
 神刀  
 神箭  
 神鈴  
 鐵箍鼓  
 神箕  
 三弦  
 腰鈴  
 神鈴  
 手鼓  
 拍板  
 香碟  
 銅勺

陸伯辰 四尊  
 陸伯辰 四幅  
 陸伯辰 一份  
 陸伯辰 一幅  
 陸伯辰 一頂  
 陸伯辰 一把  
 陸伯辰 一張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面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陸伯辰 一個

布袋  
琵琶  
彩綢

陸伯辰 三份  
陸伯辰 四個  
陸伯辰 四綵

祭天典禮  
羊祭典禮

陸伯辰 一冊  
陸伯辰 一冊

咸豐抄本

附收藏者及展覽品數量統計表

收藏者 (以筆劃為序)	佛像類				法器類	經籍類		書畫類	古物類			總計
	金石	繪畫	雕塑	刺繡		寫本	木刻		拓本	佛龕	古鏡	
力舒東	1							8				9
方雨樓			1									1
王玉璋		2										3
王青芳		1							1			2
王屏周		1										1
王渡公	10	5				1				49		66
沈光亮		1							1			1
沈思達	2	1	5			1						10
邢勉之		1										1
法源寺	6	16	34		7	1					1	83
拈花寺	1	11	1		1	5	6	3			1	29
周斗欽	3											4
周叔迦						1						1



湯住心	崔耀庭	張慧超	張新梧	張致和	張伯英	陳蓮森	陸宗興	陸伯辰	莊惕生	章廉甫	許琴伯	許修直	梁亞平	峯巖良充	夏遠居	高國柱	柯燕齡	胡恩光	周懷民	周養庵
	4		1		5					1		1			27		4			24
1		1	7	1				1	3		18	2		3	16				2	44
	2							1	1						9					5
							1													
															54					11
			1							1				1		1	1			9
		1	1		1															12
					5															5
				1								1	1					35		13
															1			27		10
						67														1
					1			43												5
1	6	2	10	2	12	67	1	45	4	2	18	4	1	4	107	1	5	62	2	139

總計	釋寬祥	釋脫塵	釋志達	關祖章	蕭龍友	廣濟寺	廣化寺	翰古山房	賢良寺	劉維濟	蒲子雅	嵩祝寺	揚歡谷	楊潤亭	道德學社	雍和宮	傅沅叔	華北居士林	甯慶揚
103								1			5				2		2	3	
175			2		9	16			1		8							1	
66											1				3			1	1
16					1									6		8			
96							1					11				11			
42	13				1		1						4						
61	3	2										10	2				6		
14																			
60																			
43			1						2										
12				11															
68																			
49																			
53										1									1
858	16	2	3	11	11	16	2	1	3	1	14	21	6	6	5	19	8	5	2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定價二圓

# 同願學報

第一輯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出版者

北京東城沙灘嵩祝寺  
佛教同願會  
電話北局〇一九五號

印刷者

北京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號

發行者

北京西安門外大街四十九號  
北京佛學書局  
電話西局二二八三號